



蕉風

月刊

八七年七月號

* ISSN 0126/6608

* PP 69/12/86

Sulanan Chao Foon 405 Julai / 1987 *M\$1.50

編輯筆記

為文學注入人文色彩

編者 01

特輯

看看黃春明、陳映真和戴天
戴天詩作小輯
打蒼蠅（短篇小說）
趙爾平（中篇小說）

妹頭 02
本刊輯 11
黃春明 14
陳映真 20

論述

《大同世界小說選》馬來西亞區編選前言

姚拓等人 34

散文

童年今昔
舊地舊人舊事
下雨的早晨/ 日子絮語——給 T. K.
拉一把絃音
灰/ 懶/ 最近/ 探與尋/ 每一個晚上
四四方方一口窗
旁觀者

劉紹銘 39
潘碧華 40
程可欣 42
乙風 46
阿細 48
吳緩慕 52
泉花子 53

新葉篇

收信寫信等信
無私
信
雨中想
一束心情

王慕瑞 54
李繼林 54
方八 55
蘇小小 55
夢孩 55

詩

寫詩
考生的話
戲班丑角
佛像/ 出纏
掌中戲
散髮記/ 涉水

黃遠雄 56
陳佑然 57
岩沐 58
塵僧 59
林傑洛 60
余慕然 61

文藝專題

未完篇……86/ 5.1.這日……
泗向潮水（奧德修・伊利提斯作）
陽光是一打美麗的顏色筆

鞠藥如 62
鄭樹森譯 64
鄭雨和 封底

圖片說明

花（南斯拉夫：Ivan Rubuzin 油畫）
夕陽（日本：齋藤清版畫）

封面
封底



贈

4

編輯筆記

為文學注入人文色彩

*編者

為文學注入人文色彩？提出這個意見，絕對不是在想提倡些甚麼新的東西——因為，人文色彩本就是文學不可或缺的。

哲學大師牟宗三先生去年在台灣一項題為「人文思想與教育」的演講中，提出了一個很有洞見的看法，他說，要教養一個人發展完成他自己的人格，固然不能離開知識，但也不止是知識（他知謂的「不止是知識」，即是「人文教育」）。他認為，「人文思想」的着眼處應是：把人當人看。甚麼叫做「把人當人看」呢？牟宗三先生歸納出兩方面來看：一是生命的永恒問題，一是終極關心的問題。

牟宗三先生在結論中說，每個人若能關切自己的生命、及自己生命的發展與發展中的挫折、阻碍，才能了解這個時代，也才能了解自己。至於人文思想的培育，是屬於教化問題，這教化的「教」，即《中庸》裏所說的「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的「教」。（演講內容大略如上）

八七年以來，《蕉風》刊出了不少座談會與訪談的文字，這些文字，至少帶給我們以下的訊

息：

劉紹銘：「大馬缺少高級知識份子，缺少能夠打頭陣寫些人道東西的人。」

黃潤岳：「文化是生活的表現，只要有人就有文化，有文化就有文學。」

陳艾妮：「我以我做報導文學的經驗來看，你們可以開一條路，試着寫一些你們社會現象的報導。」

黃春明：「文學是心靈的工作。感動的東西就是善的心靈在動，心靈在動的東西就是善在動。」

劉紹銘、黃潤岳、陳艾妮和黃春明四人以上所談的東西涉及面廣，要談的話，非三言數語所能言盡，但歸納來看，不外都觸及人文關懷這層面。

為甚麼要提出「為文學注入人文色彩」呢？顯而易知：目前我們的文學創作，在這方面，是比較欠缺的。文學的可能是非常寬廣的，它應該能和文化、教育、社會、經濟、政治打成一片，互相交融才是。

牟宗三先生的演講說的雖是人文思想與教育，但其中的看法對文學創作者卻有很大的助益。畢竟，生命的永恒問題與終極關

心的問題，一直是東、西方文學家所汲汲探索的方向。

本期《蕉風》我們做了個台灣小說家黃春明、陳映真和香港詩人戴天的特輯。除了訪談之外，我們特徵詢過黃春明、陳映真和戴天三位的同意，一起刊載了他們三人近期的作品，以饗讀者。「趙爾平」乃陳映真先生最新中篇小說「趙南棟」的第二章。「趙南棟」全文五萬餘字，共分四章，全文發表於他所創辦的《人間雜誌》六月號。本刊轉載的「趙爾平」，是「趙南棟」四章中最為完整者。

描寫台灣五〇年代生活、人物及八〇年代工商社會傾軋，為陳映真先生近十年創作的兩大主線，在「趙爾平」中，陳映真先生發揮其一貫特殊筆觸，對現代社會，有極為深刻的描寫。

黃春明先生近年的創作關心在老人問題上，「打蒼蠅」即是數篇已發表中的一篇。

戴天先生的詩作，內容和形式都很豐富，因為篇幅所限，「戴天詩作小輯」只能選登八首。

除了黃春明、陳映真和戴天的特輯外，本期尚有論述、散文、新葉篇、詩及文藝專題等，請大家慢慢閱讀、欣賞。

編輯顧問：姚拓、白荏、鄭良樹
梅淑貞、紫一思、曾梅井

編輯部：Bul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7572455.

執行編輯：王祖安
編輯：伍梅彩
發行：郭雪芬

出版、印刷：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看看黃春明、陳

我們都在場。我們是我、陳強華、林燕何、林添拱、程可欣、許友彬、王祖安和陳秋雲。講座完畢已差不多是深夜十一時多，陳強華最有備而來，他搬出他的黃春明全套著作給黃春明簽名留念。他笑嘻嘻指着書頁上的購書日期作証說：「看，是以前在台北唸書的時候就買的，不是新買的。」又笑着說：「你看你看，這些封面都是他自己設計的，多麼土！」其實大家都有點累，可是個個情緒高昂，打算分頭搭車去酒店訪問黃春明、陳映真和戴天。

進到黃春明住的酒店套房裏，小說家說：坐坐坐，坐床上、椅子都可以。小說家一面說一面忙開燈，一面把衣袋、褲袋裏的香煙盒掏出來往床上丟，都是本地貨的「登喜」、「肯特」。抽抽抽，你們請便。要抽煙的人都笑着問：有「長壽」嗎？怎麼沒有帶「長壽」過來？（「長壽」是台灣出產的香煙牌子之一。）小說家說：怎麼？好像真的到過那邊的樣子？幾個留台回來的人馬上答：是從那邊回來的啊！去唸書。小說家說：哦是嗎？都唸回來了？恩。那天去的人有三個是留台生，四個馬大生。看來陣容不弱。

其中陳強華很寶。吸着根煙

走來走去，（留台的都會吸煙，馬大的都不會吸煙。）跟我們說：看看小說家抽甚麼牌子的香煙。一直笑嘻嘻說下去：看看小說家用甚麼牌子的牙膏、牙刷，然跑去浴室看人家的牙刷牙膏。我也好奇跟去看，是日本製造的，名字不會唸。牙膏牙刷一套，一個塑膠袋子套着。和這裏百貨公司賣的一模一樣。強華下評語：很cute。然後看看小說家用的毛巾……看夠了，順便上了廁所，才回來安份守己坐床上。

那時候已經深夜十二時多了，被訪者都疲倦了，而且得在凌晨就出發趕班機。眼見大家都有點「說不出的疲勞」之態，於是大家「識做」，都抓着幾個重點來談就是了。

首先我們跟黃春明說話。我們看他說話的樣子簡直和他的小說一樣，於是都暗暗偷笑說：你看你看，這種人是天生寫小說的，這麼會說故事！

黃春明說故事的方法真可說是精彩，有喜劇效果。那個腔調有點怪，帶着很重的閩南口音，強華笑着說：「這是標準的台灣國語。」而且他說話是分分鐘有連續動作的，像一台電視機，開着的。於是大家都聽得很高興，氣氛很輕鬆。他的態度一流，完全沒架子。整個人就像他的小說

，很鄉土。文如其人。

首先我們跟黃春明介紹《蕉風》，大家都幫忙，你說一段我說一段。黃春明總算摸清了門路說：以前我們也做過一本純文藝刊物——《文學季刊》。不懂你們有沒有聽過？我們是自己出錢自己印，也沒有甚麼人看。一年四期，有時還脫期呢，因為沒有甚麼錢。才賣一千五百本，但對台灣文學運動盡了不少力量。可是也是被冷落了。但現在這裏的問題我是這樣想啦——找找華人的毛病。華人是：看我們年輕人嘴邊無毛，講話不牢啦，所以寫的文章就跟講話一樣質地不好，變成了有這樣的看法。噯，就是不好也沒關係，他們應該重視我們啊，這才重要。這是一點。還有一點呢，你們覺得他們不重視你們，所以你們也不好意思找他們。還有一點就是他們這樣對待你們，你們就有了一種相對的反應就是：那你們又怎樣呢？也不覺得他們怎麼樣。所以就會變成了這個樣子。很自然的你們變成不喜歡與他們溝通。你們找幾個文章寫得真正好的人，不是只要謎子而已的那種哦，然後跟他們談談，你們多找他們看看，我想情形會改觀，你們試試看好不好？我想這裏也有老的一些擺架子啦，噯呀擺甚麼架子嘛，你呀……在

映真和戴天

* 妹頭

台灣呀馬上話也來了，所以在這裏嘛……有些人擺架子很討厭！但是我講實際話，我不會擺架子，我是有甚麼事情對不對，馬上發作講出來，就這樣就這樣說出來，我不會說甚麼忍着忍着，用甚麼比較好的法子好好講出來，

黃：我反對人家說我像甚麼作家，如果那個人說我很土，我倒覺得哦真的很土……

那陳先生（陳映真）比較紳士一點，gentleman 喔，我不是，我反對人家說我像甚麼作家，如果那個人說我很土，我倒……我倒……我倒……覺得哦真的很土，真的很土（眾人哄堂笑），你們沒有看過作家像我這樣子——外來的——本地的我不知道。

林燕何：「本地的情形是這樣啦，好像《蕉風》的稿，年輕人比較多一些，表達的技巧也比較現代一點，然後那些發表在報章上的啊，就比較保守一點，表現手法守舊一點。」

黃春明馬上說：「這個嘛華人最不喜歡新的東西，但是我們新要新得有道理，不過當然，我也聽說到甚麼現代主義，是不是指着你們我就不知道，但是甚麼現代主義是甚麼台灣來的啦，我也覺得真是……真是罪過，那麼

台灣有沒有現代主義？說有的話，我叫做甚麼呢？我叫做偽現代主義。真正的現代主義，是由達達主義他們那個時候開始的。那麼第一次世界大戰，對當時的知識份子、對人類會反省這種，噯呀人那麼殘酷，整個文明都要崩潰了，人就變成野獸一樣，結果呢，要否定呢就大家重新一起來否定，就把人家的一切價值否定了以後，就變成了很虛無，從虛無那邊呢，就建立了一個理想起來。是那樣開始的，所以呢，現代主義是有思想理論基礎的，絕對有思想理論基礎，這甚麼都搞好，其實我們看畢卡索也好，他就後來把真正的一個具體形象破壞掉，把它扯開來，變成立體的樣子，成了立體派啦或甚麼派，他並不是亂來啊！你看他的素描的話，一筆一筆，後來畫起來就真的像照相這樣的精細。馬諦斯也這樣的，康丁斯基他是，他是這種抽象寫實的先驅也是這樣，你看達利的超現實呵！但是你看看他畫素描，都是一流的，然後才變。所以我們如果要來一個新的花樣或甚麼，必須有理論基礎，不要用那種好像懂又好像不懂，自己又不能瞭解，那麼自己不能瞭解你可以做實驗，那不是拿出來的，拿出來的呢，就是已經有自己的一個很穩的基礎，即使

是錯誤，但是我有自己一套很嚴密的思考方式，如果被推翻了，那是整個的。不要拿片段的一句話，甚麼生命是甚麼啦，所以到後來現代主義一直傳到台灣，那種現代變成甚麼呢？變成創作的一個自由，甚麼叫做創作上的自由呢？創作還是要有一些規則的——必須是很合理和可讓人溝通的，不然它變成了無政府狀態，所謂無政府狀態跟無政府主義不一樣，無政府主義是社會主義的一個理想噢，無政府狀態就是突然這個地方變成沒有了政府，交通也變成大亂了，我喜歡從這裏走，他喜歡從右邊走，他闖紅燈，他喜歡車子亂開，那就是無政府狀態了。還有是規則上變成了沒有規則，在創作上變成完全表現我個人就好了，甚至於現代主義到了台灣成了我個人寫出來就是完成，管你懂不懂，不懂是你的問題。那麼我們已經用文字寫了一堆字了，然後我還要在旁邊給你說明老半天你才會懂，那不是廢話嗎？乾脆我就不要這些文字跟你講好了。你看現代主義畫派的畫展，我實在看不懂，噯，有時候他們會很親切走來旁邊跟你說：你也在畫畫？我說不是，我只是看看這幅畫，然後他會說你知道嗎，我這塊藍要表現甚麼，這塊白又表現甚麼，變成了他

給我說明。說明了以後呢，我也不一定會更瞭解，但是經過他的說明我才瞭解的時候呢，那麼你爲甚麼要畫畫呢？你就去寫文章好了嘛，對不對？那麼還有一點，意思呢如果變成知識階級的話

黃：一個東西，你拋出去大眾裏面總想有回應，有生命這樣的反彈起來，變成正面的影響。



；變成了少數人才懂的話，我想這也不是我們創作者所要走的路，一個東西，你拋出去大眾裏面總想有回應，有生命這樣的反彈起來，變成正面的影響。有些黃色小說也很普遍哦，但是不見得是正面的影響，我說的影響是正面的影響，他肯定你的說明，這樣你的東西才開始有生命，可以傳下去。如果沒有的話，不是專家說你的東西好就是好。現代主義總是會有幾個專家互相來肯定……就是喜歡你那種味道，好，我就把你說成你又像誰你又像誰，爲甚麼我們不能像我自己，我一定要像誰呢？這個不是一個讚美。如果人家說你的詩像艾略特，當然，艾略特也很了不起，拿了諾貝爾獎——哦，你的詩像艾略特！拜託你！絕對不是讚美，

你反而會想：怎麼搞的？我叫黃春明，怎麼變成艾略特？所以我想，年輕人的問題是這樣——我以前寫過一篇小說都不敢收在集子裏，叫做「跟着腳走」。就是跟着這個腳走（一面用手拍自己坐着的腳），我要到那裏去不知道，腳走到那裏去我就跟到那裏去。就寫一個很苦悶的年輕人，有一天到火車站這樣看看，忽然想到哦，坐火車去其他遠遠的地方看看也很好嘛，於是他就買了火車票，就跟人家一起搭火車，火車到那裏就去那裏，火車到了台北，然後聽到颱風警報想回去，可是他沒有錢，結果就在半路下了火車，看見颱風就想甚麼想甚麼，我也寫過這樣的東西。還有一篇叫「胡蜂」。胡蜂知道嗎？蜂蜂蜂，哦，連頭都斷掉了，可是還會動。我就寫一個年輕人在大樹下，沒有甚麼嘛，哦，就看到一個蜜蜂沒有了頭，在地上螞蟻扛着牠也會走，我就想人，想甚麼甚麼的，就把它寫下來，好像味道還不錯（衆嘻嘻笑），但說甚麼自己也不大明白，唉，是這個樣子！慢慢呢，你知道了一點東西以後呢，你現在想起來都會臉紅。我在一本小說的序裏說這些小說寫得很蒼白。（我們聽到這裏就低聲偷偷說：哦，那篇東西真的還不錯嘛，很有味道的樣子。又偷偷笑。）那個也不是甚麼言之無物，還是有一點東西的。但是現在想起來還是覺得蒼白，何必要那樣呢？相當個人的東西。當然，我們現在年輕的時候，寫你周圍的東西、生活的經驗，着手於你熟悉的東西變做

你的材料。剛開始，沒有關係，寫你的學校，寫你學馬來語和華語的壓力，還有家裏的人在談論着現在是甚麼甚麼情況，很好的，我覺得你們可以寫很好的東西，不是羞的！只要你們的腦筋一轉過來呢，寫出來言之有物的東西——先從言之有物開始，然後你可以變成很抽象的，像，像貝克特的《等待果陀》，啊你等我我等你，拼命等拼命等，那個對話又那麼枯燥，結果——噯，他還是有基礎的，並不是說他一開始就寫那樣的東西的，不是。所以我想我們寫那種人家不大懂或創新的東西剛好跟人家相反，人家是基本上寫得很好了，才變，才寫那樣的東西。我們是基本上還沒有就從那裏開始寫，老實說，現代主義的東西，除了有理論支持以外，它的技巧——很高吔！相當高啊，因為它敢嘗試，它唯一的毛病是很蒼白，他不關心社會，那當然他有一個理由就是說哪一種形式都可以寫，我不反對你寫使命的東西，幹嘛你要反對我寫現代的東西呢？是這個理由沒錯，但是我們活在一個社會裏，現在這個社會裏發生了許多問題、發生了很多東西，你不回頭看一眼，或正視一下這些問題，我懷疑我們是否真的活在這個社會裏，這些都是息息相關的問題，把你牽住了，讓你回到家裏還無法擺脫得掉，我想做為馬華的一個年輕人，他一定有他的苦悶——為甚麼我要學英語，又要學馬來語，家裏又說你一定要學好華語，不然你會怎樣怎樣，在這麼繁重的功課裏，還要讀三種語

文，那裏邊就有很多矛盾的問題，就把那種心情寫出來——最好的小說！你不要怕《蕉風》沒有人看，你那個問題出來了大家都會討論，而那是一篇這麼成功的小說，把我們面臨的問題都提出來了，而這會給作者鼓勵——我的感覺敏銳，處理得好，事件又突出等等。那麼原來這個事件長久已經存在我們的身邊，像呼吸一樣，我們只是把呼吸吸進去吸進去，你有沒有想過呼吸嘛，不必要！但是當你把这个問題提出來，我們才會發現我們原來生活在這麼嚴重的問題裏面，我們居然這麼麻痺、居然是這麼不知不覺的一個人，所以你是走去把一個睡着的靈魂搖醒，你也把你自己的敏銳感染給別人、整個社會。那麼整個社會就會來關心這個問題或這個不公平、悲慘的事情

黃：你的身體沒有離開社會，但你的心不在社會，這是甚麼意思呢？那就是行屍走肉。

。然後這個問題自然而然會有力量來化解掉……諸如此類。問題是我們得慢慢地把我們引進社會。你的身體沒有離開社會，但你的心不在社會，這是甚麼意思呢？那就是行屍走肉。我們把心和我們的身體連在一起。在這個社會，我的心遇到甚麼，我的心在想甚麼。我現在要寫，我用我的心來寫。簡單的講是這樣子，並沒有那麼深。至於小說要怎樣寫得好呢？你要經常的寫。還有一點，對對對，還有一點，看一

點好東西。那你告訴我甚麼是好東西，書那麼多，你要我怎樣看，譬如說西方的也好、中國的也好、或者是早期馬來西亞的也好，這些東西經過五六十年，或者是上百年了，還是有人在翻譯還是流傳了下來東西，你們還要不要懷疑它呢？不必了嘛，對不對？那種東西我把它叫做經典之作，經典。噯，這是人類的財產吔。文化的財產。那麼我們就讀這些東西，長篇小說也好，短篇小說也好，你就讀，讀多了以後就很自然有一個東西在裏間（用手掌打橫比一比自個兒的胸膛），那就成了有一個經典的權威在我們的心間。

譬如說你喜歡杜思妥也夫斯基，喜歡托爾斯泰（按：這兩個作家名字用英語發音，大概華語長得令人暈罷。）喜歡海明威，你就讀。不然年輕人——我以前也會覺得這樣，我以前寫了一篇東西出來，我就想：我這麼偉大我會寫出這個東西來，以後會變成世界名著。腦筋一動就出來了，很可笑！不過這種感覺也很真。但是我有了一個經典的權威後，我看別的東西，有沒有一個要求它的標準？有，在這裏（又用手比一比胸膛）。雖然我們沒辦法把它要求得和它一樣的高，但至少呢，它是朝着這個東西在上升，好！那麼下來更重要的是要求自己了。如果你從事文學，要求自己應該怎樣來要求？當然不是一開始你就要求得和它一樣高，但至少是朝着它來了，雖然還離得很遠，或永遠也不到，但至少是隨着它來了，但至少方向沒

錯。方向沒錯，非常重要。所以寫小說不要先讀一些小說技巧的東西，這樣只有壞了你。譬如說這個東西我真的覺得很感動，那就把這個感動展開、排列，變成一篇詩、一篇小說、一篇散文，這樣才可以。譬如說你要學游泳，就拼命看游泳的書，然後我把書交給你，好，你問好了，游泳應該怎樣？甚麼叫蛙式？哦，蛙式是這樣這樣，然後自由式是這樣，手要怎樣划怎樣划，然後你說，哦你甚麼都會了，然後我跳進海裏，我會死掉啊！（衆笑）

黃：技巧不是知識，技巧是實驗出來的……你會寫小說後才懂得甚麼叫技巧，而不是要先把它搞懂才會！

技巧不是知識，技巧是實驗出來的，技巧如果只當着一個知識，我知道，好，那就好了。很簡單，好像說馬克思主義，我也讀了，你問我馬克思主義怎樣怎樣，我就說很好很好，然後你說噢你是馬克思主義者？我也讀

Adam Smith，這個資本主義的，你問我，我就談，喔，你說我是不是個資本主義者？我不過是有這樣的知識而已！讀社會學，一定要讀這幾個流派這幾個主義，所謂你是甚麼主義者，是那個人做的、對社會的看法，理論也是這樣，做也是這樣，國民也按照這樣做，那才是甚麼主義者。而不是他有了那個知識！你有了一個小說的技巧，有了誰的小說的技巧，那你就能證明你會了那個小說嗎？所以人是從那裏呢

？人是從會以後才到懂！你會寫小說以後我才懂得甚麼叫技巧！而不是我要先把它搞懂我才會！不是這樣的，小孩子走路就會走，而不是懂得甚麼肌肉的原理、地心引力和小孩重心的問題……喔那很深奧啊！（衆忍不住笑！）我們有沒有搞那一套？沒有，我們只是媽媽說：哎喲！來——來——來（說着一面唱一面拍手，有板有眼）……喔然後走一步、兩步三步。是這樣來的！一個人能站起來走路很重要，對不對？那麼重要，問題是不是從理論上來呢？會寫小說，至少表示我會把一個要講給你聽的故事寫出來，哪，我沒時間講，你拿去看了。老實說，小說誰都會寫，但要寫得好相當難。如果你有祖父祖母，或曾祖母，他們會告訴你他們是怎樣來的，或者你爸爸會說祖父母怎樣坐船來，船翻了，那時受了傷，水是鹹的，手放在海水裏面是怎樣的滋味，魚又來了，啊又甚麼甚麼，把這些經過寫下來，是不是一個很動人的故事？當然，我們會把一些重覆的話弄得很通順，這就是一篇故事。只是一個文字的故事跟一個說話的故事。但是，我想小說還應該有一些意識的東西，譬如讓它不囉嗦把不感動的地方弄成感動，而且裏面還要放一點甚麼，譬如說要表現一個人的精神、毅力、一個正面的形象或者甚麼，或者談到他們為甚麼會這樣呢？受這種苦，明明知道會遇到海盜，還要來，是甚麼力量逼得他們那樣？喔，是當時的生活——這就引起人家的精神分析。我說的

東西就是這些了。我們來做個結論好不好？第一，要言之有物。我們要有一顆真誠的心，把感動的表現出來。這種感情也是天生的，人有惻隱之心，只要保留了惻隱之心，你也會同情別人，那麼你把這個惻隱之心表現出來，那麼會感動了你，也會感動了第三者。從這樣去出發，而不要去想技巧的問題，當然我也不是說完全放棄，而是不要讓技巧弄得噁呀那沒有辦法了，好，我這裏就來一個偷懶，結果自己不懂，而勉強把它寫出來，人家看了不懂，你就說這是我新的表現，這是現代主義。這就不通。文學是心靈的工作。感動的東西就是善的心靈在動，心靈在動的東西就是善在動。如果說我們在地上見到一包錢，這裏看看那裏看看沒有人，喔然後就有把它拿回家去的念頭，這不是心靈在動，這是慾望在動。可是有時候心靈在動和慾望在動分不清楚。我常常有這樣的一個想法，我們都是會吃東西的人，但未必懂得食物裏的營養成份，那麼學營養的，當然懂，對不對？好，那麼我們和學營養的一起去吃飯，學營養的就告訴你，哦這塊肉蛋白質是多少多少，這個又脂肪有多少，我們吃下去會產生多少熱量，大家來吃罷！吃下去，我不懂這些，那誰會吸收得比較多？我，我是學營養的，我會不會吸收得比較多？不可能啊！我常常見到那個營養系的小姐，結果她比我還瘦！你懂得營養的不一定懂得吸收！好啦，我現在跟你講一篇小說，看，裏面有甚麼甚麼思想，甚麼

甚麼，一般人在精神糧食裏面也有一個文化消化系統，就好像體內的消化系統一樣，從嘴、食道、十二子腸，胃、小腸，一直到大腸——都有這個消化系統，只要你健康，東西進去就會經過這個消化過程。現在寫文章的人經常把一篇作品解說成那個人在表現人的孤獨渺小的甚麼甚麼一大堆，或者說這個技巧是甚麼甚麼

黃：小說是大衆化的東西，如果一篇小說變成幾個人的東西，那是小說的墮落。

，請問，小說是大衆化的東西，如果這篇小說變成幾個人的東西，那是小說的墮落！再說，爲甚麼我們見到的文學評論都在跟我們談技巧？談的呢，把一般本來會看小說的人也變成說：如果要透過這樣的方法來看小說，那我不會看小說，造成了讀者的自卑感你知道嗎？理論要搞，好，因爲我是作家，我必須懂得一些美學的理論，我必需懂得一些技巧的理論，我必需懂得文學的甚麼甚麼，好像我是一個廚師，我要懂得這個紅燒魚怎樣燒才好吃，可是你不必懂得紅燒魚怎樣燒嘛，你來到我的飯店，只要你有錢，你就可以買我的紅燒魚來吃，對不對？有一天你來到我的飯店，你吃紅燒魚吃到不好吃，你招來一位小姐你說：小姐，這個紅燒魚太鹹了，你給我換一換好不好！那麼她就叫廚師招來，廚師問：你會不會燒這個魚？我說不會。那麼你不會燒，那麼你怎麼可以說我的魚燒得不好？有沒有

這樣的師父？沒有啊！讀者不一定要懂文學的理論或技巧，明不明白？我這樣說並不是完全否定理論，我是怕你們搭錯車。只要你一搭錯車，就到了別的方向去了嘛。所以一個作家到後來應該是一個思想家，我們評定一個作家不是說他有沒有技巧，或技巧成不成熟，而是他的作品有沒有思想，所以我們年輕的，包括我在內喔，我不敢說我有甚麼思想，還是要多看書！多瞭解現實、去關心、去分析、去瞭解，這樣無形中你的作品裏就有你的主見、分析力，到時候就有了。所以不要急，寫作的東西急不得。如果你要結婚，阿媽急了要抱一個孫子，要你趕快生一個孩子，那還可能，如果說阿媽要抱一個小說的孫子，那沒有辦法！慢慢來，她抱得到就是抱得到，抱不到就是抱不到。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問：說說你年輕時候的東西，你怎會選擇寫小說嘛，你以前好像有寫詩的嘛，對不對？

黃春明：有寫過，但是沒有發表過。以前我是喜歡詩的，我覺得我的詩還蠻不錯的嘛（衆笑，說的也笑）。以前嘛，追女孩子的時候，就寫信嘛，以前對話又不方便又不普遍，那麼只有寫信。真的，以前愛一個女孩子啊，愛得心在叫她，她還不知道！因爲不好意思，就喜歡遠遠的偷看她，她一看到，啊，臉就紅了，當你看得來不及把眼避開呢，她還會瞪你一眼。（衆大笑）到後來憋不出來，你就寫信，啊呀，寫來寫去，抄來抄去，撕了又

丟，丟了又寫，這個字太大了，不好看，又抄過，信封也撕掉很多個，修來修去，天亮了，好，總算一封信寫好了。你要投到信筒去，我們的信筒有那麼高，現在沒有那麼高了，信一丟，心裏不要想甚麼就丟下去，但沒有聽到「格咯」一聲，你就伸手進去，摸呀摸呀，哦，大概是丟下去了（衆笑）。當你在等，真的，你的心都在着火了，那麼這種愛呀，你要急，又急不得，你知道，我要把我最好的文字、最好的詞獻給我所愛的人，所以會很認真，對對對。後來她總算愛看我們的信，她也不反對，又不表示接受，喔我們就拼命再寫呀再攻呀，然後寫信喜歡表現自己。看了一部電影，我們就把那部電影重說一遍，這不就是小說了嗎？結果連小說評論也有出來了。然後就談天說地，這樣寫久了，對方的心也在說：這個男孩子不錯，以後好像會做作家（說得自個兒也笑起來，其他聽的更不例外）。我第一次寫這種信是寫給一個擺貨的女孩子，後來她就不喜歡我了。因爲我太規矩，我不敢拉她的手。人家問那麼久了你有沒有帶她去那裏呀？我說有呀，我帶她去那裏那裏墳墓的地方，哎呀，你真是傻瓜！怎麼帶她去這種地方呢？我說不知道呀！（說的和聽的都咕咕笑）

然後黃春明說他的戀愛故事出來。這個不能寫，他說。我們說可以可以，這個不寫，我們聽就好了。可是他說到一些有關愛情的「論調」，我覺得帶了一種珍貴的情操，不捨得不錄出來，

是這樣的：我覺得談戀愛如果是真情的談一個戀愛呢，不要緊，成功固然是一件好事，但不成功也是一個好事情，所以不要怕談戀愛。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就是失敗了也用不着怪那個女孩子，反而要感激她，因為不是這樣，我們也不會從那個階段出來，但是不要用欺騙的手段，我覺得這方面男生比較不負責，不愛她了，還千方百計說愛啦，甚麼甚麼的，你不愛她，就表現出來，不要用種種好話欺騙她。如果要寫小說，這種誠真一定要。女孩子我覺得很勇敢的就是，她愛你就愛你愛得很用心，管你是甚麼。如果你讓她恨起來她就恨恨恨，恨得很徹底。

在這裏希望黃春明不介意見到這一段話。

說到這裏，電話鈴聲響，黃春明接電話。然後他就說陳映真、戴天吃宵夜回來了，大家可以去找他們繼續談。

我們就拉隊去陳映真、戴天的酒店套房裏繼續聊。

去到時，陳映真和戴天在房裏已坐得好好等待着，戴天吸着烟斗。

大隊人馬坐好了，戴天跟陳映真說：「你看，真像我們廿年前的樣子嘛。」陳映真點點頭。然後大家互相介紹介紹，熟悉熟悉一下。

原本我們的計劃是一組兩人分頭訪問三個人，但起先只有黃春明在酒店裏，只能訪了他再說。現在又沒時間，已是深夜二時多了，唯有陳映真、戴天一起來，繼續剛才說到一半的話題。

許友彬：「剛才黃春明先生說到寫小說要言之有物、要讀經典，讀到這邊（依樣畫葫蘆黃春明剛才的手姿），我怕我們《蕉風》的年輕讀者可能思想還沒有弄清門路，可能覺得自己言之無物，可能覺得自己的經典還沒有到這邊，只到這邊。（衆笑）可能這樣一講出來，反而變成了很少來稿（衆笑），請你給我們的讀者多多鼓勵，教他們幾招。這是第二個回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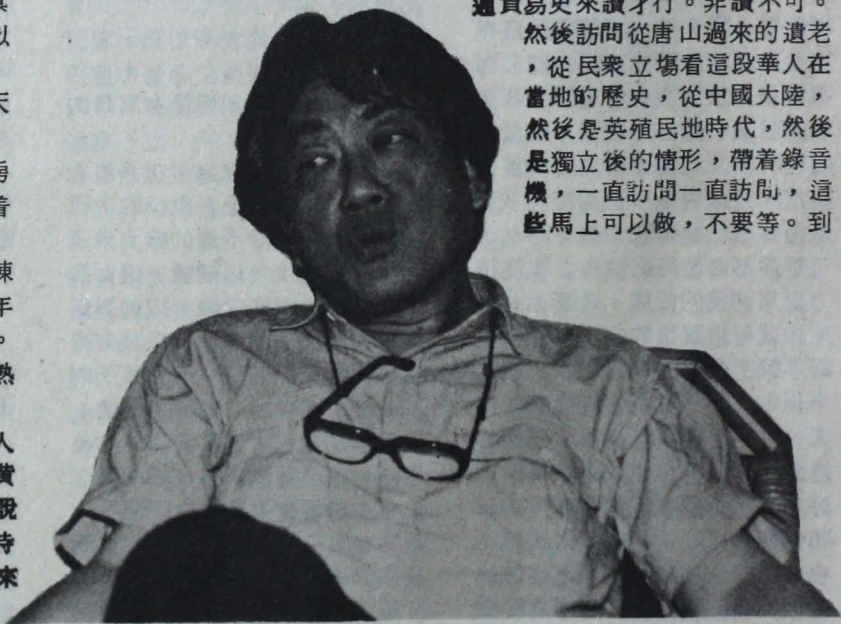
陳：不要把寫作當成是一種很簡單的過程。

陳映真的綜合回答：其實寫詩和寫小說一樣。不要把寫作當成是一種很簡單的過程。作家或者是藝術家一向給人很瀟灑的印象，不是這樣的。那不過是一種

想像罷了。其實在許多自由的國家，作家的命運可能會好一些，但在許許多多地區來說，作家是很危險的。好像近代的馬奎斯就是，逼得只有流亡。其實在許多國家，作家有些被吊死、槍斃、殺死等等。

還有從事文學工作的應該出去。出去看看外頭的世界，就好像畫家到戶外去寫生一樣，你會發現許多生動、活潑的東西。不管是華人、馬來人、印度人都好，裏面一定有許多有趣的東西。好像要研究華人在這裏的歷史，就得下功夫，很不簡單的。不是寫幾句散文、靠想像就可以寫出好東西來的，根本不可能這樣。最起碼得做檔案、存資料。除了掌握良好的語文，最先得翻翻當地的文學史、馬來亞華僑史、英殖民地史、中國當代史、近代交通貿易史來讀才行。非讀不可。

然後訪問從唐山過來的遺老，從民衆立場看這段華人在當地的歷史，從中國大陸，然後是英殖民地時代，然後是獨立後的情形，帶着錄音機，一直訪問一直訪問，這些馬上可以做，不要等。到



那種華人地區，住在鋅片屋頂的地區去，然後配合華社資料中心的資料，做出來就是很好的文教史了。不論對當記者、學者、從商或其他行業來說，這是多麼好的知識啊！也可以幾個人成一小組，分頭去進行工作，這是多麼的充實！去發掘，身邊的題材多的是，用不着在那兒寫些無病呻吟的東西，甚麼你是我夏日的冰淇淋（衆笑）。在今天來說，從事文學工作並不亞於從事科學的工作。所以不要說我的數理不行，那麼我來學寫文章罷。

陳：要向高山大河膜拜、下跪、叩頭，這樣才不會驕傲、自滿。

接下來是培養優秀的漢語。養成閱讀的習慣，每天都讀一些，不論是古典的還是當代的，每天都讀一些。要爬到最高的。在文學的領域裏，有多麼多的崇山峻嶺啊！外面的高山大河是多麼的多，中國的、外國的，別只看見小山丘，那多沒看頭呀！要向高山大河膜拜、下跪、叩頭，這樣才不會驕傲、自滿。你看看《水滸傳》，只有雙腳一軟，下跪。還有《紅樓夢》，隨便抓一個丫頭出來，只有下跪，是那樣的活生生嘛，沒有辦法！

還有一個技術性的問題，訓練文筆。好像畫家畫素描一樣，一隻手，一次又一次的練習畫，訓練得能掌握自如為止。要對人生保持最大的好奇心和熱情。看事情不要只看表面，要深入到靈魂裏去探討，這樣才能感動人心

。不論寫詩、小說都一樣。大概就是這樣罷。

接下來是戴天的補充：有一次我去 Florence 的國家博物館裏，見到大衛的雕塑。是那樣的完美，那麼的天衣無縫，但這卻感動不了我。這是很重要的，甚麼道理呢？無可否認，米開蘭基羅是很重要和著名的雕刻家，但他那個時代的心靈，對我這麼一個異鄉人，卻打動不了，因為這個雕塑太美太完美了，反而看不到生命嘛，就是說雕琢得太厲害。反而在這雕塑的旁邊，擺着一堆不顯眼的、沒完成的作品，這些石頭是還沒雕塑好的，在掙扎着，一系列的石頭，我見了非常感動。原來這些石頭放在這裏是有原因的，通過這些還沒完成的石頭，我們見到創作的過程，一種對生活的延伸力量，這種藝術的創作過程，已經溶入心靈裏。中文有說人窮而後工，這裏的窮，不是指沒錢、那種普通的窮，而應該是把一樣東西看得最細微、最精確的窮極，所以這個窮是指窮極才對。

戴：不該光是看文學的經典，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結構的，也要讀。

還有就是當今的華文作者，看書看得太狹窄了。從事文學的就只看文學的書，甚至寫詩的只讀詩，讀洛夫的葉珊的，散文的就看張曉風的張秀亞的，寫小說的看陳映真（衆笑）。剛才黃春明說到要看經典，其實經典不該

光是文學的經典，其他各種書籍的經典也要讀，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結構的，不然你不會分析一個人會怎樣怎樣。現在很多作家的作品裏頭的知識層面很窄就是看書太窄了。你看這些書，只能再從這些書裏吸收知識，這是從文藝得到的知識，而不是從生命裏得到。這樣不可能會寫出好作品來。要知道小說有小說的主題限制，其知識範圍不會廣到那裏去。詩也一樣。這就形成作品的衰弱。看曹雪芹就好了，他是紮風箏能手、燒菜能手。他發明了一道叫老蚌懷珠的菜。園藝更不必說。還有對科學、醫藥的認識層面也很廣。

戴：寫文章要簡潔，要節省文字，能不能準確的表達出來才重要，囉哩囉嗦的最討厭。

還有寫文章要簡潔。不要說我寫了幾萬字幾萬字就很了不起。要節省文字，能不能準確的表達出來才重要，囉哩囉嗦的最討厭。中國人的畫裏有留空白這一說，你看鄭板橋的畫，畫面只有兩三筆，這兩三筆可能就是一千萬筆沒畫出來的東西。所以寫文章也要留空白。

哦，還有一樣是今中有古。這個不是我說的，是一個法國哲學家 Derrida 說的，他是一個解構主義者。他用銀河系作比喻。今天我們看到的銀河系，你道那光是現在才有嗎？不，那是幾千萬年的光，不是今天才看到的

，所以說明明今天看到的事，那也是昨天的事情。銀河系是實在的舉例，那麼歷史看到嗎？歷史是看得見的，好像你們在馬來西亞，映真在台灣，還有不論是新加坡、香港、中國大陸，都有一種共同的東西，一個民族累積下來的東西，在當今這個民族的身上、思想上。這是今中有古，而歷史的成份在引伸形成今中有古，那麼也就會引伸成今中有將來，而它會一直衍生、發展、延伸到後代去。從古傳到你身上，然後再傳到後代去。所以你寫作時，就有一種重要的責任在你身上，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歷史意識就來了。

這時已是深夜三時多了，大家都有些累，或者被訪者是很累

；他們今天實在說了太多話。於是大家看看手錶，起身說再見，握手，拜拜、告辭。

我們這些人就去宵夜。陳強華帶頭走，一面講一面笑，最後呀呀聲在一家廿四小時營業的「家鄉鷄快餐廳」落腳。很久很久沒有做這樣或當類似這樣的夜歸人，街上吹來的風是冷的，忍不住說話比平常提高了一些些腔調，心裏頭有一種「流浪街頭」的快感——說不定壞事在這裏發生。充滿了好奇，可是並沒有壞事發生。又期望見到「企街」的女神，又沒見到，又期望見到流氓開片，又沒有，微微失望，只待在餐廳裏八一輪散隊回家倒頭大睡。

□



三位作家的著作一覽

黃春明的小說集：

- ①《鑼》
- ②《莎啞娜啦·再見》
- ③《小寡婦》
- ④《我愛瑪莉》

陳映真的小說集：

- ①《第一件差事》
- ②《將軍族》
- ③《夜行貨車》
- ④《山路》
- ⑤《華盛頓大樓》

戴天的詩集：

- ①《峴嶼山論辯》
- ②《石頭的研究》

以上各書大部份由台灣遠景出版社出版。黃春明的小說集除遠景版外，另有皇冠版；皇冠版三本收入的幾乎是黃春明截至目前為止的全部小說作品，尤其包括了黃春明許多早期的「習作」。陳映真的書，除《將軍族》已缺貨外，其他的概可在市面購得。戴天的《石頭的研究》，新近出版不久。





戴天詩作小輯



擬訪古行

其 七

雨衆天華於虛空中一時俱作
諸天伎樂成爲掩袖工譏的道具
法華經譬喻的並不是樣板戲
百萬千神哪曾擁簇帝后上香
蓮花洞裏自有人樹下靜坐
思維作劫波聆聽我佛說法
漫天花雨都請來爲造像題記
內翰書屏貫串華夏的斷層
橫野出伊闕，文墨擔挑古今①
月林清影相閱，幾迴不是塵沙
望的是離垢國那秋水琉璃地
又怎知討武墨檄難叫蛾眉讓人
問不出今日域中是誰家天下

色究竟天不知有何究竟
大雲經卻是假的既定方針②
寶命乘周，武后當主閻浮提
彌勒佛降生，梵唄落花紛紛
脂粉錢暫且藏起惑主狐媚
盧舍那大佛仗神鑿扶壁而起
依樣的葫蘆那知依樣的滅刦③
惟有雕刀留下除去名障的勝緣
北門學士的惡業付與泥犁
脅息穿帶也難贖火風水三災
佛說無常哪管金裝不朽之體
成住壞空到頭來潑眼驚看
只遺一抹金光蘸寫晚山秋樹

①龍門石窟存歷代造像題記及碑刻三千六百多品；其中「龍門二十品」及褚遂良書丹「伊闕佛龕之碑」最負盛名，爲魏碑及唐楷典範。

②武則天爲改唐稱周，令白馬寺僧薛懷義等杜撰《大雲經》，謾稱武則天爲彌勒佛下生，當取唐爲天下主。閻浮提即人世間。

③據稱武則天捐脂粉錢造奉先寺盧舍那大佛，並仿雲岡曇曜五窟，依北魏帝王相貌雕像先例。大佛通體貼金，今幾全部剝落，僅於左眼窩處彷彿仍有一抹。惟大佛實爲唐代雕刻藝術傑作，手法圓熟流暢，蓋無名藝術家不囿於武則天形象之不朽創造。

其 八

江左的風流好像也不過如此
所知文酒之會，飲盡了霜葉紅霞
晴光碧玉，曾拿來暢賦未了情
若要說流觴修禊是甚麼雅事
怎去比城中士女竟絕烟火而遊
爲的是嚴守信受謫的佳人①
綺陌能狂引來了千金之子
千嬌萬態肩輿入朱門百姓家
雖有人自恨尋芳不見太平樓閣②
何須惆悵惟望九萼紅都勝
迷惑的是春來誰替韶華作主
一把勁骨剛身爲了濟時殺身
最怕的是朱紫皆附旦暮營營

萬卉失色豈不是愛花即欲死
葉底風吹，沈德潛談色而色變③
紅芳堪惜，歿去仍不免戮尸
是越山紅火餓奴抑或漢宮春怨
儘管朝日照開何忍携酒來看
暮風吹落堪恨無人畧舉頭
那怕是擲李遷喬交交作弄機杼
閑伴春風織出百色一幅錦繡
只是其中看不見宗澤萬家流水
橫波頻頻百般香竟伴作無言
設歌筵舞簾迎來魏紫稱王
車輦舟運取姚黃於窮山遠徼
鞦韆紅在禁中幸而非舊時的顏色

①《事物紀原》載武則天遊上苑，遣使宜詔令花速發，衆花屈從，惟牡丹抗命受謫，因至洛陽安家。

②太平樓閣、九萼紅、紅都勝、萬卉失色、越山紅、火餓奴、漢宮春、魏紫、姚黃、鞦韆紅，均爲牡丹品種名。此處略具象徵之意。

③清沈德潛因有「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句，而致削棺戮尸。文字獄有如此者！

一九八六年九月九日——十五日、九龍

●「擬訪古行」屬連作，這裏選刊的是其中第七第八兩首。



戴天詩作小輯



一杯牛奶和一杯牛奶

一杯却爾諾貝爾的牛奶和一杯深
圳牧場的牛奶不是一杯牛奶

一和一沒有關係

(問題是牛奶的實質)

也有關係

(關係是牛奶這個名詞)

一和一是數目字的關係

差別是X與Y

這個問題是未知數

是一加一不即等於二的懷疑

「這個」不能說是「那個」

一是一，二是二

不要去唸珠算口訣

「三下五除二」

愛因斯坦他老人家托着腮子想

想來想去也只想出兩個字

叫做「相對」

相看兩不厭的只有敬亭山

一杯牛奶和一杯牛奶對着看看呀

看的，彷彿變成了一對小冤家

「字稱不守衡」

琴和瑟分頭做了單幹戶

兀自抱着那把個體琵琶半遮面

一杯是爲了忘卻的紀念

一杯是帶着昨日的憤怒與恐懼

你問來了一副好卦

卜出玫瑰紅的假定事實

他想的是天光雲影難再徘徊

行到了水窮處

坐看別有天地不是人間

既知的羽翼煽着末世情懷

未知的雨脚走出甘霖呢又還是滔

天洪水遍地泥濘

有人像唐吉訶德那樣戰風車

有人如耶穌扮演救世主

有人餓得咀嚙着一塊塊畫餅

一杯牛奶和一杯牛奶的哲學蘊涵
了多少辯證的真理

要請春水的鴨子來嘗

要問只取一瓢飲的和尙

擺龍門

我們把女人的雙乳
擺了又擺
然後又再打別的主意

那真是他媽的難堪
當我們剛剛要把
右手的文化撇平
在左手
又誕生了野蠻

無聊是每天的常客
給我們啐在地上
伴着沒有味的香口膠兒

就是這樣的意義

而且巴黎的時裝家
將烽火從阿爾及尼亞
播種在伊們
非常坦白的背肩上面
與乎下面

我們的口哨
便像救火車那樣
要去鎮壓革命的火花
即使沒有人造反
不過眼睛瞪了一下

還是要擺一擺
譬如球一樣滾的
背後的愛情
兼及脫跟的高蹻
抽紗的絲襪

然後便灰燼了
招手來一盃
一個透明的空虛
一個無火的燃燒

然後夕陽般沉下去

- 「紙船」和「新衣」兩首是童詩。讀了這兩首童詩，不禁要相信詩是會變魔術的：風雷雨電能織成新衣；一隻紙船可以上天入地。
- 「京都十首」是遊覽風景時作的詩，這裏只選兩首。
- 蘇聯却爾諾貝爾核子反應爐發生爆炸引起輻射外洩後，歐洲一帶出產的牛奶產品，已為世界各國所禁止入口。本來牛奶是營養品，那裏出產的都一樣有營養，但發生這件事後，一杯牛奶和另一杯牛奶的內容，可就大大不同了。
- 「擺龍門」，即談天說地之意。談天嘛，最好是談些有「色」之物，有色就有味了。

新衣

每天都是一件新衣服
就是不知道穿甚麼
天氣報告說得不清楚
多雲驟雨偶有陽光
風向初時東南後轉西北
穿在身上多麼臃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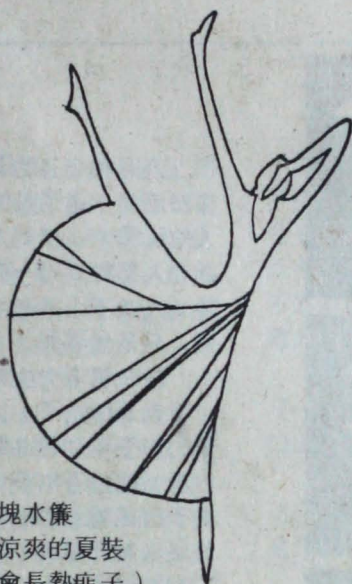
假如披上一陣清風
圍上一條青雲絲帶
(輕輕鬆鬆上學去！)

假如黑緞子禮服上面
結上一朵閃電大白花
(就像媽媽赴宴會)

假如裁一塊水簾
縫成一套涼爽的夏裝
(妹妹不會長熱痱子)

假如多採些天上棉絮
填入貧家單薄的冬衣
(寒流來了也不怕！)

假如這樣
假如那樣
假如的都不是真的
假如的就像天氣報告
只有一樣人人知道
每天都是一件新衣服



紙船

摺一隻紙船放到天上
搖
搖
搖到看不見的地方
搖到白雲深處的人家
搖到外婆橋
搖到溫柔的臂彎
——睡了一覺

摺一隻紙船放到書上
搖
搖
搖到一千零一夜
搖到唐老鴨呱呱叫
搖到盤古開天地
搖到想像的彈簧床
——跳了一會

摺一隻紙船放到几上
搖
搖
搖到母親額角刻了字
搖到父親髮際粉粉的霜
搖到傍晚圍爐
搖到全家吱吱喳喳
——樂了一陣

摺一隻紙船放到報上
搖
搖
搖到埃塞俄比亞
搖到飢寒交迫的荒野
搖到生死的邊界
搖到忍不住淚的新聞
——做了一夢

京都十首之二

坐看青苔

所有的腳步
像雪那樣
溶了
一個眼色
淡淡地
向這邊走來
只是說
坐

鏡容池

就這麼
輕輕的一抹
風的手
使楊柳綠滴晶瑩
使荷花
牽着游魚
到
沒有塵埃的
世界去了

*黃春明

打蒼蠅



八月和七月的陽光，並沒有甚麼兩樣；過了晨間，它一樣刺人的皮膚，一樣刺人的眼睛。蒼蠅和人都躲到同一個影子裏。有時，人並不因為衛生的關係打蒼蠅，只是無聊罷了。

林旺樓老先生席地坐靠門檻，手執蒼蠅拍子，從上午自家房子的影子罩到巷道對面那一邊的水溝，就拍答拍答地拍打，打到影子已經縮到門前的水溝了。由於氣溫越升越高，蒼蠅打不勝打，越打越多，永遠都打不完。是很無聊，這樣打下去，根本就無濟於事。從三月間搬到新房來，一開始打蒼蠅不久，他就這樣想了。可是，有了這樣的想法之後，對打上癮了的他，卻像一根小刺刺到身上的皮層裏面，想拿拿不到，不拿雖不碍事，但碰到了，或是想到就不舒服。過了一陣子，他發現自己打蒼蠅的技術，神到拍無虛發，打死的蒼蠅隻身完好，可見運作斟酌，恰到好處。這麼一來，打蒼蠅就變成一種樂趣，也變成打發時間找樂趣的一種習慣了。有人問他為甚麼要打蒼蠅？他先毫不猶豫的說：

「因為蒼蠅就在那裏嘛！」然後又毫無把握的，「好像啃瓜子嘛。只要碟子裏還有，不想吃也沒辦法停止。」

「可打了不少啊！」來鄰居

做客的年輕人，看到地上一小堆黑豆豉似的死蒼蠅說。

「今天討海的可好了，魚很多。」

「為甚麼？」

「蒼蠅多啊！」說着拍答一聲，拍子落地，翻開來，兩隻蒼蠅死了。這一招顯然是賣弄給陌生人看的。他看到年輕人表示欣賞的笑臉，使這一項無法抗拒的習慣，剎那間，又着落到樂趣的層面。

但是，年輕人被叫回去吃午飯的時候，打蒼蠅的事又一時令他覺得漸漸無聊起來。有甚麼辦法？總比無所事事的無聊好過一點。他這樣想。他回過頭看一看，屋子裏一點動靜都沒有。他明知道，老伴不到一兩點也不會起來的。今天凌晨，他回來時大概是三、四點都有吧？好像聽到那裏的公雞也叫了。他記不清了。那是因為昨晚喝光一瓶米酒的宿醉，沒完全醒過來。當時只聽見阿粉氣呼呼地敲打門扇，口裏叫罵着說：

「……我知道你是刁故意的啦！你敢不開門，明天你試試看！……」

他覺得像是在做夢。

「……死人樣仔！你是睏死了！」阿粉敲門敲得很急。然後自言自語的，「沒想到這個人這



樣夭壽！」她又叫嚷：「死人樣仔！你是要我活活氣死是嗎？……」接著又是一陣打門聲。

躺在床上的旺樓，對聽在耳朵裏面的聲音，開始覺得有實感了，也聽見鄰近警覺起來的狗叫聲了。他不安的想起床。但是不知爲甚麼，像被甚麼壓着似的，動彈不得。越不能動彈，心裏越急。

「……林旺樓！我到今天才知道，你是這麼歹心烏毒毒！……」阿粉喊瘧了。

旺樓急得汗都冒出來了；讓阿粉在外面急成這個樣子也不對，吵了鄰居更不該，天亮了還要跟人見面哪。他想一時爬不起來，也該先用聲音應她幾句啊。嘴是張開了，卻叫不出聲音來。他又退回去想。

他想他是在做夢。

阿粉的叫罵和槌門聲不斷。

不過，他同時懷疑，一個人在做夢的時候，會想到自己是在做夢？他試着爬起來，他試着大聲應話。他爬不起來，仍然叫不出聲音來。他想，他還是在做夢。

「……說到你這人！你早死早好！你現在就死！我馬上超生！……」詛咒聲尖到最尖了。

阿樓每一個字都聽得清清楚楚。他又不相信是在做夢了。他想，會有這樣奇怪的夢？竟然

有這麼叫人清醒的惡夢？經這麼一想，他急着要把自己弄醒，不然自然會窒息掉。他的意志要使身體掙扎，要使嘴巴掙扎，心本身也在掙扎，整個人就這樣躺在昏暗的臥室裏慌張起來。

突然間安靜下來了。

有那麼一陣子的時間。

聽到這般安靜，並沒叫旺樓放心下來，相反的把精神繃得更緊。他仔細注意聽也聽不到阿粉的聲音時，奇怪的是，剛才一直壓着他不能動彈的壓力消失了。他一骨碌的坐了起來，摸摸身邊，是空的。他又糊塗了。頭雖然清醒一點，還是感到很重。他坐着發楞，汗溼的額頭，冷縮了一下就傳遍了全身。

「娘的！有這麼惡的惡夢？」話才在心裏這麼嘀咕，突然間，在外頭的阿粉，像想到甚麼，傷心的哭叫起來了。

「阿樓啊——，阿樓啊——，你不能死，阿樓——。你要是死了，我也要跟你死——，阿，阿樓——……」她把臉轉向鄰居的哭聲叫：「阿勇——、土殺——、……你們那一個好心的，快來幫我把門打開——，我家的阿樓死了——……」

鄰近的狗叫得比先前更厲害。這時旺樓更相信自己是被惡夢纏住了。他很清楚的夢見自己

，慌裏慌張跳下床，光着腳半跑下樓梯，一邊跑還一邊叫：「粉仔的，粉仔的，我沒死啦，我沒死啦，……」當他把門一打開，不但看到淚流滿面的阿粉，後頭還站著五六個穿睡衣的鄰居。

極度焦灼和傷心的阿粉，見了旺樓來開門，心一安，馬上改口破口大罵：

「你不是死了！怎麼還不死？！留下來氣死我！」隨手一個巴掌飛過去。

還有幾分醉意的旺樓，是夢，是事實，只在一念之間。接了一個巴掌之後，變化一念間的遊戲才結束。

「瘋了！」他不希望在別人面前，連一句反擊的話也沒有。

「瘋了？」阿粉馬上回應。

看了這樣的場面，鄰居們的緊張全消了。大家覺得好笑都來不及，輪不到講甚麼話。年紀較大的鄰居，十分清楚這種鬥嘴，本來就是和好的前奏。

「誰叫你愛賭博！」老先生原來的一片歡意，換來咒罵，令他有點惱羞的叫起來。

「我，我不賭博，你叫我做甚麼好？你講！做甚麼好？」阿粉這時說話稍顯吱唔，多少綻露內心感到理虧。

「我……」

阿粉不讓旺樓說話。她搶着

說：

「你你你！你還不是一樣，從搬到這裏來，白天打蒼蠅，晚上就是喝酒，你還能做甚麼？」

「那，那你叫我做甚麼好？」本來大可理直氣壯一番，沒想到話怎麼轉到一個陷阱，竟然阿粉反過來與師問罪，叫自己覺得理虧了。

這一對相依為命的老夫妻，面對面時，誰都不願把互相關心的真情坦然的表達出來。有時因為一些雞毛蒜皮，常脫口說出與心理相反的話語逗鬥對方。適才阿粉之所以禁不住揮掌過去，主要的是她為旺機那麼傷心的情形，竟全被旺機聽見而羞怒了的。這樣的事件，放在他們倆老的生活方式裏，旺機老先生完全可以溝通和接受。

老伴居然還在睡，只好繼續打蒼蠅。反正五個月前，從內埤仔搬出來，離開農地和農事之後，閒得對三餐就沒甚麼食慾了。另一方面，酒力雖然大不如前，喝老米酒的酒脾倒是大開。要不是前些日子，醉得跌破了頭住院，阿粉要數說他的把柄，也就不會那麼多，那麼嘮叨。一隻蒼蠅才着地，拍子緊接着落下來。蒼蠅死了。死得連蒼蠅自己都不知道。因為時間極短，事情發生得極快，死得像遇到偶發的空難，

沒對象可怨。這樣的功夫，是老先生打啊打啊，一直打到上個月才修練出來的新招。不過，倒不是最近的蒼蠅都使出新招收拾的。那是要看情形，看他精神狀態好的時候，還要看蒼蠅是在眼前盤旋着地，視線能盯牢才可以。所以這樣的情形不多。如果老先生想使一使新招時，他會把停在地上的蒼蠅趕開之後，從頭伺機。因為蒼蠅有個老毛病；每當被人趕開之後，還是要飛回來停在原地，這不打緊，牠會朝向你搔搔頭弄弄翅膀，尤其讓受到騷擾的人，覺得簡直就是在示威挑釁。面對林旺機老先生的新招，這就是蒼蠅的致命傷。為了想再度使出新招的興致，只注意着即將飛臨眼前的蒼蠅，而忘了埋怨阿粉沒能起來做中飯。

但是幾分打蒼蠅的興致，總比不上現實叮住人那麼牢固。月初都過了，每一輛類似郵差的機車聲掠過巷口時，都會叫旺機緊張一下，尤其是近午時分，郵差就巡迴到這裏的。今天的這一回，還沒見着郵差。他話是不敢說不指望，心裏卻那麼想。從三月間大兒子跪地求他，把地契和房契過名給他處理台北的債務時，他只想不讓兒子去坐牢，至於林炳炎說到應急之後的轉機，他一句話也不懂。但是約好每個月的

月初，用報值掛號寄六千塊錢回來，做兩老的生活費的事，常有拖延。要不是三個女兒，這個一千，那個兩千的接濟，生活早就發生問題。旺機埋怨着說：「七十多了。除了客兄公沒當，阿公、伯公、叔公、舅公、文公、同年公、親同公，還有你說還有甚麼公我沒當？就憑這些公和朋友弟兄的交陪應對，你說動一個月要應付多少生子、人厝、當兵、結婚、住院、喪事？……」這一段話，像是一張稿子背起來的，沒有一個人聽旺機有節有韻叮叮噹噹地敘說起來，不覺得既好玩又有點替他不平。但是當人家為他對林炳炎有所指責時，他又百般護呵兒子。

又一部類似郵差的機車聲，從巷口掠過。他又失望的收回視線，剛想打的那一隻蒼蠅不見了。如果他對郵差不抱指望，機車聲對打蒼蠅而言就是騷擾。反過來對郵差抱着很大的指望時，蒼蠅的動靜就騷擾了聽機車聲。今天，尤其到了中午這個時候，他是沒甚麼心打蒼蠅。他把耳風放得遠遠的，只要遠遠有機車聲，他就望着巷口看。

都八月初六了。旺機心裏急着的是，後天就是農曆七月初一開鬼門。要拜啊！接着初三又是輪到村子裏祭厲普渡、親戚朋友



多多少少總是會來看熱鬧，到時候不叫人家吃一頓可以嗎？心裏這麼唸着，手上的拍子，拍答一聲，重重的落在跟前的水泥地上。蒼蠅是打到了，糊了，塑膠鑄成的「甲」字形的拍子，有一角彈到路上去了。幾隻閩鷄猛衝上去搶，有一隻啄在嘴上跑了幾步，很失望的把塑膠片甩掉。旺樓收回拍子撫摸着缺口，怨責自己太用力。這還沒完，隨即拍子又出擊，輕脆而有勁的落在才被打糊了的蒼蠅，把一隻飛來吸吮同伴肉汁的，一併打死在一塊。他用拍子輕輕的把粘在地面的蒼蠅挑動一下，再把牠撥到牆邊去。死蒼蠅任憑螞蟻分成長長兩路，不但搬不完，好像越搬越多。那幾隻閒蕩覓食的大閩鷄眼尖，瞧見那一堆蒼蠅，一個箭步想跑過來掠食。老人家揚起拍子吆喝。鷄退了幾步，轉過頭眼睛還是釘住蒼蠅不放。他想阿粉不起來做飯，他自己去把一些剩飯剩菜先蒸起來。不甘心走開的閩鷄，停在拍子搆不到的地方，劈着頭和旺樓對起眼來。

「喂——！你娘娘的！你蠻。好胆子不要跑！」他一邊罵一邊想起來。但是坐太久了，除了打蒼蠅的手還靈活之外，整座脊椎骨都僵住了。他雙手壓着弓起來的膝蓋，把身子往前傾，同時

用力撐了幾次，才把身體撐起來。然而非得一手扶着門，一手伸到背後，用握拳的手背槌着腰脊，慢慢的才好像把彎曲的鐵筋槌直了。等他完全站挺了起來，他卻忘了站起來要做甚麼。左思右想，看到閩鷄還在不遠的前面，總算讓他記起一件事似的，跨步向前，把閩鷄趕跑了。聽起來有點像郵差的機車聲，從遠處傳來，他興奮的走向巷口。幾隻才被趕開的閩鷄，以為老人家還拿牠們認真，也向巷口跑在旺樓的前面。

機車聲越來越近，逗得老人家都可以聽到自己的心跳。他伸手到褲袋裏捏着準備領掛號的印章。但是機車聲近是近了，到了叉路口，聲音遠了，好像往三界公廟的方向下去了。插在褲袋裏的手，更用力的捏着印章，被印章的邊角逆得疼痛。旺樓來到巷口，站在馬路中間，往兩端望了望，望到有一個人騎腳踏車，從三界公廟往這邊來了。他還沒看清楚對方，溪水仔就先打起招呼：

「旺樓仔伯，吃飽了沒？」

「是啊，你去那裏？」

「到鄉公所找獸醫。不知怎麼，家裏的豬公這兩天都不吃了。」說着人也到老人家前面停下車來。

「不是初三普渡要殺的嗎？」

「就是說嘛！早不這樣，晚不這樣，偏偏找這個時候，多叫人焦急！」

「有多重了？」

「六百多斤了；但是這一兩天失了不少。」

「天氣太熱，跟人一樣吃不下。」

「有啊！一只電扇整天扇個不停，一天還給他沖兩次涼咧。」

「吃甚麼？」旺樓忘了自己的急事。一下十分關心溪水仔的豬公起來了。

「飯團，西瓜，這還會比我們人差？」

「豬欄裏有沒有動到煞。」

「不會的，多久了，一根釘子也不敢釘，不敢拔，還會動甚麼煞。連戴孝和大肚子的都不會讓他靠近的。」

「有沒有拜土地公？」

「甯！豈止土地公？三界公都請了。」

「這東西，」旺樓凝神的說：「就是這麼怪！」

「要不是今年當爐主，也不會這樣叫人着急。」溪水仔推動車子：「好吧，我得趕緊去找獸醫了。」

看到溪水急急忙忙上路，自己擲掄着自己說：「豬公命真好，比我這個甚麼公都當了的更像公。」



旺樓才想走回巷子裏，剛從路邊小舖子走出來的警察叫住了他。

「林先生，林先生。你的老牽手在家嗎？」

「甚麼事？」

「昨天晚上在李滿生家賭博被查到了。今天要罰。她現在在家嗎？」

「要罰？」

「對！賭博當然要罰。」

「你說甚麼？你不叫她賭博，你叫她做甚麼？」

「不要賭就好了嘛。她在家嗎？」

「罰多少？」

「六百。」

「六百？以前不是才罰三百五嗎？」

「最近漲價了。」

「他們輸贏也只不過一兩百，你罰她六百？」

「走，我跟你一齊回去。」

林旺樓老先生站在巷口不動。他心裏好難過。

「林先生，……」

「不知道。」他生氣的說：

「我們沒有錢！」

警察看他生氣，就改了口氣說：

「林先生愛說笑，你們沒有錢怎麼會來住湖光別墅這裏？這樣好了，請林曾粉下午到派出所找我。」

警察走了。他拋下「林先生愛說笑，你們沒有錢怎麼會來住湖光別墅這裏？」這一句話，深深的刺痛了旺樓的心。眼前的巷道，左右兩排即是湖光別墅。

哼！別莊？！林旺樓一眼望到無尾巷的巷底，兩排感覺上似乎在遙遠的地方的建築物，令他卻步。可是下去左手邊的第六間，從內埤仔老家移過來的貼壁蓮，在牆頭上向他招手的就是他的家啊。他沈重的走進巷子，好像明知道整個事情是被作弄，自己還一步一步走進得更深。爲了舒服一點點，他略仰頭，把整個湖光別墅收進眼裏，以唾棄的口吻：「娘娘的！別莊？！」最近他常常這樣一個人自言自語的罵。有時罵完了他才發現，自己做了這樣無聊的事。

這地方旺樓熟得不能再熟了，從大埤仔山區的半路，就是應公仔邊的那一塊金棗園；內埤仔人出外到城裏，都得經過大埤再出去的。自從鄉道鋪了柏油之後，在一夜之間，上千棵的金棗樹不見了。兩排隔着六米寬的巷道，面對面三十二戶獨門獨院的二樓平房，就那樣突兀地冒出來。誰都知道，那是趕在禁建前，連夜搶蓋起來的房子；混凝土裏的砂石超出了比例，拆下模板後的水泥面，一眼就令人直覺得到的劣質，連蓋房子的工人也說，這

種房子送給他都不敢住。老闆的想法很簡單，他認爲大埤和內埤仔的人，不需要這種房子，也買不起。他是準備賣給城裏的人，或是台北人的。所以整個外觀的部份；上端的斜簷是桔紅色，二樓牆面是米色，一樓是咖啡色，全都用磁磚把它包起來。每家緊貼巷道的兩尺半寬、八尺長、一尺半高的小花園，兩端種了兩株五尺高的龍柏、四棵杜鵑。就這樣，寫着「湖光別墅」的售屋廣告板，從九號幹道，借沿途右手邊的電線桿，一直指引着而掛到裏面來。所謂的「湖光」並不完全是噱頭；距離工地差不多兩公里靠山的地方，確實有一片湖光和亂葬崗的山色。上下三十二建坪，三房一廳，雙衛一廚，訂價一百一十萬的別墅，推出兩年了，總共才賣了九戶；那是每一戶降到五十萬左右才脫手的。現在一戶只要三十八萬現款，叫了半年了，還是沒有人再來問問。除了成交的售價叫老闆大感失算，九戶住家沒有一家是在城裏的，或是台北人。他們不是大埤的，就是內埤仔人。其實，事情大出所料的豈止是蓋房子的老闆，林旺樓和林曾粉也萬萬沒料到，會住到別莊的樓厝厝來。

「炳炎真有才情，讓你們兩老住別莊享福。」當時聽起來，多少還覺得頗有點安慰。五個月

後的今天，想起這樣的話，覺得自己未免得意得太早了。路過這裏的村人老友，常來看旺樓他們時，多多少少會留一些果菜說：「炳炎常回來看你，你也得叫他來內埤仔看看我們啊！要不然叫他來讓我們看看這個內埤仔田仔啊。有汽車更方便。……」想起這些經常會聽到的話，真有走投無路的感覺。

阿粉仍還在睡。本來想大聲嚷一嚷的，但話一逼到喉頭，心裏越害怕阿粉。不知道是從那一天開始的，不過阿粉變得不怕他是從搬到別莊來以後的事。當年續絃把她娶進來，雖然相差二十歲，不但不差甚麼，還叫許多村裏的男人羨慕。那知道到了他自己無法掙錢，身體各方面也衰退了的時候，阿粉才五十出頭，短短的身體肥壯得很，在巷頭說話，巷尾還聽得見。那個時常來的魚販，最愛讚美阿粉的身材。阿粉心花一開，不顧旺樓在後頭，她笑嘻嘻的說：「我老是老了，現在我的乳頭還是小得像箸頭。我也不知道，人家說乳頭小的女人，子女會孝順。」一聽到自己的女人，跟別的男人談自己的乳頭時，旺樓只有羞憤得往後溜了，回頭往樓上的樓梯口望了一下，那半樓梯間轉角處一時叫此時心虛的旺樓，看到阿粉的影子在。但是，這句話太深刻了。一想

起來就怕上加怕，理直氣也壯不起來。旺樓把一盤魚放在電鍋裏的剩飯上面，加了蓋，按上開關那暗氛的空氣中閃了一閃。他納悶的走到門口，對面的陽光已跨近門檻，牆邊的一堆蒼蠅都沒有了，兩路長長的螞蟥也不見了，只剩下幾十隻散兵，在陽光下做不規則的地毯索搜。他踏出去看看巷子，幾隻閩鷄也不在了。前面空屋子的影子，令他覺得很親切。他突然想到甚麼似的，回到屋子裏，開一瓶米酒，帶一隻碗，還有攔在牆頭上的蒼蠅拍子，到對面的空房子去了。

湖光別墅的空房子，差不多都一樣；花圃的萑草都高過龍柏，埋了杜鵑。旺樓坐在空房子的門檻上，一邊喝酒，一邊打蒼蠅。至少到晚上他都不再去想郵差了，該來的時候早已經過了。再有任何類似的機車聲，也分心不了他打蒼蠅。

氣溫很高，蒼蠅比上午還要多。他打了沒多久，又打了一小堆，螞蟥也開始來搬運了。但是心裏越打越難過，打起來也不能像平時只是爲了無聊打發時間。難過的事情像蒼蠅一隻接一隻地飛來，他想到阿粉賭博，想到阿粉向別個男人說她的乳頭小得像箸頭，想到……，蒼蠅飛下來，他不再斟酌運力了，狠狠的打，不管拍子會不會壞，挨打的蒼蠅

一隻一隻都被打糊了，牢牢地粘在地面。蒼蠅還是一隻接一隻地飛來，他想到炳炎仔，想到初三普渡，想到姓黃的那位警察，想到……，想到自己的無能，拍答拍答狠狠的打，令他難過的事情和蒼蠅，越打越多，永遠都讓他打不完。

一部機車騎進巷子裏來了。

旺樓仍然狠狠的打他的蒼蠅。機車在他家的門口停了。郵差大聲的往屋裏叫：

「林旺樓掛號——！」

旺樓又打糊了一隻蒼蠅。他抬頭看到郵差，也聽到郵差的叫聲。但並沒引起他絲毫的興奮或是緊張。

「林旺樓掛號——，順便把印章帶出來。」

旺樓一下子沒有辦法站直。他在努力。當他聽到郵差第二次叫他的時候，他有了感覺了，不知是興奮或是緊張。他想大聲應聲，但是一股感動塞在喉頭，不是不能發出聲音，而是不敢，怕在郵差面前失態。他十分焦急，越急身體越緊得不容易站起來。

當旺樓聽到郵差叫他第三聲時，他只好撿一顆小石子往郵差丟過去。

新來的郵差轉過頭來，看到他問：

「林旺樓是你？」

旺樓頭一點，淚也掉下來了。

□

趙爾平

* 陳映真

民國七十三年九月十一日

意識持續昏迷，繼續嗜睡狀態。

檢查顯示心搏 84/min；心律偶見不規則跳動，屬束枝傳導阻滯現象。血壓 104/68 mmHG；呼吸 26/min 病況穩定，治療持續進行。

目前鼻管供氧，21/min；動脈血氧氣分壓 42 mmHg；二氧化碳分壓 54mmHg。心電圖 ST 節段漸呈平緩；I & Q 保持平衡狀態。

腦部 X 光呈現蝴蝶狀陰影，有明顯肺葉裂線，疑為心肌梗塞併發輕微水腫。

繼續保持心電監視器。

Dopamin 微滴及利尿劑投與

.....

趙爾平一走進病房，就迫不及待地端詳着父親趙慶雲的臉色。這兩天多來，一直都沒有來探望，但見父親的臉上又清瘦了許多；頭髮顯得更為枯索而且穢亂。病人的臉上，糊著一張在日光燈下發着微亮的，單薄如膜的幾乎完全失去血色的面皮。眼眶明顯地下陷，並且籠罩着一圈淡淡的陰翳。塞着氧氣管的鼻孔、咬着餵食導管的嘴角、都滲着淡淡的、無言的血水。

也不過才三天，怎麼竟而就變成這個模樣呢？趙爾平這樣想着，感到一陣無以說明的痛楚。這些天裏，雖然不能來，可是幾乎每天都打電話來問過邱玉梅。

「醫生說，還沒有很大變化……算是平穩的……」邱玉梅差不多總是這樣說。

父親六十四年被釋放回家，六十六年開始有心絞痛的毛病。嗣後就隔幾個月發作一次。兩個月前，發作次數增加了，到 J 醫院看病，門診建議住院做檢查和治療。父親住院之後，將近一個月來，情況都算好的，而他幾乎可以說沒有一天不曾來探望的。人都說，以他工作責任的沉重，工作量的繁多，這樣照料父親的病，於現代社會的現代人，是難得的孝行。現在，他坐在父親彌留的病床前，忽然感到一種極為熟稔的孤單。從小被寄養在林榮阿叔家，就知道自己的母親以在這個社會上無法說出口的方式死去；而自己的父親，則被囚羈在台灣東部的一個遙遠的小島上，也許要到父親在那個島上死去，父親才可能從那個於他為極其奇異的監獄中出來。這樣的命運，使他早熟。這一直要到他二十七歲那年，他初可自立，而綠島軍

監已被移到台東的一個叫做泰源的山林中的監獄時，帶着新婚的妻子去重新相會的父親，一直成為他的生命中的某種中心。

如今，這三十年來的，趙爾平所賴以活過來的「中心」，即將殞失於無有。往後的他的生涯，自然未必就因而產生恐慌。但他卻不能已於感到孤單，一種自幼小以來，經常陪伴着他的孤單。

護士邱玉梅從這頭等病房的小櫥，端出一杯冰過的果汁給了他。

「謝謝。」他輕聲說。

「這是上個禮拜的賬單。」她遞給他一小疊醫院的賬單，這樣說。趙爾平職業性地、細心地看每一筆賬。他然後從公事皮箱中拿出了支票本子，開具了一張八萬四千元的票子，交給邱玉梅到住院部結清這個禮拜的醫藥費。

他想起就在這幾天裏，差一點就完全被顛覆的他的生活構成。他把支票本子重又放回公事皮包。這兩天，為了死命保衛自己在公司瀕臨潰滅的地位，緊張部署和工作，終於初步渡過了險灘之後的，徹骨的疲乏感，頓時向他襲來。

才三天前，總經理Finegan先生的秘書南西，急急忙忙向公司總經銷商暉煌行的少老闆蔡景暉透露，公司北區業務經理Fred楊，和幾個業務員聯名向總經理密告，說蔡景暉以經銷總額固定比率的回扣，向趙爾平行賄，以換取獨佔這德國Deissmann大藥廠的經銷權，嚴重影響公司在台灣西藥市場上的開展。

「我看你臉色都白了。這樣子，不行！」

連夜把趙爾平召到他與南西在各自的家庭外租賃的精美大套房，告訴趙爾平這驟生於肘腋的大變時，蔡景暉一邊為他倒了半杯Chivas Regal，一邊這樣說。

他們三人在台北東區這名貴的宅邸區的套房裏，做了整夜的密商和部署。下班前，Finegan先生要南西打了一通電報到香港的

Deissmann 亞洲區總部，要求緊急派遣稽查小組，在至遲九日前抵達台北，十日一大早，到暉煌行

突擊查帳。蔡景暉和趙爾平於是商議着最迅速而嚴密的，務必在九日前完成的証據湮滅行動，一邊打電話給留在暉煌行徹夜待命的Frank張，終夜清理、燒毀和重製有關的記錄和賬冊。

「我真為你的父親難過，Edie。」第二天，Finegan先生在一項例行會議之後，對趙爾平這樣說，「可是你顯然太疲倦了……」

Finegan先生的、灰色的、梟鳥似的眼睛，深深地注視着趙爾平的臉，銳利地想要讀出這曾經深為他們倚重，而今卻有背叛和瀆職之嫌的中國人Edie趙的眉目後深深隱埋的欺詐和狡詐。

「謝謝你。」

趙爾平平靜地說，微笑著。他放胆凝視這年齡與自己不相上下的，經常把下巴剃得有如冬天的高麗菜一般青綠的德國人

Aldof M. Finegan先生。他看著Finegan先生站了起來，眼睛迅速地

票向端來兩杯咖啡的南西，裝

漫不經心地說，「早上

着這個會，開得不錯

，可不是？你的工

作，做得挺好，

Edie……」

「謝謝。」

他收拾桌上的

卷宗，

假裝沒

有看見



Finegan先生會心地、惡戲地瞟向南西的眼神。

「爲了家父住院，謝謝你容許我每天去醫院看他……」趙爾平說。

「那沒甚麼。你儘管去醫院看他，特別是這兩天，公司沒有甚麼大事。」Finegan先生慷慨地說，「南西，你當然有醫院病房的電話。」

「是的，先生。」

南西若無其事地說。

「呃，」趙爾平突然說，「事實上，我的父親已經在彌留的狀態了。如果你不介意，我想，這兩天，以扣除年休的方式，在醫院照料，你知道……」

Finegan先生忙不迭地說，他爲這樣一個不好的消息感到難過。他說趙爾平儘可以請假，而且「不必動用年休，多請幾天。」

「Nancy！」Finegan先生說。

「Yes。」南西說。

「Edie需要兩天時間，在醫院，你知道，」Finegan先生抑不住興奮的語調，「你幫他照料請假的手續……」

趙爾平離開了Finegan先生寬敞的辦公室，回到自己的房間。只有一小瞬間，他感到對自己、對眼前這一切事情的，極度的厭惡。趙爾平歎了一口氣，忽然想起另一個計策來了。他開始寫一份備忘，交代他不在的這兩天內，行銷部和業務部待辦事項的指示。在其中的一項，他特別建議，下半個會計年度開始之前，應該檢討檢討總經理輝煌行的管理和營運方式。正本：Fred楊。副本：Aldof M. Finegan先生……

沒有來醫院探視的那兩天多，他和蔡景暉夜以繼日地戰鬥，把蔡景暉和南西的小公館當做作戰指揮本部，在南西不斷暗地提供公司迅速的攻擊計劃的情報下，趙爾平第一次感覺到，這壯年得意的德國人Finegan先生，在面對他和蔡景暉的聯手陰謀下，顯得出乎意外地脆弱。香港Deissmann遠東本部的稽察小組，到十號下午才到台灣。住進公司特約的Astar飯店後，在Finegan先生帶領下，稽查小組殺到輝煌行去。蔡景暉把Frank張所率領的整個會計部，全部撤走。

「我把整個會計、財務部門全部撤走，Finegan先生，以便避開一切嫌疑，只留Frank供你們查詢。」蔡景暉拉長着臉，用流利的英語說，「可是你必需爲我，爲輝煌行的名譽負全部責任！」蔡景暉於是拂袖而去。

十一日上午，稽察小組做出了這樣的結論：輝煌行沒有任何營私、瀆職的據証。小組附帶提出若干改善輝煌行財政工作的建議。

十一日下午，四時許，南西溜到公司外頭打電話到小公館來，Finegan先生已經下達命令，密告者業務部台北區主任Fred楊和相關的其他五人，立即開革。另外並打好了由Finegan先生署名的道歉信給蔡景暉。「剛剛打完開革信。」南西在電話裏說。

蔡景暉掛上電話，走到酒櫃前新開一瓶Chivas Regal，和趙爾平沉默地對喝。

「他×的！我們贏了。」

蔡景暉歎了一口氣，這樣說。

「哦。」趙爾平說。

趙爾平到浴室裏刮鬍子。他在鏡子裏看到自己那滿是煙燻的、油膩而疲憊的，方型的臉孔。他回到小餐桌上，用一條新的乾毛巾擦着刮過鬍子的下巴。蔡景暉從冰箱裏拿出兩罐加拿大進口的豬肉罐頭。

「你開罐頭。我去洗個澡。」

蔡景暉說，「他×的！」

趙爾平啜飲着滿杯的Chivas Regal，腦筋裏一片空茫。下一步怎麼辦？他用心地想着。下一步，他想到：他得對於公司對他的不信，表示抗議，不，還得提出辭呈！Finegan非留他不可，他對自己說，否則對香港總部也不能交代。香港總部那個美國老頭Marston先生對他不錯，Finegan不是不知道……

蔡景暉從浴室裏出來，只圍着一條淺藍白花的瑞士浴巾。他一身白漂，背上有一塊拳頭小的，暗紅色的胎記。他從冰箱裏拿出一大碗冰塊，丟進自己的和趙爾平的杯子裏。

他們沉默地互相舉杯，吃加拿大的罐頭豬肉，抽煙，慢慢地喝酒，直到門鈴怯生生地響了兩、三聲。

蔡景暉去開門。南西回來了。大門關上後，南西把皮包丟到客廳的沙發上。蔡景暉擁抱她。

「我好怕，」南西說，「你不知道，我好駭怕……」

他們開始接吻。蔡景暉的浴巾忽然掉在地氈上，趙爾平看見了蔡景暉怒然勃起的男性。他抓起衣服，默默地繞過他們倆，獨

自開門走了。

就這樣，他在這荒蕪的三天之後，開着車子回到醫院來。

現在，他看着病牀上彌留不去的，生命的細絲。他的父親趙慶雲，依舊沉落在那至深無可測度的，生命的昏迷之中。趙爾平覺得，現在，病人呼出來的氣，似乎比吸進去的多。可是吸進去的，全是氧氣筒裏的純氧吧。他這樣安慰着自己。

這時邱玉梅推開門進來了。他把兩、三張不同顏色的住院部的收據，默默地交給了趙爾平。

趙爾平於是無端地想起了被赤裸的Ken蔡抱在懷裏的南西。

「我今晚住這兒。」趙爾平忽然說，「你就回去吧。」

「噢。」邱玉梅說。

她安靜地從病房的櫃子裏，取下一張折疊的行軍床，把墊被鋪上去，再蓋上印着淺紫色碎花的白被單。她然後把乾淨的枕頭和毯子，擱在行軍床上。

「謝謝。」趙爾平說。

邱玉梅微笑着離開了病房。

「趙先生再見。」她說。

趙爾平看着那乾燥、潔淨的行軍床，忽然感到三天來不曾回去洗澡的自己的醜態。

看這個樣，父親的終末，恐怕是三、五天裏的事了。

他凝視着病床上的父親，這樣想。他於是想起了他的弟弟南棟。

「找他回來，我要看看他。」

兩星期前的一個晚上，趁着邱玉梅在病房浴室裏洗水果，他的父親在用過醫院準備的晚餐後

，歎息似地這樣對他說。

六歲那年，他第一次看到弟弟。那是一個深冬的上午吧，林榮阿叔和阿嬤，帶着他到警備總部軍監去。「帶弟弟回來哦，」出門前林榮阿嬤關心說。他還記得，大門兩邊，有兩個崗哨子。林榮阿叔和阿嬤掏出身分証，崗哨的兵打手搖的電話和裏邊連絡。他們於是被帶到一個會客室裏。林榮阿嬤用抖顫的雙手把弟弟接了過來，抱在懷裏，輕輕地搖着。包裹在破舊卻是乾淨的襁褓裏的他的小弟弟，於今想來，大約是哭累了才睡着的吧，小臉蛋上，還殘留着未乾的淚痕。

上小學四年級時候；弟弟都四歲了。大約是打那時起，弟弟的秀美，就受到大稻埕街坊上一切人們的注目。大而清澈的眼睛，朱紅的，小小的嘴唇，笑起來就露出一排細細的白牙齒；深黑柔軟的頭髮……。他記得弟弟出奇地安靜，卻總不羞赧。那時候，他寶貝似地帶着弟弟在林榮診所的，古老的，大稻埕的亭子腳玩，聽着鄰居的姐姐、嬤嬤、阿姨們誇他弟弟長得俊，他就打心裏得意。「真像個女孩兒哩！」她們總愛這樣說，並且總要塞給弟弟一、兩顆糖果，而他總也能分到他的一小份的。

弟弟一向溫馴地向着他。從很小的時候起，趙爾平就感覺得，如果弟弟不依附着他，彷彿就無法存活了。記不真切是從幾歲開始的啊，少年的趙爾平，就立下一個強烈的志願：早日自立，成家立業帶着弟弟長大……

小學以後，弟弟日甚一日的秀美，成了T小學裏的不知道疲倦的騷動。他給住在遙遠的小島上的父親寫信，寄去弟弟的照片，信誓旦旦，要讓弟弟「幸福地成長」。初中畢業那年，弟弟忽然長得頌長捷健，長着一頭濃密卻不改溫柔的黑髮。他有兩道濃而粗健的眉毛，一對有些女性化的，在下眼瞼輪着兩小條臥蠶的眼睛，經常漾動着某種絲毫不知道心機的純粹和溫柔。而他的唇紅與齒白，卻自小就不曾變過。

「爸！」

趙爾平在這孤單的、寂靜得只能聽見冷氣機、氧氣管和病人艱辛而重苦的呼吸聲的病室裏，忽然這樣對着昏睡的病人叫喚起來。他俯身向前，抓住那隻在重重的被褥下仍然冰冷的，父親的多骨節的手。

「爸！」他說。他乍然感到喉嚨梗塞了。他在被子底下捏揉着那一隻冰涼的手，竟而驀然想起了六十四年那個夏日的一天早上，他接到管區派出所的通知，說是父親得到特赦減刑，要家屬在第二天下午五點半，到警察局領人。

和一屋子的家屬在警察局三樓上的乾淨、寬敞的會客室裏，一等就是兩個鐘頭。然後忽然由兩個安全人員帶進來一群服裝、鞋褲和神色都和現社會完全不接頭的男人們。他一眼就看見滿頭白髮的父親。趙爾平快步走到父親跟前。

「爸。」

他淚如雨下，啞啞地說：「爸爸……」

他終於放開父親。就在這時，他看到父親碩大的，多骨節的雙手，緊緊地一手提着一隻古舊、笨重的旅行皮箱，一手提着一盆倔傲有致的，後來據說是那小島上的特產的矮榕盆栽。哦哦，父親就是那樣地站着，艱澀的眼淚從他那一副舊式的眼鏡框邊，沿着他那瘦硬的面頰，淌了下來。父親的發紅的鼻尖下，鼻水任意地漫着他那微微抖顫的嘴唇。

那時的趙爾平，連忙掏出西裝褲口袋裏的手絹，為父親揩着臉。

「爸……」

他說。他接過父親右手上的那一隻古舊而笨重的旅行皮箱，走到幾個態度親切的女辦事員那兒，填寫首保釋表格……

然而，於今回想起來，由於趙爾平早從開始知道出事的時候起，就理解到那特殊的命運：他有一個活生生的父親，卻永遠不能在父親還活着的歲月裏，回來團圓，因此，他的少年和青少年時代，毋寧是爲了他這俊美、溫良的弟弟，努力地活過來的吧。

二十歲那年，趙爾平從師範畢了業，一過暑假，就被派發到羅東一家鄉下的小學任教，分得一幢小小的，古老的木造日式宿舍。就是那年，他帶着十四歲大，身型卻直逼着一七五的自己的，沈默而朗俊的弟弟，因為電視節目的影響吧，雙雙跪在林榮阿叔和阿嬤的跟前，涕淚滂沱地磕頭謝恩。第二天，弟兄倆便帶着簡單的行李，上羅東鎮去了。那天深更，趙爾平給那遠遠地住在

島上的老父親寫信。「我終於做到了：十五年前失散的趙家，初步又撐起來了……」他寫道：「這才是個開始呢，爸……」

成家，立業。他比他同齡的哪個同學都渴想。打從上了初中，一直到上公費師範，他猛唸著英文，每天都聽一、兩個空中英語教學節目。在師範時代，他的英文在全校各年級中出了名。那時候，趙爾平總以為教小學不是他終生的倚附。搞英文，是他想到可以有一天脫離「師範——小學老師」這個既定軌道的，唯一的門徑。

六十八年，他考上德國 Deissmann 大藥廠的業務代表。他把沒考上大學的弟弟送進補習班，兄弟倆在當時的台北市基隆路上租了一個小房子。雖然趙爾平沒有藥學的背景，可是英文文獻和文件，他讀得比別人快，表現自然就好。兩年之後，Deissmann 要在台灣上市一種全新的，據說是長效、安全，卻差尚未通過美國 F.D.A. 核可的止痛消炎劑，特地從香港派了當時負責國際行銷工作負責人 Marston 先生來台灣，做密集的推銷訓練。四天集訓，這個頭髮灰白的美國佬，從頭到尾，哇啦哇啦，全是英語，使得平時根本不用英文工作的全省二十四個業務代表，目瞪口呆。趙爾平卻在這時候脫穎而出，在一場模擬推銷演練中，應付自如。

隔日早上，趙爾平被召喚到總經理室。Marston 先生和當時的總經理 Albright 先生等着他。

「我和 Ted 談過了，決定調你當業務經理。」Marston 先生

說。

「我怕，不能勝任。」趙爾平結結巴巴地脹紅着臉，這樣說。

Marston 先生和總經理都笑了起來。

「你知道嗎，Edie，」

Marston 先生說，「你以為，我生下來就會做這個營生嗎？」

「……」

「你想我學的是甚麼哩？」

Marston 先生說，「法律。哈！」

Albright 先生說趙爾平根本不用擔心。「命令發佈下去，一定會有人抵制。」他說，「在哪都一樣，這種事，一定會有人不快樂。」他說下個月月初恰好在東京有遠東區銷售經理訓練會議，「你最好趁早辦手續，」Marston 先生說着，伸出他那多毛多肉的手，「恭喜你！」他說。

天色已經暗下來了。趙爾平開始感到飢餓。他打開櫃子，裏面擺着探病的訪客送來的各種廠牌的牛奶、可可……他找到一罐已經打開過的阿華田，卻在瓶瓶罐罐的旁邊，看到顯然是父親帶來看的幾本舊書。他取下其中一本他猶記得是往年父親托他買了，寄到那個小島上去給他的《台灣福建話的語音結構及標音法》，再為自己泡了一大杯濃濃的阿華田。

趙爾平在病牀另一頭的椅子上坐下來了。把滾燙的杯子擱在病牀牀頭的小櫃子上，就着牀頭的燈光，翻着書本。

他發現曾經在福建各地住過的他的父親，在書上仔細地劃過線，寫過眉批，在練習題上做過答。忽然間，他翻出了夾在書本

裏的，往時他寄到島上去給父親的，弟弟趙南棟的彩色照片。不知道在甚麼地方拍下來，過去還在一個五年制專科讀書的弟弟，穿着花格子襯衫和深藍色的牛仔褲，一頭秀逸的長髮，對着鏡頭，緊抿着嘴微笑着。

——親愛的爸爸，
生日快樂。

兄南棟敬賀

民 60.6.7

照片的背後，弟弟以彷彿小學低年級生的稚惡的字體，這樣寫着。

趙爾平拿起牀頭小櫃上的阿華田，慢慢地喝完。他於是喟然歎息了。

民國六十年。恰好是那一年，二十七歲的他正式升任業務經理，結了婚，買了房子。他不斷地給當時移監東台灣一個山坳裏的父親寫信，報告自己在事業和家庭上的成就。但關於弟弟趙南棟，他已經有好些年在給父親的信裏說謊了。他對弟弟的報告，越來越簡略，總是說他「一切正常，請釋遠念」。

那個時候已經二十一歲的他弟弟，還在好幾個專科學校中間流浪着。重修、退學、降級、轉學……每次都要趙爾平出面收拾解決。而父親的來信，總只是說些「青年要有從民族和國家的出路去思考個人出路的認識」之類的話。

哦，趙南棟。老實說，弟弟趙南棟長得出奇的俊美。他高大，頤長，健壯。不只是女孩子爲他着迷，在街上，公車上，弟弟

的出現，總會吸引不同年齡的婦女的眼光。黏在他身邊的女孩，容貌、身份、年齡、省籍總是不斷地變換。家裏的電話，十有八九，全是女孩打來找他的。幾乎每天，家裏信箱總是擺着幾封灑着香水的信。他喜歡吃，喜歡穿扮，喜歡一切使他的官能滿足的事物。但他不使大壞。他不打架，不算計，不訛詐偷竊。最主要的是，噢，有誰相信呢，他的弟弟甚至是「善良」的。

他那睫毛很長的，澄清而彷彿微酣的眼睛，總是熱心地注視着每一樣他所欲求的東西和女人。而且，彷彿魔咒一般，那些一旦被熱切地凝視過的女人和東西，到頭來，都會被他所享有。他的零花不爲多，但在他出奇零亂的房間裏，有電動玩具；有收錄音機；有音響；有義大利手工製造的吉他；有各種名牌進口衣飾；有綢質的男性內衣和名貴手錶；有各種各樣精巧珍奇的小玩和飾物。總是有無數的女孩，省吃儉用，送給他一切他所喜愛的東西來取悅他。

但是，舉凡一旦得手的，不論是人和物品，他總是很快地，不由自己地喪失熱情。那些貴重、精巧的東西，在他的房間裏亂成一堆。質地高貴的衣服，穿過之後，不知道拿出來洗濯，擺在床腳下任它們發霉變黑；兩三個燒製精巧的陶瓷煙灰缸裏，堆滿了陳舊的香煙截；幾條黃金和白金項鍊，在地氈上被任意踩來踩去。女孩子寫來的信，或拆閱，或不拆閱，隨地棄置……

不知道從甚麼時候起，弟弟

從經常夜不歸宿，變成帶着不同的女孩回來住。第二天早上，趙爾平夫婦一道出門上班，看見客廳裏零食、啤酒罐、香煙截和強力膠的空錫管狼藉。弟弟和女孩則在他的深鎖的臥室裏沈睡。

有一天，趙爾平因爲感冒發燒，提早在中午下班。一進客廳的門，一股強烈的，強力膠的辛辣，撲鼻而來。他皺着眉頭，從弟弟臥室半掩的門裏望進去，趙爾平不覺愕然呆立了。一再仔細地凝視那黑暗的臥室裏的弟弟的床上，不論怎麼看，也是兩個死屍一般沈睡着的，赤裸的男體。弟弟頸上，掛着沈重的金項鍊，在暗室中發出沈沈的光亮。

那霎時間的趙爾平感到一陣動悸、忿怒和羞惡所造成的眩暈。他「啪」地打開了弟弟臥室裏的電燈開關。臥室內一時燈火通明。他看見弟弟半張着惺忪、錯愕，卻不失美俊的睡眠，倉皇地抓被單遮蓋自己的身體。

「混蛋！畜生！你們都滾！」趙爾平瘋狂也似地怒吼着，「給我滾！滾——！」

趙爾平用力把弟弟的房門關上，顛顛踉踉地上樓，和衣癱臥在他的臥床上，一連發了幾天怎麼也退不下來的高燒。

就這樣，弟弟趙南棟悄悄地離開了他的家。一直到今天，即使自己的妻子秀蕙在內，趙爾平都沒有告訴過任何人，弟弟爲甚麼，在甚麼樣的情況中離開了家。一個月，兩個月，四個月……半年過去了，弟弟從高雄來了信，以他那歪歪斜斜的字，弟弟溫順地說他在一個音樂教室教吉他

。他沒有向他要錢，可是趙爾平還是按址寄錢給他。兩個禮拜後，他終於說服了自己依址尋去。而那竟是一個風塵女子的公寓。

然而，一個叫做嫚麗的女子告訴趙爾平，他的弟弟，才在兩天前，和一個他新認識的女子走了。

「我知道，他，並不是個騙子。」嫚麗坐在她那彷彿是電視劇中才能看到的，惡俗地華麗的雙人大床上，強忍着哽咽，這樣說，「我從來沒有碰見過，一個男子，像他那樣，真心地，愛惜人家……」

「他陪着我，紅着眼圈。嫚麗，他說，我喜歡了別人，不知道怎麼辦才好。」她說，低著頭用手背擦淚，「我不是故意的，他說。他走了。」

坐在這套房裏唯一的沙發上的趙爾平歎氣了。嫚麗在床頭櫃上拿起一包香菸，為自己點上火。

「抽煙嗎？」她羞澀地笑着說。

趙爾平搖頭。「不，你請便。」他說。其實，他是抽的。他開始想着在林榮阿叔的醫院裏，相依為命地長大的弟弟阿南，感到不曾吟味過的寂寞。

「我也不知道，為甚麼，像我這樣，在外面做的女人，竟會當真用了感情，」她腴腆地，低迴地說：「因為我愛了他……讓我覺得，我也和別的那些比我好命的女人，是一樣的。他走了……」

她開始在極力自制下，輕咬着她那稍微肥厚的嘴唇，不能已於抽泣了。

趙爾平沈默地看着她那因為

深深地低著頭而顯露出來的，她那出奇地白皙的頸項。

「……他走了。可是，看見他經常說起的大兄，你不要見笑才好，覺得，像是我的親人……」她終於抬起頭來，歉然地笑着說，「才這樣地失了體態。真對不起。」

「對不起的，是我。」他說着，沈默了一會，「他怎麼說起我的呢？」

嫚麗說他的弟弟經常會提起自己的大兄，說是從小父母早亡，和這大兄相依為命，由大兄帶着他長大。「他說他大兄和藹慈愛，很疼惜他。」嫚麗說，「說他大兄刻苦讀冊，事業很發展，不像他，沒出息。他這樣說。」

「哦。」他說，「叫他回來一趟，如果你再看見他。」

他們互相留電話。他於是說他要走了。那自稱為嫚麗的女子說，她誠心想留他晚飯，但是怕他拒絕，不敢勉強。

「以女人家的愚憨，我總相信，有一天，他終於會再回來我這兒來的。」她寂寞地說，「你瞧，他的電吉他，衣服，全還留在我這兒呢。」

趙爾平站起來告辭。果然在套房的牆角下，看見裝在黑箱中的，薄薄的箱子裏的電吉他，和一對嶄新的揚聲器。

趙爾平起身打電話到餐廳部。

「一個生菜沙拉，鄉下濃湯吧，還有奶油麵包。」他說，一面看着病牀右側已經快滴罄的點滴筒。他放下電話，打開呼叫的開關。他然後上洗手間，在鏡中看見自己的、多肉的、疲乏的臉。

「有事嗎？」

一個年輕的，一臉想必為之十分苦惱的痘子的護士，走了進來，這樣說。

「有一個點滴，快滴完了。」
「噢。」她說。

她於是走了出去。不久，她進來新裝上一瓶滴劑，安靜地為父親取脈搏和血壓。她把體溫計插進病人的腋下。趙爾平這才又真切地感覺到，父親除了尚存的一息游絲，已經是沒有了任何知覺的軀體了。然而正也唯獨是那一息游絲，使他和父親維繫着活着的，人與人之間，兒子與父親之間的關聯。他專注地凝視着父親的微弱的、沈重的呼吸。他覺得，父親每呼一口氣，都像是一次憂愁的歎息。

第一次告訴父親弟弟趙南棟的真相，父親嗒然地沉默了良久，終於也是這樣憂愁地歎息了。

民國六十一年吧，父親忽然來信說，他們又被從台東的泰源調回火燒島去。「在台東時可惜未看到南兒，殊為遺憾。」父親寫道。接着，父親說他的身體尚健，不用他兄弟倆掛掛；勉勵他們要做一個「正直、剛健，蔚為民族所用的兒女」。父親並且說離島遼遠，兩兄弟不必奔波長途去看他。

那是弟弟阿南離家出走的次年吧。趙爾平竟反而因為父親的遠調，舒了一口氣。每次到那台東的深山去見縲絏中的父親，父親總會看似不經意的表情問：

「南兒好嗎？」

頭一回，他說弟弟的學校沒有假。第二回他說弟弟正在工廠實習，走不開。可是他真不知道

第三回以後該怎麼說了。

父親回家的那一年，當報紙上開始傳出立法院正在草擬減刑特赦辦法的時候，趙爾平就不住地寫信到島上去，問父親有沒有合於特赦的條件。「該有的，跑不了；不該有的，想了也沒用吧。」爸爸的回信這樣寫。趙爾平開始到處打聽弟弟的下落。他想起了叫做嫚麗的那個女子，打了電話過去，那一頭說電話的主人早已經換了人。就在毫無弟弟的線索的時候，父親突然回來了。

「真不巧。弟弟接受為期一個月的教育召集去了。」

父親回來團圓的那天，趙爾平請餐廳外燴，擺上一桌豐盛的海鮮宴席時，大約是那一次的第三次，他這樣流利卻言不由衷地撒了謊。因為預想在一星期、半個月裏一定會找到弟弟，所以趙爾平一邊為父親倒酒，一邊接著說——

「一個星期，半個月內，總要回來一趟。電話總是要打一個吧。」他說，「他，人在部隊裏，特別為爸回來，寫信進去，怕政治上影響他在部隊裏的處境……」

那時候，父親忙著點頭稱是，他卻感到黯然而了。這前一年春天，Albright先生調韓國，趙爾平在Albright先生手中再升為行銷部經理，而香港的Marston先生也從Deissmann遠東區行銷部陞調為整個遠東區最高負責人。到桃園機場去接Finegan先生來台履新的時候，趙爾平早已經換了車子，換了辦公室，也換了一間台北東區又貴又大的房子。就在這前後，公司總代理暉煌行年輕的老闆

Ken蔡向他伸手過來。蔡景暉的方式單刀直入，沒有忌諱，更沒有羞恥。「洋人，我看得多了。一切只看你的實力，沒有感情的。」蔡景暉說，「只要有實力，公開的，要賺，私下的，也要賺。我看準你的腦筋好，只要肯放開學，你這個人，也能狠。我，老實說，也不差。我們是絕配！」

就這樣，趙爾平步步為營地，滑進了一個富裕、貪嗜、腐敗的世界。他對金錢、居所、器用、服飾和各種財貨的嗜慾，像一個活物一樣，寄住在他的心中，不斷地肥大。趙爾平忽然感覺到，男人一旦有了預知其可以源源而來的金錢，他最容易滿足的慾望，竟是女人。他開始逢場作戲。初涉歡場，他亢奮、羞澀，對場子裏的女人講客氣，講理。可不多久，他就和歡場老手一樣，不把歡場女人當人。那些女人只是他的活的玩物、配件、擺譜的道具，滿足男子的自私、驕傲和野性的活工具。又不久，他開始狎養情婦。但由於他沒有真正玩家的闊綽，也缺少真正玩家的風流，趙爾平的女人，總是沒有多久就和他各自西東。趙爾平的墮落和不貞，像毒素似地毒蝕着夫妻關係。藉着妻子秀蕙擔心父親的政治背景影響她公務員考績，趙爾平借題發揮，和妻子秀蕙分離。

在極為貧困的師範生時代，只是受了貧困和囹圄中的父親的，每次都為少年時代的他帶來悲傷情緒的家信之激勵，他曾立志磨勵人格人品。在他的宿舍的桌子上，壓着他用顏體寫的「立業濟世，答恩報德」。對於那時長

着滿臉青春痘，脹紅着臉大談女人的同情，他是輕蔑的。

現在，他自信還沒有否定過學生時代的，自己的這樣的主張：「只知道沉迷於奔逐異性的人，基本上，是心智沒有充份完成的人」。但是，除了這一點，他的少年時代對進德修業的生命情境的嚮往，於今竟已隨着他戮力以赴，奔向致富成家的過程中，崩解淨盡了。

民國六十二年冬天，林榮阿叔一家，終於結束了在台灣幾十年的診療業務，舉家遷美。趙爾平在台北一家新開張的歐式大飯店裏訂下貴賓套房，在登機前一日，請林榮阿叔全家住進了去，第二天親自開車送到松山機場。那天晚上，在飯店裏擺下酒席，宴請林榮阿叔一家。

「阿叔，阿嬪，」趙爾平舉杯用台灣話說，「養（育）的（人，恩）大於天……我和阿南弟弟，代表爸爸媽媽敬您……」

他哽咽起來。林榮嬭嬭的眼圈紅了。林榮叔叔默默地喝盡了杯中的酒。

「寫信告訴你爸爸，我在美國，等待着他平安回家的一天。」林榮叔叔說。

那時候，他看着因為皮膚黝黑而益發顯得頭髮銀白的，林榮叔叔的臉，覺得自己已遠非林榮叔叔心中端正奮進的孩子，感到自己心靈的黯黑。其實，第一次編出弟弟南棟因教育召集不能出席的謊言，便是在那個晚宴上。

趙爾平對於能夠若無其事地，在自己尊愛的親長前泰然地說謊的自己，感到了厭惡的情緒。趙爾平依稀地覺得，自己心靈的

腐化，其實是在自己滑入這「成功入世」的，貪欲而腐敗的生活之後變生的性格吧。

這時候，他忽然聽見審慎的敲門聲。餐廳部送來了晚餐。趙爾平請女侍把晚餐擺在沙發邊的小几上，付清了賬。當女侍輕輕地掩上房門，他順手打開電視機，調低音量。螢光幕上映出一個短髮的、好看的年輕女孩，因為某種常識問答猜獎，得到九千多元獎金，一臉感激驚喜的表情。忽然間，螢光幕上跳接了一個特寫的臉龐。那少女的眼中，閃耀着極為喜悅的淚光。

趙爾平隨意把電視轉向另一台，開始吃晚飯。這回螢光幕上播着美國節目。一個高大俊逸的男人，一身深黑色的禮服，雪白的襯衫，暗紅顏色的蝴蝶領帶……

他想起了弟弟趙南棟。

父親回來的第一個禮拜，他在下班後，和兩三個同事加班的辦公室裏，接到弟弟的電話。

「哥。是我啦……」電話的那一頭說。

「噢。」他坐直了身體，急迫地說，「你現在在那兒？」

「台北。」

「爸回來了。」他搶着說。

「……」

「爸回來了。」他說，他的握住電話機的手，輕微地顫動着，「爸爸，他回來了。」

「哦。」弟弟說。

弟弟在電話的那一頭茫然地，不住地問，「真的嗎？」趙爾平把旋轉座椅轉向牆壁，壓低了聲音，告訴他父親蒙特赦減刑回

來的整個情況。弟弟顯然對這麼大的新聞毫無所知。他問弟弟的近況。弟弟告訴他在一個俱樂部當經理。他記下電話號碼和地址。

「我馬上過去看你吧。」他說，掛上電話。

俱樂部在台北一家最大的飯店第十二層樓上。走出電梯，他看見弟弟站在電梯口等着他。

「哥。」

趙南棟說。他看見微笑着的，弟弟的溫柔的眼睛，蕩漾着骨肉間最為友愛的光輝。弟弟看來瘦了。他的長長的頭髮，乾淨而且蓬鬆。一身深黑的西式禮服，暖藍色的，大型的蝴蝶領帶，雪白的絲質襯衫。他看來英偉倜儻，腰板子結實而挺拔。

從很高的俱樂部客廳的拱型天花板上，安靜地懸垂着四套華美的水晶吊燈。在三面牆壁中央，有歐式几枱，枱上都擺着西式插花，高可三尺餘。在壁燈下，花團錦簇，輝映着幸福、奢華的，鮮美而又鬧熱的顏色。弟弟阿南領他到客廳中一個舒適的角隅，在全客廳一式紅木歐洲樣式的沙發上，坐了下來。

不曾見過面，合計已經三年多了的他的弟弟阿南，據說是為了一個「朋友」請他「幫忙」，來這兒擔任櫃台部的經理，已經有四個月了。

「怎麼也打不起勇氣，打電話給你。」弟弟安詳地低着眉，這樣說，「可是，有時候，真想家……」

弟弟阿南於是笑開他那依然彷彿上了薄薄的胭脂也似的，他的紅色的嘴唇，露出一排白實的

牙齒。

然而，已三、四年間，趙爾平早已經從一個因着少時破家的悲劇，而曾經淬礪自己的意志與品德的青年，一變而為貪取苟得，營私逐利的人。雖然未必沈溺，趙爾平也知道了狎歡於一個又一個女人的糜腐的生活。現在，當他面對着這麼不可思議地美俊的弟弟，忽然感覺到，那一年，他藉以忿怒地把弟弟逐出家門的，他心中倫理的構造，已經風化、崩壞了。

「這兩天，無論如何，你得回來一趟。」

他喝着冰凍過的香檳酒說，友善地笑着。

「嗯。」弟弟說。

「再找不着你，我真不知道怎麼跟爸爸說。」趙爾平輕微地歎氣了。「你得記着，你還在接受後備軍人點召。」

「嗯。」弟弟說，一邊為他的大型高腳酒杯熟練地添加香檳酒，讓細細的泡沫在杯沿上慌張地騰躍，卻總不溢出杯外。

「衣服，穿隨便一點。」趙爾平說。他明顯地感覺到三年前殘留下來的，對弟弟的怒意，早已消失了，「還是那麼多女朋友嗎？」

弟弟不說話，卻只顧皺着眉心微笑。

「人說，命中帶的桃花，我總不信。」他喝着香檳酒，環視着俱樂部的大廳。「可你這個人，活桃花啊。」

「哥。」

「你要嘛，就好好好的，」趙爾平說，「好好地幹……」

「哥，」弟弟說，「爸，他都在幹甚麼？」

「一天看兩份日報，一份晚報。」他說，「沒見過有人看報像他那麼仔細。」

他的父親看省內要聞，看國際消息，看經濟版……偶然和他談起他的公司裏的工作，父子倆不覺就談起中國製藥工業。談了好一會兒，趙爾平才發現，當父親說着「中國」，大陸和台灣總是不分家的。他先是感到詫異。可繼而一想，在理論上，大陸和台灣，是不分家的。他這才感覺到，很多的場合，當人們說「中國」，不知不覺之中，其實指的就是台灣。中國大陸，從甚麼時間起，竟而消失了呢？「畢竟還是英語清楚，」他想起公司裏大量收發着的英文文件，對自己這麼嘖咕，「Taiwan Deissmann Lab. Ltd. 好傢伙……」

他和弟弟說着這些的時候，他逐漸知道了弟弟雖然也專注地聽着，卻只是在禮貌地傾聽着某些遠遠超出他所熟悉的範圍裏的事物。這時俱樂部的門口，逐漸出現了衣着極為入時的男女。

「哥，你坐着，我去招呼一會兒。」弟弟說：「你坐着啲……」

他看見弟弟迎上前去，並不卑屈地向着來賓欠身。

「嗨，handsome boy，好啊？」

一個肥胖卻不失壯碩的紳士，向弟弟阿南大聲叫嚷。紳士邊的一個嬌嬌的女人，挨到弟弟的身邊，跼起銀色高跟鞋，勾着弟弟的脖子，用她的臉去貼着弟弟

的面頰。那個壯碩的男人呵呵地笑着，挽着女人走到裏間。他看見弟弟微微低下他那特別碩偉的身體，親切地傾聽來客的談話，適如其份地笑着，俐落地為紳士和淑女們點上香煙，帶着客人到他們專屬的，裝潢殊異的房間。當大廳上的仕紳漸多，不知甚麼時候，樂質絕佳的探戈舞曲，不動聲色地，輕柔地響起。趙爾平站起身來，走到了弟弟的近傍。

「特別為你帶來的。」

一個豐艷的，全身白色絲綢的女子，把一朵腥赤的玫瑰，插在弟弟的西裝胸口袋上，這樣說。她袒露着整個細白的背，沒有穿戴胸衣的，豐碩的乳房，在她白色的絲綢中沈睡。

「謝謝。」弟弟並不阿諛地笑着，微微地欠着身。

現在趙爾平把空了的杯盤刀叉端出病房，輕輕地擱在門外的左側地板上，讓餐廳的侍者來收拾。忽然間，他彷彿聽見了一聲輕微的呻吟。他忙着把電視關掉，站在父親的牀前凝神諦聽。然而，不論他如何用心地屏神凝視和傾聽，卻總是中央冷氣系統從風口吹着冷風的聲音、氧氣筒執拗而又忠實的輸氣聲，以及，啊，父親那憂愁的，歎息似的，孤單的呼吸之聲。

……啊，他是在等待着阿南弟弟的吧……

趙爾平忽而驚醒了似地這樣想。他一貫不曾相信鬼神，卻忽然想到，父親這苦痛的彌留，竟或真是為了等待弟弟最後的一見嗎？他於是決定明天出去找尋

這距今已經有四年餘沒有絲毫音訊的弟弟。

而那一回，阿南弟弟如約回到家裏。

「爸。」他說。

「嗯。」

坐在沙發上的他們的父親於是低下頭來，流了眼淚了。在趙爾平眼神的指使下，弟弟躊躇着走上前去，坐在父親旁邊的，那重大的栗色的沙發上，怯怯地伸出兩隻和父親酷似的，多骨節的大手，覆蓋在父親那緊緊抓着沙發把手不放的，衰老的，嶙峋的手上。

「坐吧。」

父親終於說。他取下眼鏡，細心地擦拭。他開始端詳着弟弟。

「讓你們孤兒似地長大，真對不起。」父親平靜地說，「政治上，讓你們有很多不便……」

「爸。」趙爾平說，「我現在，不是挺好的嗎？」

阿南弟弟坐在父親的正對面。小時候，在幾個求學階段，每逢着國文老師出了有關學生的父親或者母親的作文題，他就必定要默默地逃學一陣子。趙爾平告訴父親，因為點閱召集，所以弟弟阿南可以留住一頭長髮；告訴父親弟弟目前有一份好工作……而阿南弟弟，自始至終，卻出奇地沈默。阿南弟弟只是勉強掩飾着他在這完全陌生的父親之前的侷促，安靜地坐着，聽着父親渾漫、晦澀地又說着抗日；說着逃難；說着他們的母親，在女學生時代，就參加了上海租界裏的抗日遊行……

第二天，趙爾平打電話到俱

樂部，問他爲甚麼昨天上桌吃飯，就一直沈默無語。

「我不知道。」弟弟沮喪地說，「我覺得心慌。爸爸那種人，知道我過的生活，一定生氣。」

「……」

「從小到大，我只覺得你親……」弟弟笨拙地說，「還有，林榮大叔。」

「胡說。」他並不生氣地說。

兩個月之後，阿南弟弟忽然因爲被控保存和販賣毒品和侵佔罪，被判處四年六個月的徒刑。一個叫做莫葳的，在一家外國航空公司當空姐的女子，在與趙爾平約見的咖啡店裏，告訴了趙爾平令他這叫人震驚的消息。阿南弟弟，有一次開車送他的情婦、也是俱樂部的老闆的曹秀英到桃園機場出國時，在機場的咖啡室認識了莫葳，於是開始了無法遏止的熱戀。曹秀英嫉恨之餘，控告趙南棟販毒和侵佔，終於因爲証據確鑿，判決確定，發監執行。「他真吸毒嗎？」趙爾平絕望地問。

「等他出來，我可以勸他，勸他改掉。」莫葳說。她看來三十左右，褐黃色的、柔軟的頭髮，高高地盤在她的頭頂上。他想到父親。噢，他該怎麼對父親說明呢？他沮喪地想着。

「他在龜山監獄，讓我來照顧他。」莫葳說，「反正離機場近。請不必擔心。」

莫葳拿着他從沒見過的，長方型的鱷魚皮包，踩着登、登的高跟鞋走了。她看來豐美，有效率，忙碌而且果斷。

那天晚上，他告訴父親弟弟

遭遇的「真相」。他設法告訴父親全部的故事。弟弟的生命，不必說對於在囹圄中度過將近三十年的父親，即使對於他自己，也難於全部理解的。他只能說弟弟涉世不深，再加上受人誘陷，致遭噩運。

他還記得，那時候，父親坐在餐桌上，凝望著趙爾平，嗒然地沈默着，而後憂愁地歎息了。

現在，趙爾平開始在病房的浴室中放熱水。他要好好地、徹底洗一次澡了。他從病房的衣櫃裏拿出乾淨的浴巾和睡衣，打了三回肥皂，從頭到腳、洗了個乾淨。他然後輪進浴缸的溫水裏，想起毫無線索的，弟弟阿南的下落。也許現在弟弟阿南不知道在甚麼地方，正被甚麼樣的女人奉養着吧，他想，也或許……啊！也或許弟弟已經被一個嫉妬的丈夫；被一個不甘情變的女人謀殺，屍骨無存。他被這自己的未必是無稽的想像，先是吃了一驚，旋即獨自對着在浴室中彌漫着的白色的水霧苦笑。

阿南弟弟坐牢之後，他的公司爲了適應政府的G. M. P.政策和藥物進口上的新限制，決定在台灣覓地設廠生產。爲了籌建新廠，趙爾平和Finegan先生忙碌地來往於紐約與波昂之間。初時還去探望過被剃了光頭的、獄中的弟弟，繼而也逐漸疏於探監，只是按時寄些金錢、食品 and 日用品進去，日子竟然一年一年地過去了。快到第三年的六月間吧，趙爾平在桃園機場送走了一個英國籍的 Deissmann 遠東區醫學部長 Gobern 博士後，碰到了和三、兩

個空姐，拖著小小的行李車走過他眼前的莫葳。

他們於是在機場二樓的餐飲部坐下來了。莫葳說其實她偶爾也看見過他在機場忙着趕飛機。她於是佯爲嗔怒地說：「怎麼你就不會想到買我們K航的票呢？」

「噢，」他恍然大悟了似地說：「真對不起。買機票，都由公司財務部辦，我沒注意。」

他們沈默了一會，趙爾平掏出香煙來，讓了一根Dunhill給她。他爲她點火，看見火光使她的指甲上的淡紫色的蔻丹，發出微光。他想問她關於弟弟阿南的近況時，才感覺到不知道爲了甚麼的，自己的無責任深爲疚責，而難於啓齒。然而他終於還是問了。

「他已經出獄，你竟不知道嗎？」

莫葳睜大了塗抹着淡淡的、咖啡色的眼影的眼睛，吐出長長的青煙，愕然地這樣說。

莫葳說，對於「趙南棟那種人」，監中的日子，簡直是地獄。

「剪了光頭以後，他覺得自己醜，難看，簡直痛不欲生。光是爲了他那個光頭，他撞過牆，想自殺。真撞的……」莫葳說，搖着頭笑，「傷口包紮好了，他硬是說他太難看，不肯見我。我帶着大包小包吃的、用的，到龜山去看他，排了半天班，獄警出來說，莫小姐，人家不見妳，我沒辦法……」

「胡鬧嘛。」趙爾平說。

莫葳說她只好委託她的妹妹莫莉，代她去探監。「茉莉花兒的莉」她說。心疼他在監裏度日如年，莫葳花了大把錢請律師，

想盡了一切辦法，搞非常上訴。
「打了半年多的官司，把刑期減下來了，改判兩年半。」莫葳說。

「哦。」他說。

「我在飛機上到處飛。而人家就能和我那才二十出頭的妹妹莫莉，在探監會面的時候，兩個人隔着玻璃，用電話機談起戀愛呢。」莫葳笑着說，「前前後後，我全被蒙在鼓裏了。等有了假釋，莫莉居然瞞着我去保他出來。打那以後，就不知道他們躲到甚麼地方過日子了。」

趙爾平感到一種真切的羞恥。他想起被弟弟阿南的學校當做學生父兄，召到學校去聽着教務處或者訓導處抱怨弟弟的行為和成績的往日。那時候，每一次，他都會覺得對不起在流放的島上的父親，而感到悲傷。但現在，他卻格外地覺得對不起像莫這樣，一再不可思議地愛上弟弟的女人們。

「對不起你……」趙爾平低着頭說，才想起為已經冷卻了的咖啡倒上奶精。

莫葳歎息了。大廳上傳來報告班機即將起飛的中、英、日語廣播。趙爾平隙際看了看莫葳的臉，覺得不知道為甚麼，在張鵝卵似的，膚髮潔淨的，姣美的臉上，竟沒有一絲被棄的女子的萎閣。

「別這樣說。方才，你說他胡鬧的吧。」莫葳一邊啜飲着被她那一豐綿的，卻略微黝黑的手掌環抱着的，長腳杯子裏茶青色的檸檬汁，幽然地，這樣說，「我卻想，胡鬧的，怕不只是趙南棟一個人呢。譬如說，噢，就在這

個餐飲部呀，我第一次遇見了趙南棟。然後……我，不也是，胡鬧的嗎？」

「……」

「如果我不曾胡鬧，那時候我就不該看不清楚：趙南棟那個個性，太像我爸……」莫葳說着，對一個從枱邊走過的，顯然平時熟識的女侍，點了一客草莓蛋糕。「你點甚麼？」她對趙爾平說，「飛機上，沒吃過午飯。」

他也點了一客草莓蛋糕。他說飛機上的東西，長年累月吃下來，想必也膩人。

「不。」莫葳用小湯匙挖着細緻而鬆軟的蛋糕說，「我在節食呢。」她笑了起來。

「不論如何，我還是覺得很對不起你。」沈默了一會，趙爾平小聲地這樣說。

趙爾平想了又想之後，開始向莫葳概略地述說他從不曾向任何即使是再要好的朋友（例如Ken 蔡吧）訴說過的，他的家族的故事。回想起來，這不僅僅因為莫葳是一個只要相對二十分鐘，就會令男子覺得好看，而且很可以依賴的女人；還因為如果話不從頭說起，趙爾平就無法讓莫葳理解到他一再為阿南弟弟表示歉意的誠懇了。他喁喁地，卻也流利地述說着他和弟弟阿南的，憂愁的童年；說着自己的父親和母親，說着林榮阿叔一家的恩情……

當他說起那一年他把弟弟帶出來，讓失散了十五、六年的趙家重新自立的時候，他甚至激動卻並不失態地哽塞了。莫葳專注

地，安靜地傾聽着。「噢，噢，」她不住地這樣發出憂傷的歎息。

「有時候，我總覺得，除了自己的身世，一般人們長大的故事，總是大同小異吧，」沈默了一會，莫葳這樣說，「真不能相信，你們竟是這樣長大的……」

莫葳於是也說着她的家世。她的母親，是八堵一帶舊煤礦老闆的獨生女兒，現在是台北著名的時裝和成衣公司的老闆。「我爸是個上海人。台灣光復，跟着在福建省政府當官的親戚來台灣時，也不過十幾歲。我媽說他是個不論說話、做事、做人，都空泡泡的人。」莫葳說，「我媽常說，我爸可以當着許多人，睜着眼，說些不難馬上被戳破的，浮誇的話。有時被人當面戳破了，他老人家乾咳幾聲，也能若無其事。我媽說的。」

莫葳的爸爸跟人家合夥做過幾次生意，卻沒有一次做好，非但血本無歸，而且還會捅出一大堆債，留給莫葳的媽媽收拾。四十五歲以後，莫葳的父親性情大變，專找年輕的女孩廝混。

「我媽很生氣，管住他的錢包，管着他的行踪。我爸就能帶着我妹妹，當時九歲了的莫莉當做掩護，到旅館去見他的女人。」莫葳說。

莫葳說大人在做愛，小莫莉久了也能見怪不怪，自己躺在旅館的地氈上看小人書，回到了家，卻絕不洩露一點秘密。「莫莉長大以後，才告訴我這些。Poor girl」莫葳說。

「噢。」他吃驚地說。

「從小，莫莉變得甚麼都引

不起她的好奇心，甚麼都無所謂。You know，我和媽媽都恨死我爸了，可莫莉獨獨向着他。爸可憐嘛。除了找女人瞎搞，他還能用甚麼證明他是個男人？莫莉常常這樣說。」莫葳說，「我可以叫一杯 Dobonnet 嗎？」

「當然，」趙爾平說，向櫃台上的女侍揮手，「我點…… Chivas Regal。有嗎？」他對走上來服務的女侍說。

長髮的女侍點點頭，在賬單上寫着字。現在整個機場餐飲部只剩六、七個人了。那長髮的女侍繞了個大圈子，送來兩杯酒。莫葳啜着那暗紅色的甜酒，笑着說，「Dobonnet 讓人開心，you know」

「Sure」他說。

「可莫莉讀書比我強，F 大外交系畢業以後，七轉八轉，她跑去一個女性月刊雜誌社幹編輯。」莫葳說，「還沒領到薪水呢，她就跟我媽吵着要搬出去住。一個月，頂多萬把塊錢吧，她卻可以自己租下小套房，除了月刊社的工作，她可以接出版社、大唱片公司的企劃案回來做。把個小套房改裝得有鼻子、有眼睛……」

莫葳說莫莉恣意隨興地生活，沒有限制，沒有約束。莫葳說莫莉最大的疾病是她不能愛。「被我爸害的。莫莉無法了解男女之間，除了上床，還有甚麼。」莫葳說，「她跟男人上床，卻拒絕去愛他們」。有時候，莫莉會在媽媽的氣派的辦公室出現。「媽，有四萬塊嗎？」不管是甚麼理由，莫葳說她媽媽總是如數給

足。

「我媽知道，其中有一大部分是我爸要的。可她不说破。」莫葳說，「這樣的婚姻，我們鬧不懂的，是吧？」

莫葳說，以一月萬把塊錢的收入，莫莉把趙南棟帶到她租着住的小套房，日子就逐漸過不下去了。

「有一天，莫莉跟趙南棟說，小趙，我們分手吧。梳粧台抽屜裏有五千塊錢，你暫且拿去用。我上班去了。我妹妹莫莉說。」莫葳喝着第二杯 Dobonnet 說，「那天下班，莫莉帶了一個女孩回家。噢，你怎麼還沒有走呢？我妹妹說。趙南棟笑着，沒說話，繼續看他的電視。我妹妹莫莉把他的東西收拾好，擱在門外。小趙，你走嘍。這是後來莫莉跟我說的。」

莫葳說，那時趙南棟的臉色發白了，默默地離開了莫莉的住處。趙爾平聽得發了呆。弟弟阿南，甚麼時候讓女人撞走過？

「外面下着大雨呢。過了半個多鐘頭，我妹妹莫莉發現梳粧台的抽屜裏，還躺着那五張千元票子。她急忙拿着錢趕下公寓的一樓，看見趙南棟站在走廊上發呆。」莫葳說，「莫莉把錢塞進他的褲口袋，幫着他叫了一部計程車。你告訴司機上哪，我妹妹莫莉對趙南棟說，爲他關上車門。我妹妹莫莉看着車子躊躇不決地開動，然後向着大雨中的台北市，飛快地開走。這全是莫莉說的。」

第四杯甜酒 Dobonnet，已經使莫葳的兩頰和整個眼圈蒼白不

打甚麼時候起，就飛上一片煥然的霞紅了。她用兩手捧着自己的面頰。滿臉全是姣媚的春天啊，叫人心動，趙爾平想。「I'm on, you see. Dobonnet makes you high and happy……」她說，笑着，「我上勁兒了，你瞧。Dobonnet 叫人開心。」她要第五杯甜酒。

「不耽擱你的時間吧？」她眨着她那漾動着媚人的笑意的眼睛這樣說。「沒問題。我就怕你說，我得走了，我得上飛機。」

「不。我剛下的飛機。」她笑着說，「我跟你說過的。你沒專心聽人家說話。」

「我忘了。」他說。

「你怎麼不問，莫莉搶了你的男人，恨不恨？」她說。

「好，算我問過了。你說，恨不恨？」他說。

「好恨，起初的時候。我找別的男人止痛。通常都有效的。」

莫葳說，「況且，我們早上在漢城，下午就到了澳洲……」

「我那弟弟阿南，他摔開人家的時候多……」趙爾平說，「莫莉知不知道現在他在哪？」

「莫莉是，是個雙性戀，你懂吧？莫莉跟一般女孩不一樣……」莫葳說。

「你說甚麼？」

「算了。可是莫莉跟趙南棟是一類的。他們按照自己的感官生活，」莫葳說，「我說不清，反正。怎麼說好呢？他們是讓身體帶着過活的。身體要吃，他們吃；要穿，他們就穿；要高興、快樂，不要憂愁，他們就去高興，去找樂子，就不要憂愁……身體要 make love, and they make love

……」

「嗯。像癡人一樣，是吧？你一定明白我在說甚麼。他們有甚麼欲求，就毫不，毫不以為羞恥地表現他們的欲求。他們用他們的眼睛，心意和行動，清楚明白地，一點也不會不好意思地說，我要，我要！」趙爾平想着他的弟弟阿南，這樣說，「你明白吧？」

「嗯。」莫葳點着頭說，「你知道嗎？我妹妹莫莉，很早就嚷着說，到了三十歲那年，她一定自殺。問她為甚麼。夠了，三十歲，再活下去，多無聊！莫莉說的。最近她改口了，斬釘截鐵，說等到四十歲，她一定自殺，絕不再延期。她一點也不悲傷地這樣說的。」

「他們找快樂、找滿足、找青春美麗、健康……就像原野上的野羊，追逐着青翠的草地和淙淙的水流……」趙爾平說。他覺得三杯Chivas Regal使他聲音高亢。這他不喜歡。他以為，和像莫葳這樣的女子，應該私語似地，喁喁然說話才好，「其實呢，誰又不是？我們全是這樣。有時候，我在想：整個時代，整個社會，全失去了靈魂，人只是被他們過份發達的官能帶着過日子，哈……」趙爾平說，「只不過是，我弟弟那樣的人，就是一點也不掩藏，一點也不覺得害羞，赤裸裸地告訴人：我要，我要！就是這樣……」

「噢。」莫葳新點上一支煙，歎息着說。

「……就是這樣的。你明白吧？」他說。他有些酒醉了。

「趙南棟。才幾年前嘛，喏，就在這兒，我遇見他。他用他那雙眼睛 O, Christ，盯着你看，你知道。溫柔，大胆，自私充滿了慾望。」莫葳說，「我在美國和韓國、日本、台灣飛來飛去。在飛機上；在機場裏，打一夕歡的『旅人之愛』，我瞧多了。可是他讓我發瘋了。那時候。」

「……」

「他不同。他看着你，那眼光，坦白而貪慾，單刀直入，告訴你，嗨，我要你。」莫葳說，「他像是你在夢裏常見過，或者想要遇見的男人。放胆，自私，溫柔而又粗鄙。可你一點也不覺得他無聊，不覺得他對你很色。迷人，你知道。」

「莫莉呢？」

「莫莉。沒有趙南棟那麼……那麼純粹吧，」莫葳說，「她還知道去上班，還去混，暫時還不要自殺。她搞雙性戀。她不能愛，官能又容易麻木，她去找女人試。她是個雙性戀，你知道。她在她們那個圈兒裏，好多女孩對她着迷……」

「對了。你說甚麼來着，」趙爾平說，「She's aShe's aWhat？」

「算了。」莫葳歎了一口氣，笑了笑，說，「她經常換room mate，也經常關着自己租的套房，跟這個女孩住幾個月，跟那個女孩住幾個月……」

趙爾平有些懂了。他忽然想起那一年，他在弟弟的臥室裏，看見他和另一個男孩。死了一般地，赤裸裸地睡在那幽闇的床上。

「哦。」他說。他有些想嘔

。不能再喝了。他想。他們於是乎沉默了。機場餐飲部的人，逐漸又多了起來。有送行的人替脖子上掛着花圈兒的，要走的人拍照，青白色的閃火燈不住地閃動。

「我看，我們得走吧……」

趙爾平喟然地說。

「嗯。這個秋天，我要辭掉工作了。」莫葳柔媚地笑着說。

「哦。」

「嫁人。」她說着，在她的手提包裏翻出了她的皮夾。莫葳把放着一張男子像片的她的皮夾，遞給了他。

他端詳着那照片。一個東方人的，正襟危坐的半身照。

「Hey, Who's the lucky man？」

「他誇張地說，「這走運的男人是誰？」

「日本人。做生意的。」

「嗯。」

「叫 Fukamizu，」莫葳說，

「漢字的寫法，是『深水』。深淺的深，水火的水。有這種怪名字……」

莫葳笑了起來，酣態可掬。

趙爾平把在澡缸裏泡得發紅的，微胖的身體擦乾，換上乾淨的睡衣，把浴缸裏的水放掉。他走到父親彌留的床前。他看見父親的臉色又更灰黃了，暗暗地嘆了一驚。

「爸。」他無聲地說，「你一定得再撐兩天。我去找阿南回來。」

.....

□

《大同世界小說選》

馬來西亞區編選前言

*姚 拓 *馬 崙 *李錦宗

編者按：一九八六年六月三十日至七月五日，本邦華文作家姚拓、永樂多斯、商晚筠及國大講師黃森同博士，應德國漢學家馬漢茂博士及留美學者劉紹銘博士之邀，參加了在德國舉行的「現代中國文學的大同世界」會議（The Commonwealth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會議過後，當即成立一個編輯委員會，決定出版《大同世界小說選》（暫定）。小說選集共約六十萬字，以六個地區的作品為主，即中國大

陸及台灣各二十萬字，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及菲律賓各五萬字。各地區選稿人各為中國李陀、台灣王德威博士、香港黃維樑博士、馬來西亞姚拓、新加坡王潤華博士及菲律賓施穎洲。華文本經決定由台灣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發行，英文譯本由香港中文大學或其他出版公司出版。各地區的作品英譯由各地區負責。馬來西亞地區由加拿大漢學家杜邁可（Michael Duke）負責翻譯。

馬來西亞地區選稿人除姚拓

外，尚有梅淑貞、李錦宗兩位協助選稿，原則上以年輕一代作家為主，計選出以下九人的作品：菊凡、丁雲、洪泉、宋子衡、兩川、梁放、小黑、潘貴昌和商晚筠。

按照該《大同世界小說選》編輯委員會規定，各地區小說選之前，由本地區選稿人撰寫前言，略述本地區華文小說創作概況。這篇前言由姚拓、馬崙、李錦宗三位執筆，今徵得姚拓先生等三人的同意，先在本刊發表。

（一）前言

根據幾位研究馬華文學的專家統計，從一九二〇年白話文運動在馬新兩地開始，即有人以白話文撰寫小說，但到戰前為止，結集出版的為數不多；當時的報紙副刊，是一般作者的發表園地。甚至到今天，多數的文藝作品，仍在報紙的副刊上刊出。所以，我們不能以結集出版的小說集的多少，來評定馬華小說的數量。

從一九二〇年到一九八六年為止，有書名可考的小說集，大約是五百四十到五百五十本之間。

關於「馬華小說」的定義，

我們的看法是：

馬華文學就是馬來亞（馬來亞聯合邦與新加坡、以及加入馬來西亞的砂朥越和沙巴二州）地區的華族文學。在馬華文學中，屬於小說體裁的作品，就叫做「馬華小說」。一九六五年以後，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因此，這裏所講的「馬華小說」，自然把獨立後的「新華小說」省略不提。當然，誰也不能否認馬、新二國「無論從歷史發展、社會現實，還是從政治、經濟、文化、民族等方面來看，兩者的關係是極為密切而不可分割的。這種關係是東南亞地

區國家所沒有的」（忠揚在「新馬華族文學的概念與特徵」一論文中語）。

（二）戰前馬華小說 拓展一瞥

一般文學史家都認為，馬華新文學是在一九一九年中國「五四」新思想文化運動的影響下，從馬新殖民地的華族社會的落後、貧困文化荒地上發生發展起來的。它是以一九二〇年馬新華人反對殖民地當局對於華校和華文教育的控制作為開端的。在當時，這種文學的發生代表了馬新華族社會各階層人民對文化利益的

堅持，也體現了華族的經濟因素、政治因素在馬新殖民地社會的存在與成長，並宣告了華族在馬新社會的地位，已經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因此，馬新華族文學一旦產生，就成為華族在馬新殖民地社會爭取人權與地位的一股力量……（根據評論家忠揚的看法）。

大約是由一九二八年中到一九三一年，馬華新文學也展開了轟轟烈烈的「新興文學運動」，同時，有的小說作者已提倡南洋色彩，而新興意識的影子經已在槐才、陳晴山、王探和冷笑等的小說作品中出現了。

緊接下來的另一個時期的小說代表作者是羅依夫、李梅子、浪花、慧聆、海底山等。他們也是「擴展時期」（一九二五至一九三一年）的小說作者。我們讀醞釀時期的馬華小說，可約略窺見五四初期當地一般僑生的社交生活、知識青年的心態、勞苦工人的遭遇，以及羣衆的思想意識的一個輪廓。——這時期，已有多位寫作人自動自發地以當地的生活為題材，下筆時，在字裏行間透露出他們對社會與人民的熱愛和真摯的心情。

大約自一九一九年到一九四二年這二十二年間，成就較大而且有一定影響力的十位馬華小說家是細胡、吳仲青、曾華丁、鄭文通、丘士珍、饒楚瑜、林參天、丁倩（張一倩）、乳嬰（殷枝陽）和鐵抗。

他們的作品如細胡（另署宿女、古月等）的《歷史的終點》、吳仲倩的《辜負你了》、曾華丁的《五兄弟墓》、鄭文通的《創痕》、丘士珍的《沒落》、饒楚瑜的《囚籠》、林參天的《濃烟》、丁倩的《一個日本女間諜

》、乳嬰的《八九百個》、和鐵抗的《白蟻》……等等，有多篇是震撼心靈和特出的小說。

其他同年代的小說作者因為強調文學的社會功用，稍嫌停在說道理的層面上，文學的應用也多未能細緻精煉；不過，他們幾乎都有一個使命感。

從戰前的馬華小說中，我們可了解早期華工南來的原因；他們南來後，或成為「豬仔」，或成為自由勞工，所掙的工錢不多，又要遭受老板、工頭的欺壓凌辱，或無情鞭打，或扣減工錢，或殘酷迫害；而那些女工，有時還不幸地遭受到奸辱。另外，我們同時也可窺見當時的一般婦女問題、華僑教育界的陰暗面、頹廢的浪漫主義表現和各族人民的生活面貌。南來的文人，有一部份是直接寫中國題材的小說，反映抗戰初期馬華救亡運動的情形。這些小說創作，多是戰前歷史的真實記錄；隨著社會生活的變革與發展，常具有不同的歷史內容。

馬華小說的發生和發展，一直是深受中國「五四」思想文化運動的影響，因此也就直接地繼承了「五四」的反帝國、反封建、提倡科學、宣揚民主等的精神傳統，並把這種精神與馬新人民的社會實踐結合起來，使之成為推動社會前進的一種動力（忠揚語）。

（三）戰後小說家的筆向與收穫

馬新淪陷的日治時期，馬華文藝一片空白。

①歷史動向的影響

根據方修的說法，戰後初期（一九四五至四八年）的馬華文

學基本主題，是反對恢復殖民統治，爭取民族獨立自主。

新加坡作家孟毅（黃孟文）在《新馬華文文學大系·小說一》的導論中說：

「戰後新馬華文文藝的特色，除了單行本不斷地湧現以外，就是作家們在思想意識方面的改變。在一九四七年尾和四八年初，新馬文壇上展開了一場波瀾壯闊的有關『馬華文藝』與『僑民文藝』方面的論爭。在這個論爭以後，本地的寫作人（不論是從中國南來或是土生土長的寫作人）才普遍地具有這樣的一個思想意識：馬華文藝不應該再是中國文藝的一個支流或是附庸，而應該是道地的馬華文藝；它不應該描寫幾千哩外的中國的事情，而應該反映『此時此地』；它不應該唯中國文學的馬首是瞻，而應該要有自己的『獨特性』。這個思想意識的轉變是異常重要的，因為只有當大家認清了文藝的服務對象以後，才能明確地指導讀者，才能有效地發出光和熱，才能腳踏實地地完成歷史所賦予作家們的崇高任務。」

馬崙也在《馬華當代小說選》的導論中指出：「早在戰後初期（一九四八年前後），經過一場『僑民文藝』和『馬華文藝』大論戰之後，大部份的寫作人都不同意馬華文藝再附庸於中國文藝，而且多能體認到自己的正確身份，再加上多位優秀的來自中國的作家，因故相繼地回到中國去，土生土長的新生代寫作人逐

漸可以取而代之，於是馬華文學正式脫離了中國而自立了。

②戰後初期的小說界

日本投降之後，最先在馬華小說界出現的是一些描寫淪陷時期的事物的小說創作；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家，是丘天（也就是戰前的邱士珍、廢名、邱家珍）、林參天、殷枝陽（即乳嬰、金枝芒、周容）和夏霖等。

丘天在戰後初期寫的中篇「復仇」（約四萬字左右），內容敘述北馬某市鎮的一個青年店員吳仇，他和妻子不堪日軍迫害，便參加了抗日工作，可是他被漢奸楊雄出賣，以致吳仇一家大小被日軍殺戮。戰爭結束後，吳仇終於找到了漢奸楊雄，報仇雪恨，大快人心。

在戰前，以寫長篇小說「濃烟」出名的林參天，發表了小說「餘哀」，寫的是澳洲籍俘虜反抗日軍的迫害而被虐殺的故事，可惜寫作的深度不夠，評價不高。

殷枝陽早在戰前，已經是個優秀的小說家，他用乳嬰為筆名，在戰前發表在《南洋週刊》的中篇「弗琅工」，就獲得很高的評價。更難得的是他在馬來亞淪陷時期，還拿起槍桿捍衛馬來亞領土。小說家苗秀就在《新馬華文文學大系·小說二》的導論中，讚揚過殷枝陽的小說風格質樸，親切動人。馬來亞淪陷時期抗日青年的英勇鬥爭，他們的悲壯犧牲，成為戰後馬華作家最普遍的題材。而把這類題材寫得最成功的小說家，非殷枝陽莫屬；他當時的代表作是短篇小說「犧牲者的治療」。

夏霖又署曾九洲，現年約六十三歲，目前還常寫作，可是早已很少寫文藝小說了。夏霖在一

九四八年出版的《靜靜的彭亨河》；在這個短篇集子中，他塑造了一些在民族民主運動熱潮中的新型的人物形象。「靜靜的彭亨河」、「急潮」和「憧憬」等篇，是他的代表作。

③幾位小說家代表的創作

從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三年，是馬新文學史上的所謂「緊急狀態初期」，傑出的小說家首推韓萌，代表作有內容着重於中國問題傾向的中篇小說「七洲洋上」。韓萌的一些短篇小說，則多取材自新馬的生活現象。這位名小說家出生在北馬吉打州萬拉峇魯縣。

目前定居在汕頭的韓萌，仍然孜孜不倦地從事大規模的「僑鄉人家」等長篇小說創作。收穫豐碩。他的中篇《七洲洋上》，於一九五〇年初在香港出版，內容是描寫一個新加坡華僑僑眷在潮汕區受難的故事，也寫出了「海外孤兒」的悲苦生活。

與韓萌同個時期的韋暈也是當時有名的小說作者。

韋暈於一九三七年從中國南來，早在卅年代末期就以「上官多」的筆名，發表了「非英雄史略」等佳作。光復後到今天，韋暈一直寫作不輟，他的長篇小說「淺灘」、中篇小說「還鄉願」，和短篇小說集《烏鴉港上的黃昏》等作品，都得到高度的好評。今年（一九八六）十月間，在吉隆坡出版的《韋暈小說選》，是韋暈在超過半世紀的創作歷程的各個階段的作品，所以書中收集的小說除了戰前之外，從五十年代的「烏鴉港上的黃昏」到八十年代的「噢！那感喲橋」，包括了韋暈在戰後創作的各個時期的作品。從這個集子裏可以看到

作者各個時代的風貌，以及各個時代的特徵；同時也反映了作者在各不同時期的創作過程。

根據方修的分期，一九五三年底至一九五六年，是「反黃運動時期」——這是戰後馬華文學的第三個歷史階段。這時期的優秀小說家是陳全（白蒙）、貂尚湄、雲里風、方天、光華和原上草等。

大體來說，陳全的《小城之夜》、貂尚湄的中篇小說集《金馬梭膠園》、雲里風的短篇集《出路》、方天的《爛泥河的鳴咽》、原上草的《葦菜花開》等小說作品，都給讀者有個好印象；這批小說家多能提高到使命感的層次來看問題。

④有些小說的落後情況

一九五七到一九七〇年，是「新馬獨立前後」的另一個文學史的階段，比較引人注目的小說家是：巍萌、斌子、馬陽、馬漢、端木虹、年紅、夢平、梁園、陳孟、雨川、溫祥英（山芭仔）黃戈二、李士源、傑倫、黃崖、姚拓、張寒、集文、鄭易和高秀等。

這批馬華小說作者，所觸及的題材，是非常廣泛的，可說是應有盡有，泛寫了各階層的人物；從內容和形式上，多有着其獨特的地方。

雨川的觸覺相當敏銳。他時常以社會上所發生的事件作為題材寫成小說，很能反映當時社會的特質。他的近作「集會」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他從側面描寫幾年前發生的修憲危機所掀起的漣漪。

從早期一九一九年到戰後的六十年代中期，馬華小說的發展是迂迴曲折的；可以說在將近四

十六年裏，本地寫作人一直深受着中國「五四」遺風的影響——那是寫作人標榜健康寫實，過份偏重於教育功用的時代。這麼一來，絕大部份的馬華小說作家都偏重於社會改革學說，講究題材現實，強調主題思想。要求有社會價值和意義；於是，創作目標是在暴露現實社會的黑暗面，歌頌勞苦大眾的戰鬥精神。

有人說過，馬華小說最顯著的缺點，是在寫故事，沒有注意到刻劃人物，談不上有甚麼深度；而且題材不好，加上寫得粗糙，不夠細緻，描寫和文字造詣也不高。

評論家忠揚在《文苑縱筆》一書中說：

「從目前華文文壇的創作水準來看，新馬的小說創作，還需要有一個奮起急迫的努力階段，小說家們還需要盡快地提高創作技巧，分析研究自己創作中所存在的問題與障礙，或給予掃除，或給予突破，才能從根本上改變目前小說創作的落後狀況；否則，坐井觀天，閉門自守，滿足於點滴的成績，實在是一種致命的病態，遲早會為迅速發展的小說創作形勢所淘汰。」

這是馬華小說作者應當反省再三的問題。

（四）現代思潮的衝擊

一九五七年八月杪，馬來亞獨立了；一九六三年新馬及沙砂合併成為馬來西亞；一九六五年新、馬卻分成兩個獨立的政治單元了，此後，「新華文學」也脫離馬來西亞。自此，我們談馬華

文學自然不包括新華文學在內。

任何作家都不可能避免所處的時代的影響；隨着社會急遽改變，經濟和工商業更趨發達，原有的舊題材因環境的不同或變遷而消失了，卻出現了许多新事物值得描繪。這些新題材的廣大領域和新的社會型態，都必須用新的文學來表達，任由小說家去開始，更深刻的發掘人性，透過藝術的表現力量，以探究人生的究竟。

進入了六十年代初期，年輕的寫作人處在一個不斷邁進的發展歷程之中。他們指出：馬華小說的題材與創作技巧也應有新的趨勢。

新派小說家強調小說人物的心靈和精神的存在與活動，即「內在的人」。他們勸告現代小說家們，應該憑直覺來滲入人物的內心，把邏輯及時間觀念，以及一切傳統拋開，讓人物任意在自己意識的川流中浮沉、游盪（香港評論家丁平語）。

①從六十年代中葉開始

過去，寫實主義的創作主張，是要求藝術應以人生的現實為對象。而現代小說家，則向人類最真實的心理世界中去探討人生的真象，而擺脫了「理性」的控制，不再因襲傳統的訴諸於理想中所需要的故事。

約略提過了現代小說的基本精神，我們對於現代小說在馬來西亞出現，就不再感到驚異了。現代詩人溫任平在《憤怒的回顧》一書中說：「馬華現代小說大抵是在六十年代中葉才抬頭的。」此後，馬華現代小說由奠基時期、塑形時期到懷疑時期共十五年間，經過大批現代文學的愛好者的努力，終於把握了相當成熟

的藝術技巧，使馬華現代小說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

一般來說，從七十年代中期開始，馬華小說作者多半已打破了寫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的藩籬，不再以主義圈套自己。他們更相信好的小說，必定具備寫實與寫意這兩項素質。正如丁平在《現代小說寫作研究》一書中所說的：

「真正的現代主義者的作品，並不是把傳統的東西全部捨棄的，他們只是把舊的東西中已用不着、或不能用的作一次『批判』的揚棄，把優美的部份保留下來，再加進一些新的東西。」

②現代小說家及其分期

馬華現代小說發展至今，已出現了不少的現代小說作家。溫任平將「這二十一年來的馬華現代文學……分為幾個主要的階段：即探索時期（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四年），奠基時期（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九年），塑形時期（一九七零年至一九七四年），懷疑時期（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九年）」。

出現在這四個階段的現代小說作者是：①探索時期：張寒、溫祥英（山芭仔）、黃戈二、宋子衡等。②奠基時期：麥秀、梅淑貞、李有成、李永平、菊凡、落葉等。③塑形時期：小黑、溫瑞安、陳政欣、方娥真、張貴興（紀小如）、商晚筠和潘友來等

商晚筠是馬來西亞當代華文文壇最傑出的女小說家之一。她在台灣留學時期開始寫小說，以馬來西亞的人物和故事為題材，獲得高度的評價。她回國後，作品更加注重新藝術性、另有風格。

洪泉是七十年代末期起步飛躍的小說作者。他的風格屬於「市鎮知識份子」式的沉悶。在激情與傷情中，流露出一種自覺與徬徨。（見《蕉風月刊》第三二七期編者簡介）

從八十年代初期到今天（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底），擅寫現代小說的寫作人是：傅承得、陳蝶、陳遠帆、許友彬、吳維涼、和陳紹安等。他們多能引進世界各國的文學思潮，寫出一代新人的心聲，雖然那不是真正地具有大眾性的作品。

或許有人會擔心一小部分一再強調技巧的現代小說家，很可能爲了技巧而失去更重要的東西，不過，從最近小說家菊凡出版的現代小說集《落雨的日子》看來，他的小說內容都是本地的人情事物，這就像另一位優秀的現代小說家宋子衡一樣，他倆的小說創作都取材自現實生活，用不同的技巧表現出來。無疑地，宋子衡、菊凡及小黑等，已大大的提高了馬華小說家的水平；內容與形式相合無間，也是他們過人之處。

（五）一個好的開端

自六十年代末葉現代主義的文學思潮衝擊之後，在我國各地，仍然有不少堅實的小說作者。從不愛標榜，也不在乎個人的創作是否處在支流旁系的地位；然而，他們多認定健康的積極的文學，才是統領着文學的主流，佔着正統的文學地位。於是，他們細心地借鑑海外小說家的現代派技巧，同時盡量向主流國當代小說家的細緻、氣派和胸懷看齊。他們正在按照文學藝術特殊的規律，創造了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和典型形象，反映本邦某些社

會現象的本質。

潘雨桐、碧澄、林之流（陳孟）、游牧、雅波、連銅、馬漢、蕭冰、趙林、滄海（黃順柳）、雲里風、文戈、年紅、愛薇、詩葆、丁雲、梁放、文征、鄭祖，以及前輩小說家韋暈、方北方和原上草等，他們多半很冷靜，熱愛生活，有各自的看法、定向和價值觀，不要技巧，或把自己困困在某一種文學流派中，但卻有時空感，也對表現形式力求多元化，推陳出新。

潘雨桐在台灣和美國留學和工作多年。他的小说大多數以這兩地爲背景。他回國後，偶以馬來西亞爲背景，例如在檳城光華日報小說創作比賽中獲得首獎的「癌」。這篇小說的內容涉及我國醫藥缺乏以及人才外流的問題。評審委員會認爲這篇小說「具有教育意味，又深具社會意義，又是一篇思想性高、文學老練之創作。」

丁雲是七十年代中期以來最受矚目的小說家。在小說創作上，他和台灣鄉土小說家黃春明一樣，「絕對贊成以真摯的人生態度爲基礎底關心人，關心社會。」因此，他的作品含有濃鬱的生活氣息與社會意義。

梁放是近年來崛起的青年小說家。他的作品大部份取材於砂朥越多元種族社會，具有獨特的社會背景和強烈的地方色彩，故事新穎，人物生動，佈局巧妙。

（六）後語

我們希望馬華小說家們，都有一份悲天憫人的感情，深入到實際生活的核心中去，用自己的心靈去感受、觀察和體驗生活中每一次脈搏的跳動，着重於塑造人物，把最有意義的一些生活現

象、人物性格等概括和集中起來，根據自己的思想認識；通過鮮明的藝術形象，自可從八十年代末葉開始，提高馬華小說的創作水準，創作出永傳後世的不朽作品。

至於這次我們選出的九篇小說作品，完全是年輕一代的作者，他們是：潘雨桐、商晚筠、雨川、丁雲、洪泉、宋子衡、菊凡、小黑、梁放。因篇幅所限，戰前、戰後及馬來西亞獨立前後的作品，都沒法選入。參與選稿的人，除姚拓、李錦宗外，還有梅淑貞女士，並徵詢了一般人的意見，才決定選出以上九篇小說。其實，比美以上九位作者的作品，爲數甚多；而這九位作者，也不能完全代表馬來西亞小說的趨向。爲恐讀者誤會，謹在此順作聲明，並向未入選的小說作者致歉。

（脫稿於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修訂於八七年六月十四日）

□



童年今昔

* 劉紹銘



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時間推算，今天逾知命之年的華人，能夠享受到幸福童年的，實是異數。即使富貴人家不愁衣食，但除非出生在大後方，也會遭受到兵荒馬亂之苦。抗戰後期，鬼子飛機炸到重慶，連大後方也不安全了。

甚麼是幸福的童年？我想應是父母健在、衣食無缺、教育正常、生命無朝不保夕之恐懼吧。三十年代初出生的孩子，那有幾個享受到這幾種福氣？

大陸的情形且不說，以理論講，有機會享童年之福的，應是六十年代在台灣和香港出生的孩子。我不是說食粥不繼的赤貧今天已在這兩個地區消失了。論事總應是相對的。比起我童年時代時，父母在荒地檢野菜餵孩子的現象確是少見了。

因此，最少就物質條件與受教育的機會來說，今天的孩子確比他們的父母或祖父母那一代幸福。問題是：他們會不會比上一兩代人的童年快樂？

拿玩具來說好了。隨着科技的進步與一般人的消費能力增加，今天孩子的玩具日新月異，每年聖誕節前總有好些新花樣出現。可惜凡事得來容易，再沒有甚麼東西顯得特別珍貴的了。我小時候，一般小孩子的玩具都是利用家裏的廢物以土法鍊鋼的精神

造成的。一針一線都不假手於人，自然有一份難以言喻的親切感。

對今天住在台北和香港這種大都市的小朋友來講，像螢火蟲和蜻蜓這些小動物，大概僅是書本得來的知識。如果對他們說這些東西好玩得很哩，無疑是夏蟲語冰。

阿城「棋王」有一節非常感人。王一生的媽媽因家窮，買不起象棋給孩子玩，偷偷撿起人家丟了的舊牙刷，然後磨呀磨呀的磨出小兵小將來給兒子湊合着消遣。

今天如有闊朋友送一杙金雕玉琢的立體象棋給王一生，他自然很高興，但令他掉眼淚的應該是慈母不知折騰了多少個失眠的夜晚才磨出來的「迷你棋」。

小孩子如懂得人情世故，應曉得父母親手給自己製造的「土貨玩具」，是雪中送炭。而爲了事業不能「兼顧」孩子，以贖罪心情給他一個又一個買來的名貴電子玩具，是錦上添花。

戰時米珠薪貴，父母有一口飯吃，都先給孩子。自己挖鍋巴。有恩情在，餓飯也是一種幸福的感受。如果父母健在、衣食無缺、教育正常、生命無朝不保夕的恐懼——這些條件都具備了，缺少的就是人間一點點的溫情，這樣的童年，也不見得快活。

你不相信，問問那些遠離父

母，獨處異國的台灣「小留學生好了」。父母健在，一天都見不到面，與孤兒何異？

看來社會越富裕，人類越孤獨。小孩子受害更大。上個月美國出現中學生「連鎖自殺」事件。三四個孩子趁父母不在，發動汽車引擎，開了車房門，呼吸一氧化碳自盡。調查死因，大同小異，都與家庭隔膜有關。假設這些孩子中，有過一次承受父母給的類似牙刷「迷你棋」的經驗，想不會如此輕生。

我上面提到螢火蟲和蜻蜓這些鄉野村童玩意，是有用意的。近閱香港一雜誌訪問《伸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蕩蕩》的作者馬健，他說的一段話發人深醒：「這個時代的人們不斷地喪失了與自然界的關係，以物來迷惑自己。現代人走到自然界中，五天就會死去。人與物的關係永遠沒有人與自然的關係那麼融洽，這是時代的悲劇。」（訪問者金鐘先生。）

生平不知螢火蟲爲何物的孩子，其與自然界關係之淡泊，可想而知，父母子女的親情，也是一種自然關係。要是兩種自然關係都沒有享受到，過的真是遺世獨立的生活，寂寞得可憐。

最少在這一方面來說，在三十年代出生的人，童年是幸福的。

舊地舊人舊事

* 潘碧華

妹妹放學回來，煞有其事的告訴我：「學校的老師向我問起你呢？你也很久沒有回去看看了。」

怎麼不回去看看呢？

自從離校之後，我就很少回去了，除了一些重要的證件不得不叫校長簽証外，我回去時，也多還沒有上課的日子。喧喧嘩嘩的學校情形總會勾起很多舊事，熙熙攘攘的拉住你流連，也該不知是前進，還是後退才好，空增很多惆悵。

我的六年小學，六年中學和兩年的先修班，都在不同區域的學校渡過。每轉一次學校就換一批同學，每換一批同學就把過去的吵吵鬧鬧丟開，又與新的同學製造新的故事。三番幾次後，也就集了很多朋友，也收集了很多回憶。

往事是可以回憶的，舊地卻最怕重遊，更怕的是在舊地見到舊人。

不久以前，我回到小學時候唸書的小鎮。那條大街還是該鎮的主道，兩旁是雙層店屋，已有一番風霜的面貌了。大街後面的巴剎街一直是我最常走的。我常常到巴剎最尾的角落賣零食的攤子，買一角錢大大包的酸梅，就可以邊走邊吃一個下午了。巴剎附近有個老印度乞丐踟躕，有時候我也把袋子裏唯一的五分錢，放在他枯瘦的手上。那時我是童子軍的小組長，童軍的教條裏有

一條是「日行一善」。我給老乞丐五分錢的那天，心裏特別快樂，相信天上的神已把我這一善記錄了似的。後來有人告訴我，老乞丐把乞得的錢全買了椰花酒，我心裏半信半疑的，就少給他錢了。很多年後，我在另一個市鎮讀中學，而小鎮發生喝私釀酒中毒的事件，死了很多，不知道老乞丐在不在其中？即使他逃過那一劫，年老的他相信也不在人世了。這樣也好，醉生夢死的他回不了印度家鄉，死去的魂應該是輕而易舉的飛回家鄉吧！

從巴剎街走到那間小學校，正要經過大街。商店還是熟悉的老字號。我以前常常去光顧的水果店還有在，老板和老板娘都老了。賣的東西還是水果和食品，而店前擺的冰水攤卻不見踪影。我最懷念那裏的雪團了，我記得只要和老板說我要五分錢的雪團，他使用手轉動磨冰機，雪花一片一片飄下來，堆成小山。老板用一隻手掌就把小山的頂端抓掉，塞進另一隻手掌，雙手壓呀壓的，就壓出一個大雪團來。再淋上紅色糖汁，放在一小張報紙上，便是叫我們神魂顛倒的甜雪團了。過了不久，報紙換了塑膠袋子，雪團的價錢也漲成一毛錢，那時候以吸草代替了嘖嘖呼冷的吸吮，再也沒有那種雪團在手上拋轉的情趣了。

我走到以前那間冰水攤時，特地慢下腳步，打量店裏邊的情

形。不管我走得多慢，還是越過了那間令我懷念的雜貨店。老板娘的頭髮白了很多，滿頭都是，像極了沒有加糖汁的白雪團，在時間的手上旋轉。我回過頭時，老板娘用不解的神情看我，絕不是她認出我是十年前的小學生，而是一般人對陌生人慣有的懷疑眼光。我幾時變成這小鎮的陌生人了？

還沒踏進校門，心先怯了。一種近鄉情更怯的心裏，既想見又怕見到的和想像中完全不同，一時茫然的沒有主見起來。可是這麼久才有的機緣，況且已來到大門前，真的要退縮不前嗎？

學校還是以前的學校，黃泥地的籃球場鋪上了石灰，校園也多出了一座多用途的禮堂，其他的沒甚麼更改，除了顏彩有所不同而已。記憶中的校園正是如此，只是其中的增增減減叫我感到不確實，好像是到了一個曾在夢中出現的地方一樣，很熟悉又很陌生。夢境中有的東西一些不見了，夢中沒見過的卻存在那裏，似是而非，似真似幻，也不清楚到底真的是我小時的經歷，還是真的我在夢中來過。心裏升起很重的茫然感，很多不再想起的事物都拉拉雜雜的想起了。而最重要的關鍵性情節怎樣也記不起來，結果整件事情的片斷不能連貫，像做夢一樣，不知是真是假。

我六年級上課的課室接近校長室，那時我又是班長又是總學



長，很令同學討厭，只有和我同座的小男朋友，在明裏暗裏支持我。離校後多年不復見，舊同學相見時，問起他人的音訊，最記掛的便是給我信心的小友。見到他時已是高中時候了，而那個坦誠活潑的小男孩卻變成瘦怯又閃閃縮縮的少年。我自始至終沒和他說上一句話，但心中的失落卻在想起他的時候出現。為甚麼還要相見呢？如果我沒再見到他，他拔刀相助的影子便是永遠美好的，也永遠是最溫馨的回憶了。有時候相見不如不見。

再見又有甚麼用呢？好幾次在街上遇見以前的老同學，客客氣氣的打個招呼就分手了，彷彿彼此的交情都變成無關痛癢。再見時只有把過去的牽掛和情誼作個了結而已。

在高中那段日子，連續受到緋聞的困擾，那時候，也弄不清楚是不是因為他人的戲言而心存芥蒂，還是彼此都有意，一直逃避

不敢接近，心中存着的疑問一直不敢去探個明白。畢業後分道揚鑣，幾次新年同學聚會，見面卻言談無忌，似乎都釋然了。可是心裏仍然記着席慕容的「疑問」：「我用一生／來思索一個問題／年青時／如羞澀的蓓蕾／無法啓口／……」直到最近的新年同學會，我帶笑的說起，腼腆的男孩略不安的說：「不止是我吧了，某某和某某也一樣與你名字聯在一起……」在暢笑中，就那樣把以往的恩恩怨怨、糾纏不清的疑惑都一筆勾銷了。

舊人相見總會把對過去的緬想作一個總結，離奇迴折也會成為平淡無奇，這是幸還是不幸呢？

還記得我回小學的學校那日，我四周走了一圈。那是我花了六年時間，在裏邊跑跑踏踏的學校。我的腳印留在那裏的土地上，腳印上疊着其他人的腳印，我就快把我所踏過的路線忘記了。這麼回去一遭，沒想到還會看見

以前的足跡，有很多卻不知落在那裏了，再也找不回來了。

我在後園流連了一會，走過教務處的後面，以前住着年輕教師的房間半掩着門，曾是年輕的老師正好出來，跟着一個女人。我停住腳步問：「老師還認得我吗？」

「這位是師母吧？」

老師笑着點頭。十年的流逝，老師老了。余光中說：「所謂妻，曾是新娘／所謂新娘，曾是女友／」老師的女友終於成為他的妻子了。

看着他們相偕而去，我回過頭，幾個穿着制服的男女學生迎面而來，一臉的天真爛漫，見到我時立刻換上戒備的神色。我就像看到以前我的模樣，在他們不屈的臉上流轉，而老師的皺紋和霜髮，卻在我的臉上閃動。

十年，不長也不短，我從一個小學生變成青年，而老師卻老了。

下雨的早晨

1.

清晨醒來就聽到淅淅瀝瀝的雨聲，密密地敲着白梓屋頂，顯得特別吵鬧。我躺在被窩裏，覺得溫暖而安全。這種感覺在豪雨聲中尤其真切，好像外面已鬧得天翻地覆，只有我不受干擾地躲在自己家中，讀書或寫稿，都很放心。

有時就在下雨的早晨拾起筆寫一封信，寫最近的心情、看過的電影和書、還有很多瑣碎的事，但總不知道該在信上寫下誰的名字。要寄給誰呢？那只不過是一些寂寞的獨白，在涼涼的下雨天突然想對人傾訴。

我想下雨時很多人都會善感起來，尤其是不用出門的早上。可以閒閒地讀完整份報紙，想起一些人與事，或者細細回味昨夜最清晰的那個夢。夢中仍是雨天，一樣有撐傘走過的人，躲雨的

貓狗。但卻多了安心之中那份很矛盾的傷感。不知道是爲了甚麼，爲了誰。也許不用再找答案了，一個夢，很快就會讓新的代替。悠悠歲月中總有很長的夜，很多的夢；大都在枕間被遺忘了。早晨醒來多數只見未亮的天，在窗外等候太陽升起。

下雨是一個小小的意外，要臨時取消一些計劃。有時是失望，有時則心安理得的呆在家裏，體認家的意義。雨從屋簷滴下，落落輕響，像一首歌從早晨唱起。可能會唱至下午，也可能很快停住，讓人們重新開始活動，那全要看天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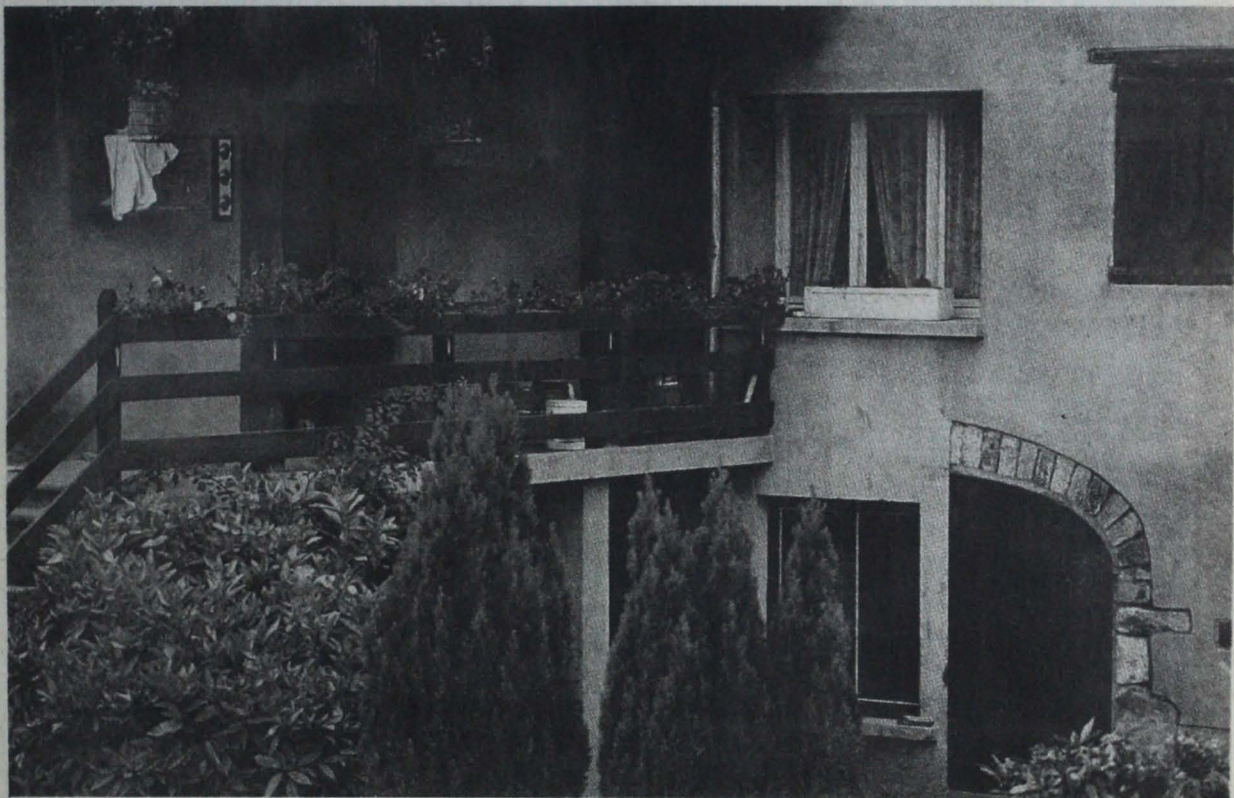
雨要到甚麼時候才停住？休閒在家的我無需過問。

2.

另外一個下雨的早晨，獨自撐傘走在怡保街頭，感覺寒冷。雨下得很大，連騎樓都打濕了。

我一間一間地走過，心裏算着：快餐店、洋服店、雜貨店、美容院、唱片公司、紙莊、咖啡屋……轉角處是一間大酒店，曾在裏面考鋼琴，心情緊張加上冷冷的冷氣，一雙手都僵了。考完之後走出來仍然恍恍惚惚，只記得那洋人考官最後說的：謝謝，你可以走了。如今再想起，真是很久以前了，記憶益加模糊。只是每次走過看見那漆黑的玻璃門，總會想起從前，彈鋼琴、住在怡保、讀名校，都是從前了。

如今呢？我快步越過馬路，雨水弄濕了鞋子。對面電訊局外有一排公共電話，很多人握着話筒講話。偶爾笑一下，扮一個鬼臉，對方看不見，卻讓路過的人瞧在眼裏，幸好自己也看不見。我找出電話簿與銀角，按了六個號碼，耐心地等着。喂，請問阿芳在嗎？好，謝謝。喂，阿芳嗎



「我現在在電訊局外，你能出來嗎？唔。十點半在「大孩子」見。別遲到呵！」

放下電話轉過身，突然看見一個熟悉的背影從雨中走過，一時之間竟喊不出口。那人亦不察覺，越行越遠。結果只有在心裏說：久違了。真像以前暗中構思的小說情節，但為何不幸的偏被言中？以為不完滿的結局最淒美，最令人感到惆悵和難忘。誰料淒美惆悵之外還有許多說不清的感覺，才最刻骨銘心。

坐在「大孩子」快餐店裏，看不見屋外，那雨不知道停了沒有？阿芳問起最近過得如何，有沒有特別消息要報告？我笑說沒有。一切平淡如水，連自己的心情也無法詮釋了。其實不知不覺中有很多變遷，要一一提起卻嫌太瑣碎。也許不變的，是桌上的冷凍可樂，以及從天上掉下來的

雨。

3.

原來坐在課室外的走廊看雨，也是一種享受。那是兩年前的發現，在山城，一個同樣下雨的早晨。以後的日子，總會不時想起那一天。那陣子是假期，學校不上課，但我們都習慣回去課室溫書，討論功課。讀累了就搬了椅子到走廊坐，看藍空飛鳥，閒聊或吃零食；有時也輪流戴上 Walkman 聽一兩首歌。日子就是那樣，不很特別，是雨是晴都一樣過。

那天的一場大雨從早晨就開始下了，下得很狂很吵，大家都無法專心讀書。於是又紛紛搬了椅子出去，還有 walkman，一本做樣子的參考書和天南地北的話題。大家談得正起勁時，我卻看雨看得入神了。很大的雨，沙沙打在科學館的屋頂上，也落在籃

球場上。球架與兩旁的大樹全濕了，有葉子飛落。籬笆外是大路，車子呼嘯而過。一切都很平常的進行着，但很快就要成過去式了；在英文文法中要改用另一個字或者加個 ed 在後頭。原來那是一種最能提醒人們甚麼是將來，如今與過去的文法。不讓人有躲避或留戀的機會。

噯，送給妳一首歌。突然有人對我說，然後把耳機套在我頭上。雨聲頓時小了，我聽見一個男聲在唱：生存，只因可為妳生……。回轉頭望那人，他很坦然地笑着，還大聲問：好不好聽？我點點頭。心中真真實實感受到友情的溫暖。別人說寶劍贈英雄呵，我突然明白了其中的意義。

後來也忘了那場雨下到何時，只記得那是一段苦讀得很快樂的日子。

□

日子絮語——給 T.K.

8.00 am

八點鐘醒來，急急地洗澡刷牙戴眼鏡；陽光在屋外燦爛的照着，時候不早了，想妳起牀了沒有？心裏告訴你我要去教補習了，那個小學三年級的陳佳毅，胖嘟嘟的很可愛。第一次教那麼小的學生，發現那也是一種樂趣。用最簡單的意思解釋詞句，一點也不繁瑣主義的呵。突然想起學校大考那段時期，我們日日夜夜在一起，讀書、背書、討論功課。我似模似樣的告訴你現實主義與自然主義的分別，又告訴你屈原的作品揉合了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最後我們竟在一大堆主義中發現了繁瑣主義，用繁雜的字句例子解釋簡單的事，那真費神呵！可是身旁偏有那麼一種人。說着說着竟說到別人的閒話去了，別人的功課、別人的愛情，說盡之後轉回書本中，時間已過去一大段。如今時間過得更多了，

回想那些日子，感覺好淒涼，彷彿是前生的事。

前生你認識我嗎？你說過前生一定欠我很多，所以今生來還債，要一生一世都對我那麼好。我裝着理智地說那麼來世輪到我報答你啦？這樣欠來欠去真沒完沒了。可是誰知道那是不是註定的呢！也許很早很早的時候就註定了會遇上你，只是自己不知道生命中會有那麼一個奇蹟吧了。有一次告訴你小學二年級時做不完假期作業，半夜了還哭着寫小楷。你說怎麼妳不來找我幫妳寫呢？那時候呵，我還不知道世界上有你呢！如果早知上天替我安排了一個可依靠的人，那真可以天不怕地不怕了。

時候真的不早了，胖嘟嘟的陳佳毅大概已守候着我按門鈴的聲音。推門走出屋外，剛好與一道晨光相遇，心情突然好起來。嘗試回想昨夜夢中你對我說了甚

麼，卻在一片朦朧中捕著一絲甜蜜，從喉嚨滑落心坎。

1.00 pm

我們在「紫藤」喝茶，一群小學同學圍坐在一起，搬弄着小小的茶具，像扮家家酒。四周垂掛着竹簾，正午的陽光仍洒了些進來，不熱，卻亮得出奇。我最喜歡的就是這種亮麗，彷彿世界就那麼明亮，那麼完好。同學們仍忙着沏茶，凍頂烏龍倒出來時，一陣清淡的茶香隨輕煙升起；我盤腳坐着，感着這一切真恬靜。可惜你沒來，恬靜中有一份牽掛，遙遙遠遠的不知該牽到哪兒去。幸好有一群同學陪着，不然我又要心慌了。就像那一次送媽媽到富都車站搭車，巴士開行後我走出車站，一抬頭就看見外面下着滂沱大雨，心裏只覺一片空茫。媽媽已越行越遠，你不在身旁；那一刻，孤獨的感覺隨四周



聲浪撲來，狠狠打在臉上，我忍不住掉下了淚水。

這次再也不會那麼脆弱了。他們拿了兩把吉他，翻開七十年代的歌書，輕聲唱起過時的歌曲。「在水一方」、「一簾幽夢」，都是瓊瑤筆下濃烈的愛情。唱着唱着，突然發覺愛得越深越容易受傷，可是愛情是不可以減少的呵！以前認為瓊瑤的愛情故事誇張濫情，如今才知道情到濃時一切可以不按常理。很想立刻告訴你，也許我們錯怪她了，在未曾深愛過的時候。卻驚覺話語也像牽掛，仍是遙遙遠遠的，不知該牽到哪兒去。

3.00 pm

越過幾條街，從無數的衣攤、水果檔、燒鴨店穿擠而過；我們由茨廠街的喧鬧走入「大眾書局」的詳靜。每次走進書局，看見一列列的書整齊地排着，總有紅

塵落定的感覺。是的，喜怒哀樂緩緩沉落，心中是一片很舒暢的寧靜平和。人世間的恩怨，不遠處的討價還價，都被大玻璃窗隔得遠遠。

書架上多了不少新書，有些是舊書換了新版本，像愛漂亮的女孩穿了新衣，滿懷新鮮的等待讚美。若把文類比作人，那散文該是最最嬌柔的女孩了。一直要告訴你，我還是最喜歡感性的散文。小我也罷，個人也罷，那卻是最真摯感人的情懷。文章乃經國之大業，文章也可以是清涼地流過心坎的小溪流呵！讓人有深刻的感動，讓人欣悅讓人悲嘆，都是大業之外的小功勞。

我一本一本地翻着書，看見朱天文的散文集和小說集幾本並排着，那就是她的成就了。突然想起那天永樂告訴我們的消息：朱天文愛上了一個有婦之夫，而且陷得很深。我的驚訝只維持了

一分鐘，隨後就釋然了。像她那麼一個被形容為面若桃花的才女，總會有她堅持的感情。痛苦的執着，也許是靈感的泉源。有人說幸福的人寫不出好文章，然而我寧願選擇前者。好文章或許死後才得流傳，幸福卻真真切切的在這一生呵！

每次看見書總有一種衝動：要回去寫散文。或者也該開始寫小說了，把身旁的悲歡離合、公平與不平寫成故事，讓人物在筆下生生死死，簡直像上帝。當上帝的滋味，大概只有小說家才能嚐到了。

走出書局，天色已暗。對面的「家鄉雞餐廳」打着紅艷的招牌，戲院前人來人往，一切帶着新年的喜氣。心中感覺滿滿的，似有無限喜悅要溢出來。也許是剛買了幾本書，也許是回到家就可以見著你了。

□

拉一把絃音

* 乙 風

雪中送炭／溫澤攝影



1

生活裏有時候總是難免會有一種像是獨坐在一望無際的草野上的那種孤寂的感覺。於是心情就會拉一把記憶的絃，讓過去在歲月激流裏沉落的音符緩緩幽幽的奏起一段塗在日子裏的曲子。

我記得在那年的敘別晚會裏，很多次想開口告訴 R，告訴她關於從此以後我必須卸下兒女情長的背包，然後朝着和她不同的方向邁開自己年少的步伐，想跟她說：讓我們以後在不同的地方惦念這段注滿溫情的感情，或者可以把它擺放在往後生活的園地當一個盆栽，失意的時候澆一澆記憶來鬆解結在心中的憂悵。

但我始終沒有開口說出來，因為當時的心情沉重，畢竟離別使我的感情脆弱得禁不起風吹。所以那晚我的話說得非常少，我在想着今後離別要等到甚麼時候才能再相聚如初，把酒問蒼天，

答案像霧一般的滄茫得使我在最後的一刻驚慌失措以及無助的感嘆世間常情。R 還是不是從前那個喜歡文學的女孩？她還是不是依然結着馬尾型的頭髮，每個清晨跑到我的窗口以一種朝陽、溫柔的聲音，輕喚我的名字。那麼親切，親切得想把她擁入懷裏說情話。

2

英慶在太平來函說，他們那班離開這座終年寒冷霧濃的山巒的朋友目前生活得還好。當然，再沒有甚麼比穿着白衣青褲揹着書包吹着口哨穿梭在薄霧的早晨上學的日子快樂和無憂了。他問我還記不記得那個電辮頭髮戴着黑色鏡框蛋形眼鏡的女孩，他問我打算在她生日的那天送她甚麼禮物！他說就是那個和我們一起划船，外表冷漠卻和善的 P.Q.。噢！我這才想起來，她笑的時候會側着臉，竟是那麼的天真可愛

● 人生的際遇時常都像一首古詩的映照：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顰脂淚，留人醉，幾時重？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

。可是送些甚麼呢？或許我能送的只是幾句關切的問好，因為彼此已經好久沒有再連繫，兩三個月的友情能深切到幾許程度！

人生的際遇時常都像一首古詩的映照：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顰脂淚，留人醉，幾時重？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我常在心裏反復的唸吟着，也經常小小聲地悄悄一個人躲在房裏感嘆，讓透窗而入的霧把這種有點悲傷的感覺浸霉在生活的邊緣，在夢以外。所以我希望那班朋友撐着一把燈，在這個有點黑黯的國土照亮自己的前途。

3

喜歡 Janet 的日子會比較深切一點。喜歡她兩頰淺笑時所呈現的梨渦，那麼溫柔地欲把世間罪惡都沉淪掉，只留着最美的一切讓人去欣賞和愛護。緣份是一切讓人去欣賞和愛護。緣份是一種玄妙得不能細心分析的際遇，

那時候邂逅 Janet 是在湖邊那座像詩的涼亭，她的語聲溫和得像三月的東風，輕輕地洒在綠草野花裏。她的眉梢間鬚髯有一種隱情，一種少女含羞答答的感情不被別人發現，所以 Janet 顯得孤寂地過着刻板的生活。可是在我想去為她挖掘那股隱情的時候，一切都已遲得來不及挽住 Janet 那縷而長的秀髮、來不及為她沉醉在這寒風吹皺的湖波。

唯有把祝福摺進白雲裏寄給此刻在 S 城的她：今宵多珍重。

4

每回駕着摩哆走那條從前上學時必經的道路時，就有一種淡淡的哀愁，耳際鬚髯還依稀纏繞着絲絲的讀書聲，纏繞着自己那背着書包的背影，在天未亮前的燈下拖着長長的影子朝向學校。但這種曾經屬於自己的日子就這樣被無情的歲月旋進無底的深淵，再也不能回到那種可以瀟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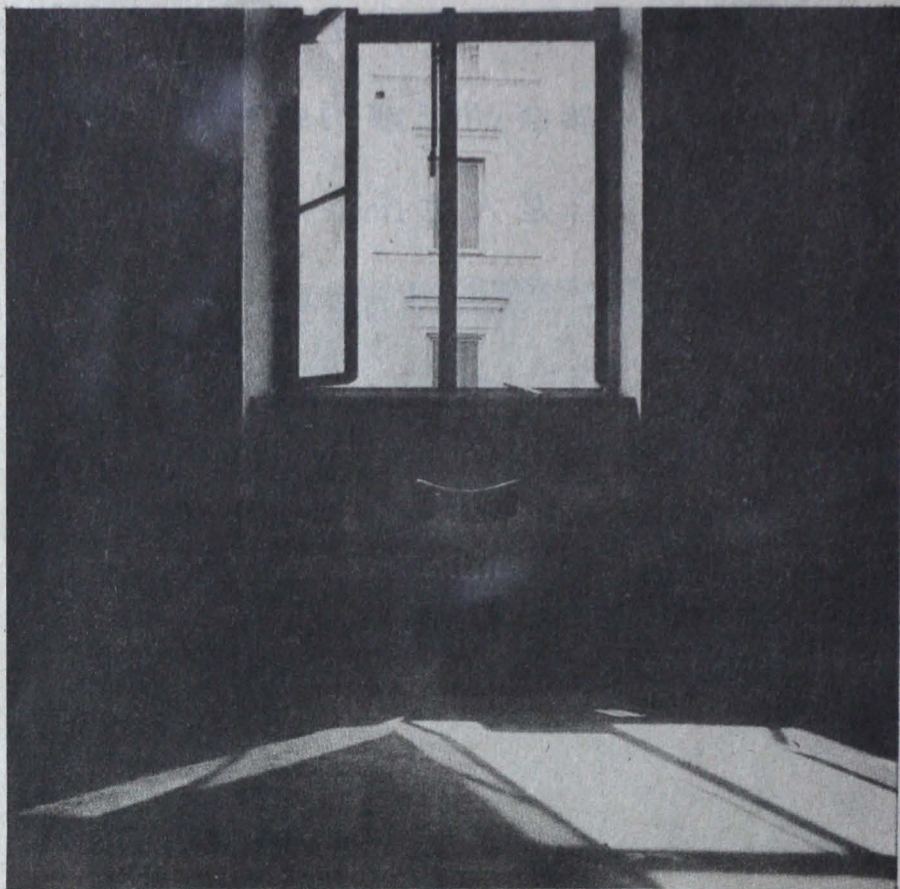
可以不修邊幅，可以高聲在道路上唱歌，悄悄寫情書的日子了。人始終要這樣迷迷糊糊地走過生命其中的一個階段，始終要不經意地把那種最快樂的時光摔掉後才驀地感到懊悔，但一切只能令自己嘆一聲長長長長的氣，清醒地邁向生命的另一個早已建好的驛站。

5

像這種記憶的絃令自己越拉越心傷，因為一切都是自己這一生中所錯過的點滴。像結在 R 馬尾型的髮的感情，像來不及和英慶他們道珍重，來不及多看 P.Q. 幾眼。像和 Janet 的緣份也疏得那麼遙遠了，而屬於自己的學生時代早已埋藏在時間裏頭。

但像這種絃音卻還會斷斷續續地迴繞在這樣刻板的生活裏……

□



灰

我姓灰。灰心的灰。像有些人叫哈哈。哈哈哈哈哈。也就打着哈哈過一輩子了。我姓灰。灰天黑地的灰。像有些人的天空永遠保持乾淨晴朗生機處處生意無限的寶藍淡綠。如水晶般剔透玲瓏。我的天空永遠是灰。許多灰。像一塊抹地布。

因為每一個不同的日子都帶給我相同程度的失望。我灰。每一種危機都要我一個人應付。我灰。每一個轉折都了無新意。我灰。每一個面孔都蒼白。

我從不明白太陽下山後為甚麼還要爬上來。我從不知道為甚麼付出去的總是無法得回來。年復一年。我愚蠢如一塊橡皮牛筋。年復一年。希望是棉花糖。沒觸及已經溶解。心是易碎的玻璃

瓷瓦。感覺是恆久的藍色靜脈。哀愁的氾濫。

年復一年。我明白奇蹟止於奇蹟。我知道前面沒有太真實的快樂。

打字機永遠重覆：灰灰灰灰灰灰灰。

我看着世界。無法明白人生。我灰。

懶

我懶。同時因為生存本領奇低，大事自然解決不了，小事也一樣頭痛心痛；己不如人的結果是求己不如求人，人家的智慧結晶，對不起，借用一下。

有些話，看上去平平無奇，然而試用個人歷練去體會，卻有它自己的哲理。譬如亦舒——對不起，又是亦舒——說：「我有多年的失敗在支持我。」

是的，這句話多年來使我心折。為之一折。折了又折。（一顆心能夠碎多少回才算完整。一笑）

當你失敗到找不到任何支柱時，呵不妨轉過頭去，自嘲地想一想；數一數，再數一數，失敗的次數還不太少，多它一件，也不算多。退一步……嗯，可以繼續活下去。

我們必須把事情弄得簡單一點。當然，天真是沒有用的，我們不能樂觀地以為一切都是一加一。

「事情可以更糟。」

或許我們是那種幸運的人，事情交到我們手上就無可抗拒地遵照偉大的地心吸力演變成一種唯一的可能性：事情可以更糟。既然造物喜歡弄人，大抵是人力不勝天的贏率較高，呵不妨攤開雙手，表示服從，做一個最壞的

打算。這個決定或許錯誤……那個選擇，誰知道，或許可以更糟。

當然，事情不一定會照我們所想的如願——展現。事情到了最糟的地步，呵勿放棄，有人說：「現時不妥的事，或許到時就妥了。」——誰知道，或許到時「真的」就妥了。無人安慰不妨自我安慰。儘管說來酸澀……一粒甜美果實想來從前也曾是酸澀的。

呵勿放棄勿放棄。活下去。活下去是基本人權。小小一株仙人掌也靠自己活下來了。

當你看到一朵烏雲，不妨用另一個角度去看它，暗影背後，或許就是一道銀邊，即或不是，無須放棄，不妨有系統地想下去，事情可以更糟，天空上或有許多烏雲。

你已經看過一朵烏雲。你有它支持你。

就活下去吧。

最近

剛剛過去的這段日子，最是愜意。當然間中也仍有不如意者，譬如亦舒的讀者招待會沒去，電視放映的《原野》沒看，都是為了趕寫報告。生活上處處見功課壓力，真係我灰。《戰場上的快樂聖誕》至少看了剪頭髮片段，大致上也是看了等於沒看。

《城南舊事》卻是看了。幽美動人如一首童詩。每個畫面都彷彿有意在言外的雋永意味。單單為沈潔演的英子也值得。

假期是久候的苦旱甘霖。

日日四出閒逛。遊子做久了，極之樂意轉行做遊客。去書展只為了想找一本書，沒遇上，卻是無意發現了《痼弦詩集》和《鬍子有臉》。結果破了堅持一向不買閒書的例。晚上把兩本書交換着來讀。一向是如此。

聽收音機，是華樂演奏會，

有「二泉映月」——美之極。又淒涼又哀怨。有一篇小說在裏頭。還有「連環扣」——也不知有沒有聽錯——多麼張愛玲式。

深夜聽費翔唱——「我不是要逃避，我只是要走更遠的路……我封閉了自己……」

因為是深夜。所以一切聽來都很應該。打開了天窗，是為了說亮話。然而就是在天上打開了一扇小小的窗，沒長翼也飛不上去。一個人日子是活到哪裏是哪裏。無怨無悔。無風無雨。天天天藍。把生活上的小故事點點滴滴搜集記錄。忠於原著，當然同時也可以有幾個版本。

也學寫第九流小說。把舊故事翻新編寫。痛苦樂趣兼而有之。活像在拾荒。垃圾堆裏找一點真的東西。不一定要真珠。或珍珠。

因為明白這段日子得來不易，倍加珍惜。彷彿小時燒的一串紅炮竹，才一點上，劈哩吧啦，在夢裏斷斷續續燒着，再睜開眼時已是一地小小的紅紙屑，甚麼都來得太遲，甚麼都過得太快，有一點點悵然若失，和更多的惘然。

探與尋

有時候，總會看見那麼一個旅人，倦極，在暮色人潮中，舉目四望，滿眼茫然，一個背囊，彷彿也曾渡萬水涉千山，攜了一路風塵。有時一個人。有時兩個人。有時候，我們也會在暮色人潮中，舉目四望，前後左右，朝上向下，或正或反，一時失神，不知路在何方。有時自己一人。有時和另一人。

有時候，總會渴望有人在前頭當嚮導，（總有這種時候），一切胸有成竹；自會在適當時刻告知你此路可行，彼路不通；再

無半分疑慮不安，處處省時省力省事。

一切彷彿早有安排。一路有人在前方牽引。沒有歧路。沒有迷途。沒有阻擋。沒有天氣變幻。甚至沒有陌生人。大約也沒有太晒的日頭。也沒有太狂的風。也沒有烏雲或暴雨。

那有甚麼味道。

不能在迷第一千次路時自己嘲笑自己，你瞧你，又是歧路亡羊。不能為偶遇的陌生人編種種聯想，暗自偷笑。也不能在大風吹時——大風吹，吹甚麼？——把一切放開由它吹着吹着過去。

假如在「探」的路上，總要一個指示標一路帶領，那何來「險」之種種樂趣，或種種驚駭。道理是簡單的，一目瞭然，譬如那孩子初學步行，總有跌倒爬起的過程，你總不能代替他，免去暗中摸索的階段吧。

譬如許久以前，某位年輕高僧的佛學講座，談到境界。他說，境界有如一人，獨自一人上到一座高峰，放眼四下，再無第二峰可攀爬，衆山固小，但個人何大，不禁默然。不禁茫然。

無有樂無有哀。

不知有限不知無盡。

他說。

當時想問，「與其獨自一人獨覽高山，何不兩人並肩平地。」到底沒有問。也不知年輕高僧如何慧眼看透紅塵俗世。似乎很能為他編種種聯想，不過也得打住，到底其中亦有緣法道理，不想造次。

也是許久以前，更久以前，看電視半夜場，茱莉克莉絲蒂的《尋找格力哥里》。當然找不到。

我在日記上寫：

「尋找。尋找。」

讓人找我吧。我討厭沒有目的的尋找與沒有可能的尋找。」

詩人在他的詩集裏說：

「整整的一生是多麼地、多麼地長啊。」

每一個晚上

*
阿
細

我突然無言靜了下去
細心把你望
只想再看一次令我戀戀的眼光
在漫長漫長路上
你我未曾遇那天
今天的目光會令我想千趟

當你親自把花小心地交到別人手上；當你坐在藤椅看着地上一片爛漫陽光百般無聊不知該做些甚麼好；當你半轉側身不經意地——在千萬分之一個機會裏僅出現一次的偶爾——回過頭來；就假設有這麼一個使人失神的剎那，空氣中有人暗自吟唱心聲，一句曲詞表白一分心意，你聽到了會是如何反應？

就算作假設……也仍是無力的假設。我如何從你臉上讀出你

的心思。我如何從你唇角分析這一刻你心緒的去向。

心比心，也仍是兩個心。

那麼暫且當是風中吹過的水聲，也不用管來處去向，也無須太在意，只當作是寒夜裏說漏了嘴的話，只當作是夢中誰的自言自語，只當作是聽不真切的一段弦，暗裏低訴。

請聽我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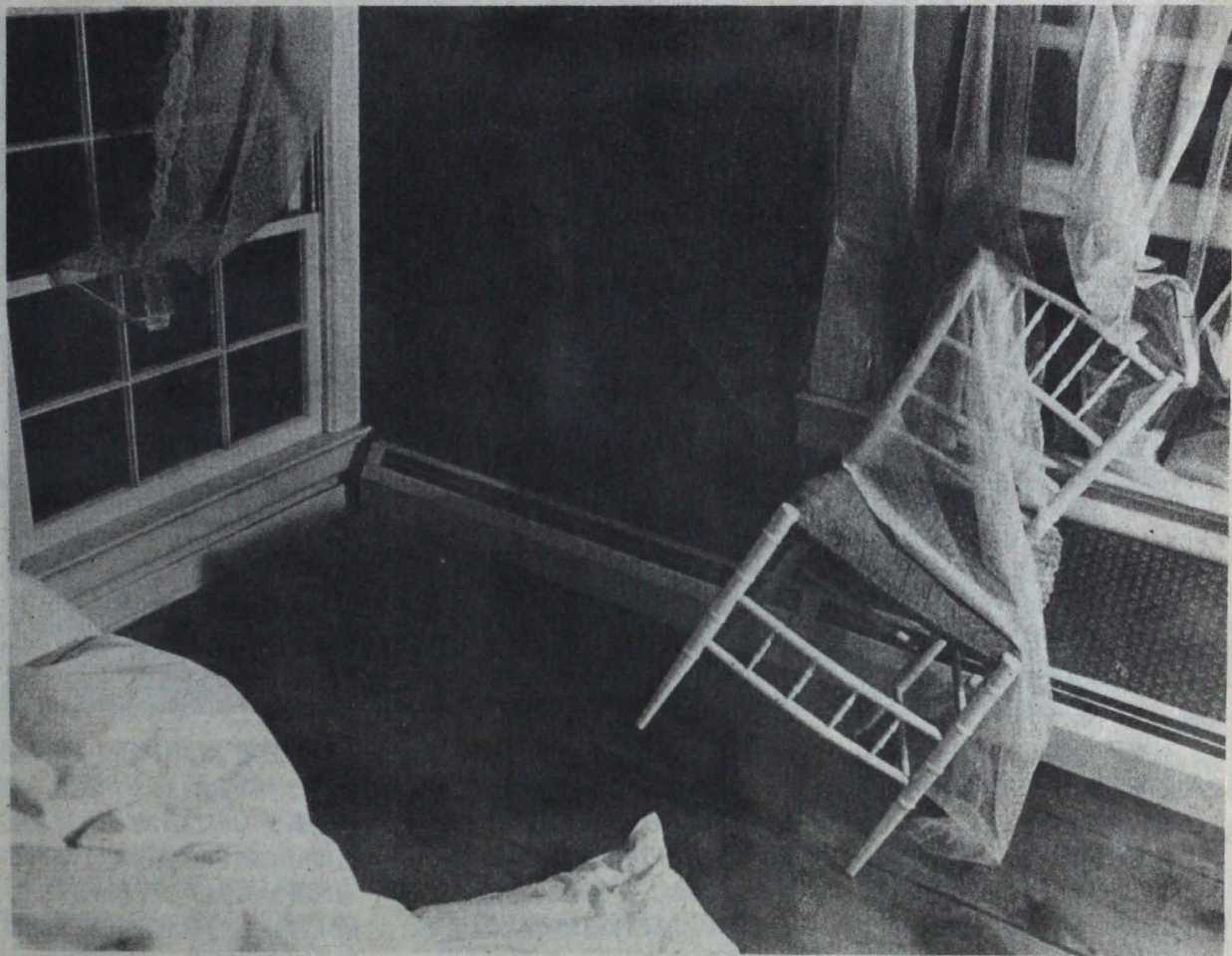
這歌，每一次我聽在心裏，每一次，每一次我想起你。縱使分隔。分隔並沒使記憶中的秋葉斜陽失去金黃色澤。相反，思念是因距離寸寸加深。

尤其是中夜未能眠，面對着重重難題，分秒之爭，壓力於每一寸空間擴張，擴張擴張，漸漸自覺是一塊爛銅鐵，再恨上千個千年也恨不成鋼，不應有悔，仍是無限悔意，一顆心靜靜下沉，

慢慢碎去……很慢很慢，很完整地碎去……很久以前做着一些夢，如今是站在夢的邊緣，只輕輕一推，就可以倒下去。一切是不可知又不可靠，未來在極遠的地方，仍看不出形狀，就為這無名目的理想奮發向上，實是太難，然而人是具體的，一星目光流動，半朵微笑輕移，活下去吧，用任何方法使自己繼續活下去，為一個喜歡的形象好好活下去……月光又恰當地自窗外照進，照在床前，照在枕邊，照着一個不太真實的夢。人喜歡給自己欺騙。也沒有不願意，也就活下去，在新的夢裏延續舊的夢。

我是這麼傻。

我知道。夢一些不實現的夢。想一些沒有完的想。心如野馬飛馳。生活縱不是大草原。假如一切可以簡單一點……我願意選



Heidi Lang 的攝影

擇做一個賣花小販。閒時指點旁人如何栽種仙人掌。閒時與人論盡飲食住行道長說短。閒時試猜惱人天氣是晴是陰。閒時亂評金庸武俠小說誰最深情。閒時一日讀一章紅樓夢……高等數學與工程物質，呵，我不懂。我是一個沒有理想的理想主義者。

人家賣花。也就尋思賣花。一生賣花。世事如滿天星，世事如六月雪，世事付與一笑，你唇邊的一笑。即或世事快如穿梭機……由他，反正姿勢擺慣了，反正除死無大事，反正平生無大志，退一步，樂得靜靜冷望，山南山北皆春水，不如你眸深似海。無垠星海。

是長夜裏窗外太遠的夜空中

的彼岸，可望不可及。是年少未涉世故的錯覺，山總在雲深處。我們習慣浮沉，花許多時間尋找，花許多時間逃避，再花許多時間追悔。許多事我不能肯定，說了亦如沒說，每個人的天空是不同的顏色，一千句話與一句話有甚麼分別，你可知道，從心裏說出來和自口中說出來有甚麼分別……流年已在暗中偷換——許多年後回想或許年少真是一根短短的弦一切終被淡忘——然而有些話，幾番欲說，不知從那裏開始。

我突然無言靜了下去
細心把你望
只想再看一次令我戀戀的眼光

每次南下北上，每一次的夜車，總是這歌，彷彿誰在暗中一角，細說。寂寞無人見。每一個晚上。忘卻的段落在無人的空間重現……當你親自把花小心地交到別人手上；當你坐在藤椅看着地上一片爛漫陽光百般無聊不知該做甚麼好；當你半轉側身不經意地……或許你就會明白有這麼一個使人失神的剎那，空氣中有人曾經暗自低吟心聲，一句曲詞表白一分心意……

可知。縱是兩地。一般惱人天氣。

可知。有一種目光是如何使人戀戀不已。有一個人是如何的傻痴。

可知。可知。

□

四四方方一口窗

*吳緩慕



從來不相信，可以在久而久之的感覺裏把一些人的生活帶進自己的天地間。

從來不敢去知道，當自己的內心多了一份波動後，春夏秋冬是否仍依照秩序完成一個四季。

這種幸運的安排會不會就砌成一種不動聲色的幸福呢？像我們之間流露的感覺，總在各自飛揚的心懷裏靜然地傳達着。

想起那些我們四人在風中雨下走過的日子，我和想想的心情就格外欣慰起來了，雖然你們總是堅決地認為我和想想就是兩朵懶洋洋的蒲公英，在激盪氣氛正濃得令人心動的時刻卻仍在靜態中默默夢想。

那些夜晚，我們四人就在賢那水藍的住處彈吉打唱那些我們心情之內的歌曲，有許多時候陪伴着我們的還有蟲鳴聲和駛過屋旁那條小路的摩哆雜音；空氣是那麽自然地流動着，而時間是那麽平和、寫意地走着，像進行一宗快樂的買賣。

我們的相聚總自然地有許多漂亮的話題、感覺中的感覺，還

有坦然的關懷……。

記起有個飄着紛飛的雨的夜晚，我們在騎樓下避雨，整副感性的雨姿呈現在眼前，我說我愛在雨中的傘下被寒冷擁抱的喜悅，想想說愛裹進暖暖的被子裏聽從屋頂傳來的雨言，你們卻笑得像一枚在風中搖擺的蘆葦，後來你們卻說把一半的雨夜從傘頂滑落至我們的吉普賽鞋上，留另一半在夢前陪伴我們。

荒唐得多麼可愛的分配，後來我們也寫進記憶裏了。

有一次在做化學試驗時，想想突然哼起賢新作的曲子，頓時快樂的拍子充滿了空間，好些已被擠出窗外，或許有些又掛上了枝頭，當時想想最擔心的是有些會鑽進桌上的化學管裏去，那麼試驗結果的顏色就會走了樣哦！

那個四人同行的季節最閒情和無拘無束了；此刻我在安然的燈光下，在剎那時光裏栓住所有的曾經，以及流露一點點有關於我們走過的路，在這個屬於我們的故事裏。剩下的大部份，就隨着日子慢慢品味慢慢感受……。

曾見過這樣的牆壁，該刷上白色的角落就刷上了，該塗一尾黑色長髮的部份就塗了，該用紅色做壁的底色的也帶着一點不甘心的靜態完整了一室的氣氛；而陽光打在它的身上時，就顯得落寞如炎夏的午後。

啊，如今我們不也如此，為各自的方向奔去，而風風雨雨間的距離總是緊緊交接着；我也總算相信了你們說過的那份蔓延的思念，始終都把四人的感情牽連着。

關於我們的，那種感覺是認同的。

或許就是因為有太多的相同與心情，我們每人有自己一角必需的存在意義，所以就以四角隨意地築成一口四四方方的窗子；在窗子以內有我們的情懷與美麗，在窗子以外有我們自己的天空與方向。

在每一個回憶的角落裏，這口不朽的窗子就恆長守着一份真誠的完美。

關於我們的這種神話，會不會都意味着地老天荒了呢……。

旁觀者

* 泉花子



其實重溫幾件記憶裏的遊戲是種美好的事。像最近擁有一段四五箇月的太長假，自己毫不介意的把心溶入童聲間，和着一大群小孩子，混着。男女授受不親是句老話了。很箇人主義的認為玩遊戲最好撇開年紀的差距不談，只要能讓我滿意的濕上整件單衣，然後在累極中早睡早起的過去，就很適合這十九歲的心境了。而此刻，開學的日子近了，也已沒甚麼好嘆息了，見見舊雨，認識新交，似乎也可以舒泰了幾朝日升日落了。

於是當有人打從前頭路口走過，拋來一張笑臉，朋友的朋友的也好，陌生的也好，或一兩位近隣打岔的說：看，都快廿了，還這樣一副的鍾意這些玩意兒！倒也想回問一句：這樣子蹦蹦跳跳不好嗎？老氣橫秋地擺着穩重的臉孔，至少我，不幹！也感覺不出那別人口中所謂的好。自己一樣樂意去流得上身赤裸油光光的，掠掠尖針般的髮。

浸浴在童言裏，至少世界上真情流露是真的。

譬如人群中有人喊出：去找十個空油罐子來！立刻，很多人蠕動着，雖然沒人接下去說要玩

些甚麼。只那麼一刹那的光景，超越要求的空油罐子攤落腳下，永遠不會不足的。罐子，燒焦的，潮濕的，有着銹痕的，黏着土的……總之，可以順利的搭起一座高塔子：最下的一排四箇；最上一排一箇，然後拋掉剩餘的，用舊報紙給揉細成一粒球團。汗孔便開始需要呼吸了！

小孩的心，總躲不過把勝利看得最重：最高大的選矮小的，最敏捷的選遲鈍的，在哄散中開始。偶爾傳來幾句謾罵：你瞧你瞧，輸了啦，可以玩好好的嗎？但沒人賭氣的走開，習慣了不當一回事。玩錯的人，挨罵一句，而罵人的，以為自己很了不起了，過後卻也免不了被搶白一番，因為他也有錯的時候。在遊戲的過程中，午間的陽光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為，有時做母親的打着嗓子：喂！阿萍，不好晒太陽，待會兒可要生病了！高高的隨着一聲低低的唔，過後依舊是毫無顧忌的奔跑、灑汗。

而在童聲中最寫意的莫過於鬧翻罵架與和好如初了，好像只需要幾句短短的話，就脫去了隔閡的外衣。甚麼「我不和你做朋友了」「我們已經好了」成了種

很通俗的口頭禪了。他們翻臉一樣教人操不起心，默默的蹲在角落，望着失去的朋友，而在散場後卻比誰都親切得沒有虛假，擁着肩回家。

當然還會驚察原來他們小小的年齡，思想單純得可以，卻不像西洋棋上的小格子。他們很同心的把罐子排得搖搖欲墜，兩箇罐子的距離大大的中央留住一片空洞，而上端的勉強只能靠着，讓人一擊中就嘩嘩啦啦地倒滾下去，需要一段長時間才能重排起一座高塔子，他們就樂得用那紙球把敵人一一打中，「死」了。或拋那罐架子時，專瞄準上端的那個投去，只一個跌落，只需幾人一窩蜂圍上去，兩人擋住投手，一人在背後那麼一拾一放，

Game！他們都這樣喊得樂樂然。

這模樣的犧牲法，使得那群戴假面具的城市人一片臉紅。

所以，重溫這種溢滿童心的遊戲，除了汗濕，然後風乾，實在不必去在意外邊帶笑的奇異眼光。

這樣子蹦蹦跳跳不好嗎？很好。

新葉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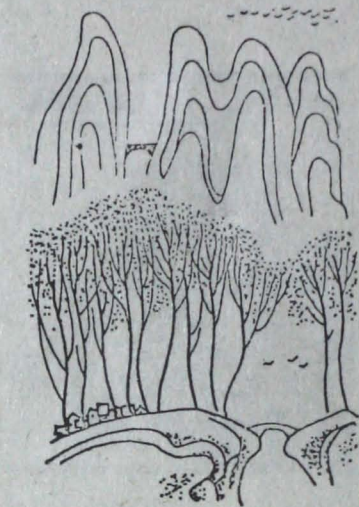
收信寫信等信

*王慕瑞

原來收信寫信等信竟也是串美麗的事哩。

年前，信箱裏躺着貼上一枚枚標緻郵票的信件總與我絕緣。不是結緣呵。八六年即將成為過眼雲烟的歷史時，參加了某個聯誼會，結識了不少新朋友。匆匆相識又匆匆互道沙啞哪啦。分道揚鑣各自回返到大城小鎮後，唯有靠淺藍色的信箋擊扣彼此。

若將寫信比擬為喝酒，或許它可分門別類為喀喀喀的豪飲及沾唇細啜的淺酌吧？前者可以洋洋灑灑扯個沒完沒了，順手拈來皆是話題。罵起人來可是巴辣十足，絕不賣賬，真是坦蕩蕩到有碟講碟、有碗講碗般的直腸直肚。他們把應當織高帽或丟臭雞蛋的角色發揮得淋漓盡致。收到豪飲者扎實有份量的信時，心情總是十分的怡悅，可以狠狠的啃它一個下午嘛。淺酌者則永遠以斯文淡定的姿態亮相。他們寫起信來像蜻蜓點水般；東寫一些，西沾一點的不溫不火。若豪飲者是激情派那淺酌者一定是溫情派了。可惜淺酌者通常是貴人多事忙，久久來的一次函也總是三句拼着二句速速寫完再算個此擱就了事。收到這種薄如蝶翼的信總



是邊看邊笑着罵，到喉不到肺。吊人癮的，有山喜歡這麼說。還有一種非常有趣的現象，所有的人都鍾意閱讀長長長長的信件，但又只寫些短短短短的短函。或許他們忘記了華人社會裏竟有禮尚往來這麼抵死的事吧。你寫一張信紙對方也會依法効顰，千萬別發對方會填滿三張信紙的春秋大夢啊。

而今收信寫信等信也成了生活的一部份。灰衣天使叩訪信箱該天總是特別意氣風發神采飛揚。希望破滅了就自己安慰自己希望在明天，真是阿Q得可以。由於嚐到等信的苦澀味，因此每每收到信總是排除一切以第一時間覆信。寫呀寫的倒也不覺得是種累贅了。你寫來我寫去，互相交換彼此快樂與不快樂的零碎。有了訴心聲的對象：地球就會轉快些，不快樂時；快樂時地球當然是更加的藍天白雲啦。信可劃破時空的隔閡把友情發酵得更苦香醇人，可把泛泛交更上一層樓為密友良朋。

緊隨着信件而蒞臨的咧嘴眉開是不可言傳的，除非你曾親身體驗。

無私

*李繼林

在今年的學校假期裏，我同內人和孩子與往年一樣，回關丹渡假。有一天，我漫步關丹市區，走到一個中醫師的診療室裏。我看見一名少婦在求診，她懷中抱着一個約一歲大的女孩。少婦面色萎黃，神情困倦，身體消瘦；女孩卻是白白胖胖，活潑好動，樣子十分可愛。

原來，少婦近來常常感到頭暈目眩。她指着懷中的小孩，對醫師說：「都是因為看顧她囉，晚上總要起來，一天睡不到三、四個鐘頭。」雖然是這麼說，語氣中並不帶任何埋怨的成分。

醫師進一步問診，知道少婦有兩個孩子需要照顧，晚上固然無法安眠，白天家務繁忙，帶大孩子上學下課，也抽不出午睡的時間。如此這般，已有一年光景。

經過按脈察舌的綜合診斷後，醫師診斷出少婦是操勞過度，睡眠不足，引起「虛火上升，干擾清竅」，以致頭暈目眩，便給他開了一瓶滋陰降火的合劑。

臨走時，醫師囑咐說：「這個藥方能緩解你的頭暈，但只是一時性的，最重要的是你的睡眠要充足。」

少婦純樸的臉上閃過一絲無奈的笑容，說：「沒法子啦。」一面逗着小孩的手玩。

她的意思是，我可以忍受，也願意忍受。為了孩子。

我從她身上，不禁想起兩種人，一是擔心孩子拖累，而寧可不要生兒育女的人；一是因為個人的心願不遂，而狠心手刃親兒的人。

無私的母性，平凡而偉大，不是嗎？

信

*方 八

燕嬌：

妳好嗎？

妳離開我們，已有兩個星期了。

昨夜，我夢見了妳。

妳穿着妳平日最愛穿的那件印有金色「7」字的T恤：「阿地達斯紅色短褲，在籃球場上奔馳。像一匹脫了韁繩的小紅馬，靈活而不羈地迎着朝陽；迎着微風，在球場上快活地馳騁。

紅霞在妳豐滿的雙頰上展露風姿；晶瑩的水珠兒在妳烏黑的鬢髮下閃爍，輕風撫弄着妳長長的秀髮，笑容從妳微彎的嘴角伸展至雙眸這是無憂亦無愁的笑。

我向妳奔去。但，我們之間的距離卻是那麼樣的遙遠。我用力跑，我喊妳的名字，但，妳似乎聽不見我。我害怕，我感到恐懼……。

驚醒後，妳、陽光、微風都已不見了。

窗外正下着雨。曾有人告訴我：有喪事的時候，老天爺總會掉淚。（昨夜，誰又在忍受着失去親人的煎熬？！）

就這樣，伴着黑暗，想著從前我們共同渡過的每一個日子，思索著人生的奧秘，直到清晨。

燕嬌，清明節那日，我曾帶了一束鮮花，還有關懷與問候，去拜訪妳的「私人墓園」。（不知妳可聽到了我的問候？）妳的新家，那是個好地方。伸手可以摘到頭上飄浮的流雲；抬頭可以瞧見掠過蒼穹的馬群；平視可以觀賞日落西山時的情景；低首更可瞰視工人們勞動時的景象這，不是妳所嚮往的嗎？

儘管陽光火樣的曝曬著我，我不願離去。望着眼前躺著的妳，我不禁想起了老祖母常喜歡說

的話：那是命運啊！命運？這一切果真是命運造成的嗎？我曾是那麽不相信命運的人呵，現在，我還有甚麼理由不再相信呢？

燕嬌，如果妳覺得寂寞，而又想找朋友傾訴的話，到我夢裏來吧！讓我們在夢的天地裏重溫我們所曾擁有的一切。

雨中想

*蘇小小

風起時，窗口那串風鈴又叮叮噹噹地響了。我倚靠窗前，望着窗外的細雨，它正不斷的斜織。窗外一片雨濛濛，街燈在夜霧中模糊不清的佇立着，似近猶遠。行人也稀落無幾，一切顯得冷清清。我、倚窗讀夜。這是個悲涼的夜，猶如我的心。

像幅古畫；在雨夜裏尋不着星星的踪影。而冷風似的你，是想藉那風鈴聲告訴我些甚麼？莫不是一首唐詩共渡雨夜，徒增情懷空留胸襟？這一片雨景令我恍然落寞，那所謂的心情就籠罩在細雨編織的一襲情網中，斬不斷、理還亂。

我心中不禁暗忖道，送走了這第三百六十五天，故事已裝滿一籬籬，而真正能體會的已在這種結局裏註定了，就像風樣的你註定一生飄泊，我再也詮釋不出一首完整的情詩。

而雨停了，你打從我身邊走過的日子也告一段落。明日朝陽依然高升，依然會有人抓一把溫馨洒落我心田，溫暖我這一夜的寒凍。

那昨日就讓它遠去、再遠去吧！



一束心情

*夢孩

一到夜晚，心情就特別的紊亂，各種思緒都忽然湧上心頭，啊，再過兩個月，自己就要成為一個異鄉人了，那種離鄉背井，到國外唸書的經驗，我不是沒嘗過，但這一回的心情卻又是迥然不同。

美國，那個超級強國，一切追隨自由的人民，I'm on my way！能夠到外國讀書，開擴眼界，是多麼令人嚮往的事，自己能有此良機，心裏當然是分外高興。但是，離別在即，對家人、朋友、周圍熟悉的景物竟然留戀起來，總放不下這裏的一切。

猶記得，當我九歲時，父母就把我送到鄰國去唸書，或許當時年紀小，不曉得離愁的滋味，還急盼早日到新加坡。呆上幾個月才知道那種孤獨、無助的難受，也不知道那幾年是怎麼過的。如今，我又踏上征途，到一個與本國有着天淵之別的國家，我此時的心情該是害怕？矛盾？興奮？抑或是茫然，我也不清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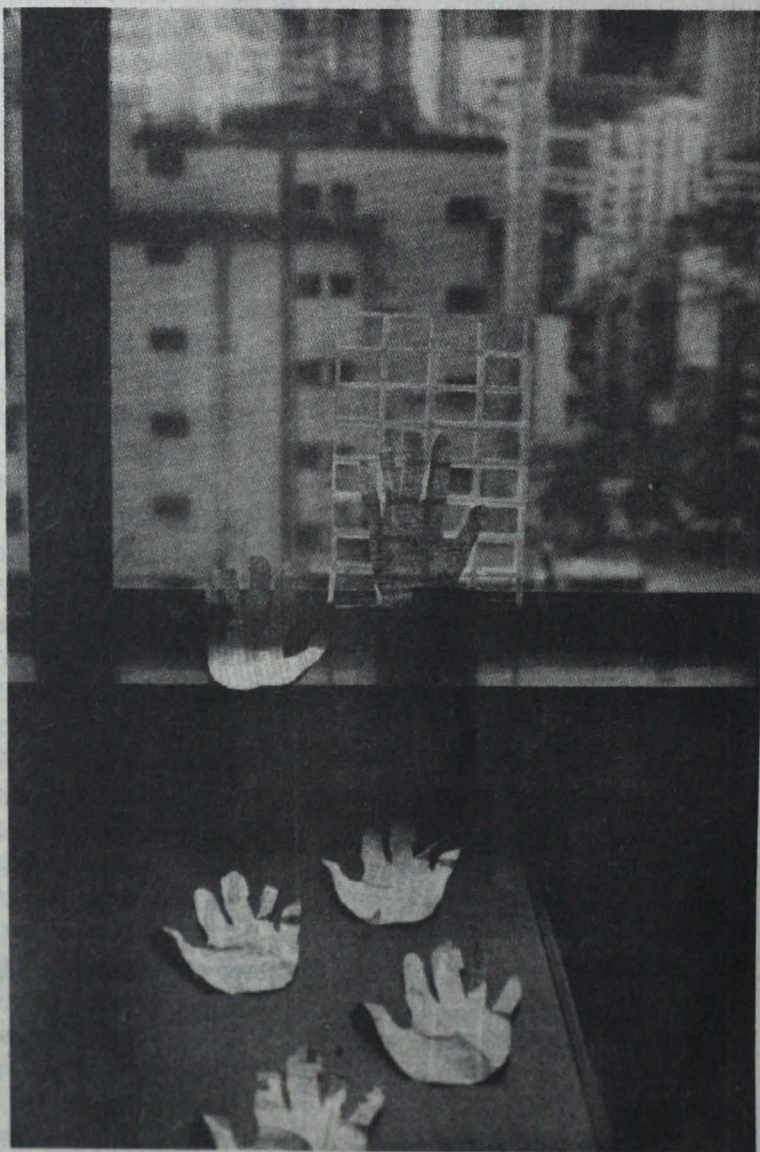
眼見日子一天天消逝，心裏倍覺煩囂，該留下或啓程美國？桌上的護照，還有房裏的行李箱，彷彿說明一切已成定局。如是這樣，我也沒甚麼好猶豫的，爲着前途，是應該拋下一切，毅然赴美深造。做了此決定，心裏頓時輕鬆多了，Once again, L. A. I'm on my way!

（唔，雖然心裏還是有所牽掛！）

寫詩

*黃遠雄

第四度空間／譚健深攝影



下筆之前
與聒絮的意象
爭執
我寫詩
向一顆清醒的頭顱
在透澈晶瑩的
露滴枝葉裏
震顫

展示我的風景區
我的情
愛慕與恨同在
嵌夾自己
在風暴招搖的
電纜杆上
筆
挺挺直直
剖出一顆血淋淋的
赤心

一顆清醒的腦袋
一顆驚喜
永不言凋的
微笑
與孤寂飛簫在
銀白的雪地
意象，牽制先機
在軌跡上
源源推動

考生的話

* 陳佑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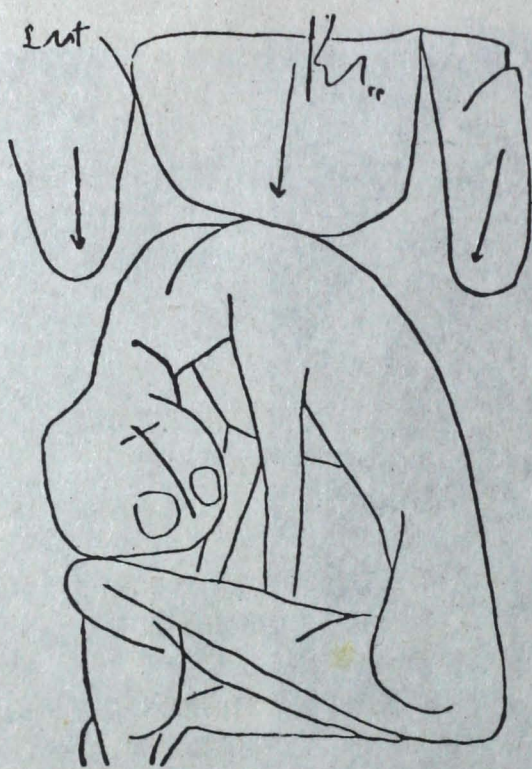
陽光下／斯泰肯攝影



你知我是個慵懶的考生
嗜睡午覺。時常
咬時常在苔綠的文字中
打盹，偶爾醒來發現
那是我去年離棄的課本
經年愉悅地打着長長的瞌睡
今年我回來
它在荷葉燈下難堪地
呼吸……和着我辛澀的誦讀
以及一場傷感着記憶的
葬禮，在課本底頁次之間
植起的一棵棵青綠蘋果樹
遍開着紅花不結一顆果

戲班丑角

* 岩 沐



方旗畫

當鼻尖套上半粒圓的艷紅
我登場了
一道強光罩下
墨暗與刺亮
劃明我們的位置
我必須製造喜樂的磁場
話 是多餘的
我需要
僅是你們每人的笑
（請給我一點吧）
讓我攬取你們忘形後的真實
來交換我臉上滑稽的愁苦
或靈巧的肢體語言溢散出來的愚闇蠢樣
相信這些能夠變成
疊疊衝向我的笑浪
就可構成我的生存條件
（請不要吝嗇）

當布幔落下
此刻 請允許我
回到幕後褪盡顏彩
回復一張你們不熟悉的臉
與你們同擠在散場的人潮
心中想問你們
是否發現
爲我那一張
畫上去的臉
爆笑之後
眼裏也會有些兒濕潤？

佛像

寄情在形象之中
寓法於表達之外
美麗莊嚴刻不出內心的境界
凡夫只能雕塑凡夫的想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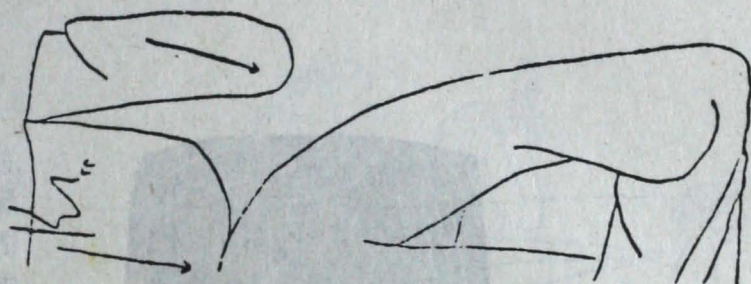
三十二相八十種好
是人類有限的思考力
以無限的表達圓滿意境
却使藝術沉寃至今

難怪丹霞要取來燒出舍利
天氣寒冷只有火能取煖
我讀丹霞心有戚戚之感
溫暖不在我心中燃起

老比丘一襲袈裟披了四十五年
背痛了晚年幾許歲月
留下五千卷傳達真理的文字
而不留形象的表徵

歷史巨潮沖過哲思的流傳
世情掩蓋語文的需求 於是
寓法於表達之外
寄情在形象之中

八七·六·十七·雨城塵齋



方旗畫

出纏

痛苦地掙扎着
自生活了數十年已習慣的繭中
蛻化的蝴蝶馬上就展翅
自由地飛着

第一道耀眼的光射入眼睛的
那一刻 一切便在變化中
突破 開拓
却還掙不脫完整的過去

菩提樹下的佛
孤單地在零零散散的燈光圍繞中
掉落的枯葉化作春泥
緊貼在根部散發着滋養

星光來自遠方的訊息
不經眼中傳入心中
拈花的笑意從遠古傳來
只帶來一大片一大片的茫然

八七·六·十二·雨城塵齋

掌中戲

* 林傑洛



一
是的，我悠遊自在
秀巧的姿勢不容把握
右手緩緩伸開：這是愛
右手貼胸，柔順地欠身
表示了我所有的尊卑榮辱
感情豐富而不能自己
我的眼眸清澈如洗
睫影深沉，注視每個看我的人
似有似無，不能言語
這是前世就註定的事
前世，我是泥土
今生爲檜，蔚然成樹，看我
刀削的雙頰多彩繪
鮮艷的綫條，溫柔而飽滿
而來世，總是不能把握

二
是的，鑊鉞與嗩吶
聲中、我舞。 我的雙掌
慣於契合：這是有
兩手悠然伸開：這是無
翕天合地，古往而今來
這些，惟我全心把持
或者，挽留。
鑊鉞與嗩吶
激越聲中反反覆覆
神色索然，滿容肅穆
爲逝去的吟哦復吟哦
而我，只能在這裏或那裏
似留而未留

三
這便是舉手投足了
心事而往事，滄桑與風霜
慣見熟聞，習而相忘
而我仍然悠遊自在
來歸與逝去，無心與言詮。
我澄靜的胸膛如洗
彩衣懸繫胸前與身後
任我左右揮霍 文戲武戲
令我折腰而神傷
是的，或蹲或跪
頤頤的天地從身前展開
魚躍鳥飛
自沉鬱的身後湧去

一九八七年四月至五月台北

散髮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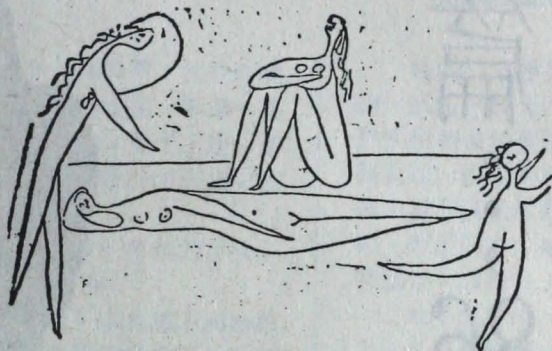
人說落髮
一落就是三千丈的愁
三千丈呵
要多少小舟才載得動
或許
會來一次壯麗的
覆舟事件

我不如散髮
如披一身衣
讓所有的風去分担
一散
就散了千丈的愁

於是我著一身白袍
在夜黑如墨的湖上
振臂就要滿谷花落
嘯吼就要山谷回應
而後

我終於化身為蝶
白翼冉冉
一舞就萬花綻放
我終於化身為鵬
白翅勃勃
一舉就破雲穿霧

於是
所有的花樹都仰望
所有的山谷都吶喊
我這千年的繭
誰料
一針就破空直上
扶搖飛出



海邊／畢卡索／一九二〇年

涉水

妳說妳將涉水而來
說不定雙手纖纖如葱
會採滿懷的蓮花
說不定妳會問
「那一朵最美？」

叮叮然妳的聲音響起
瑩瑩然腳上還沾着露水
我頓時怔呆
美呵
不是一朵
不是滿懷的蓮
是涉水的妳呀

老來回憶
是妳涉水而來
或是我潛泳赴約
我已全然忘記
或許是前世的緣
續在今生

未完篇： 86

葛爾保／斯泰肯攝影



他高大的身材斜坐在長櫈上，頭靠着牆壁，濃眉，長長的睫毛垂在眼帘下。他的臉孔相當俊美，但有着太多的憂鬱和閃縮着的不安，使他看來越發的冷漠。但他不是小說中才會出現的那種人物。確實有這種人。她想。

她坐在旁邊的椅子上，右手握着原子筆不停地在紙上塗寫着，但她不知道她在寫些甚麼，但覺得這樣亂寫着似乎能有某種作用，譬如說安定一下緊張的情緒。但為甚麼會緊張？她挑挑眉毛，眼光柔柔的停留在那張似乎受過創傷的臉龐。

他動一動，張眼，目光隱定的迎接着她。

她微笑，清咳一聲。說：「請問你已經確定這是最後的決定了嗎？」她不說「請問你有何貴干？」或「請你說一說經過情形

」等客套話，她很明白，能夠來見她的人都是經過多重思考和反覆省慮而懷着最後一次審察心理的人，而她之所以要問這句話，來跟她商考。

他坐直身體，但很快的又將十隻修長的手指頭兒插進黑且密的髮裏。

她溫柔的語調設法使他開朗起來，這對她來說是有利的，因為一個沉默的求助者不能使事情有所進展，反而會加強了兩者之間的隔膜。

他抬起頭來，頑強的望着窗外。室內清柔的光綫射在他身上，有一股健康的美。良久。他站起身來，雙手很自然的插進褲袋內。向她面前的空椅走來。

她的心跳加速，但依然保持最有禮貌的風度，右手做個請坐的手勢，眼睛停留在他的雙眸內

。她第一次這麼專注的望着異性。

他雙手搭在她的桌面上，半彎着身體，正要坐下去的樣子，但也沒有坐下，就這樣搭着桌面上，望着她潔淨的手指。她沒有塗指甲油的習慣，指頭晶瑩可愛。

她抿一抿嘴唇，有點擔心口紅已脫色或乾涸，她的眼睛大且明亮，臉上並無塗粉但膚色白皙，唯一的化粧品就是口紅和眼眉筆。她心下納罕，正在想着這人到底怎樣了時，玻璃門突然間被推開，還未弄清楚是怎麼一回事時，就聽到一連串的聲音。她定一定神，原來是一個女人說話的聲音。或許該說是罵人，因為那兇暴的音調和憤怒的表情十分誇張的在她身上流露出來。

她驚愕不已。

（人生就是幾許的未完篇。這只是其中一篇。別訝異。） □

5.1.這日...



五月一日星期五，勞動節。
公共假期。

早晨的陽光從東面的玻璃窗裏透過簾子洒在靠牆的床上，洒在床頭的書本，一個盛着些許清水的杯子，大紅厚棉被和縮在被子里只露出半邊臉的女孩身上。

屋旁馬路的汽車聲，隔壁的雞啼狗吠聲，同屋小孩的啼哭聲，終於透射進她的耳膜，使她感到有一剎的窒息，而後心頭一陣刺痛（少有的徵兆）。她的身體蠕動一下，右手從棉被裏伸了出來，陽光立刻洒在那只白膩膩的豐滿的手臂上，使紅棉被越發得紅。

她翻個身。用抱枕壓住了臉，喃喃的呻吟幾聲，又昏沉沉的睡去。

零亂的書桌上攤着一本現代華語詞典，已經放在那兒有兩天的時間了，一雙兩邊食指都穿了洞且發黃的舊白手套，不敢說它們是白色的，半瓶黛絲花生醬，蓋子上佈滿塵埃的磁杯；那是軒尼詩酒附送的精緻茶杯，她曾一度極之珍愛，半大瓶斧標驅風油，一個葡萄靈附送的小水壺被剪成杯狀的容器內塞滿了原子筆、鉛筆、毛筆、小刀和長尺，一塊紅白相間的格子枱布，幾張白紙和兩枝沾着印章水的毛筆，一個此際正指着 8.45 的黑色長方形小鬧鐘；此外，就是用手抹過去滿手會粘滿灰塵的塵。她不常整理書桌，或房間。有時一整個星期都不曾坐在椅子上。而此際，椅背掛了一條長淺棕色運動褲和

一件T恤加一件胸罩，那是昨晚脫下才去洗澡的衣物，不髒，明天還可穿，她想。椅子上是一個裝着幾本簿子和書的塑膠袋，放着也有幾天了。

她是個女孩。年輕的女孩。
當真年輕嗎？24。

那天生日，誰也想不到她那任警長的朋友居然在自己的升職慶祝會上順帶替她慶祝生日。她的陽曆生日早過，這個陰曆生日卻是她的同屋朋友透露的訊息。她沒有喜極而泣，也沒有笑逐顏開得意忘形，只有一股難以名狀的淡淡的漠然。24。第一次在衆多且陌生的人前吹熄生日蛋糕的燭光，耳鼓受着陣陣的 Happy Birthday 的衝擊，她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好像滑稽之類。當那位省警監輕吻她的額頭時，她的雙眼緊閉如沉睡的蛤。那夜，她輕聲的告訴自己，將這一切忘記，如用一桶黑漆把一面白牆刷烏，再也別憶起（可是她卻保留了那幾枝蠟燭），然後萬分傷感的看了接近 120 分鐘的小說才在清晨 2 點鐘睡去。

睡房已沒有先前那般明亮了，光線也隨着太陽的升高而移走。她伸伸四肢，棉被從頸部滑到腰際，露出白淨淨的肌膚，高聳健美的胸，光滑的腹，慵懶甜蜜的映在有着美麗印花的床單上。（她是孤獨的，也寂寞。但在晨間的暖空氣中，那份冷傲的寂寞感早已融匯在肢體間；且依然是寂寞。）

她無法睜開雙眼，只覺得刺痛，沉重。修長而略顯孩子氣的胖手指輕按着雙眼。良久，她移開抱枕，慢慢的睜眼，首先就是極力望向桌面的點鐘，但看不仔細，鐘面的字太細小了，揉揉雙眸重望，鐘說 9.36。

她不想起床。

反正是假期，多睡會兒又何妨呢？不用上班的日子，呵，是睡覺的好日子。昨夜，她從人民會堂回來後就看书，英譯小說，《情錯》，直達 3.30 才迷迷糊糊的睡着。

「你知道嗎？我 on diet 一星期，那裏有力氣，」她說。

「那個和你對打的小女孩不厲害嘛，剛才的比賽她得分極少，」她的朋友說。

「就是咯，不厲害，只是佔着有力氣。我對她時她也是拿幾分，double set 時我 give up，沒有力。」她說，沒有提到第三局時拿零分落場。

爲甚麼要急着向人解釋自己球賽敗北是無足夠的體力而不是球藝不精呢？說起來玩羽毛球才有幾個月的時間，（幾年前曾揮過拍，但總是跟人說今年才開始學習）敗北真是不足爲奇。然而心底真正不難過嗎？不是的。確實是很難受。但她立刻告戒自己，不可去想它，榮譽並不算甚麼，要在乎，誰叫自己沒有拼命獲勝的雄心呢？她沒有看頒獎就先走了。一路上迎着晚風低哼着；遊戲，結束了。遊戲，就在今夜，結束。寒冷的空氣迴盪着，她

泗向潮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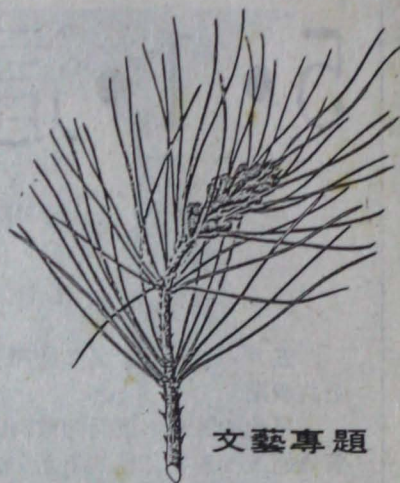
泗向潮水

在另一種氣候中找尋亮光的魚
不相信甚麼是手

今天的我不是昨日的我
風信雞教我如何感覺
我溶去黑夜並將喜悅顛倒
我打開鴿籠以四散遺忘
從天空的後門離開
在窺看中不發一語
就像髮裏暗藏
男孩

*奧德修·伊利提斯著
*鄭樹森譯

編後話：這首詩是我一讀到第一段就喜歡的。鞠藥如就是以前以前在《學報》寫得很好的山下眠。



文藝專題

不禁微笑，你等着看報紙，瞧我捧杯啦。她還記得報名參賽那天這樣對二姐說。

今天的報紙不會刊登，也許明天吧。

她突然升起這個念頭，然後極感厭惡的將這想法驅出腦外。但她清楚的知道自己將有一段時間始終會被這段插曲糾纏住，瞥一眼羽球拍就會想到不敵這樁事。挫折是有的，且經常尾隨伺機吞噬她。堅強的人克服挫折。她相信。但她並不堅強；而驕傲卻是有的。

此際，她就躺在在床上，靜聽外面傳來的車聲，緩慢的，急馳的，企圖讓腦袋清醒。夜來有夢，總是有夢，但她怎也想不起夢了些甚麼，也許是剛才翻了身，把夢境給遺忘了。有人問她吃喝玩樂最鍾意那一種，她說睡覺，為的是能進入夢中；有喜樂、也有痛苦。隔壁的幾只狗吠了起來，不久，鐵門傳來砰砰砰的聲音，她知道，那是有人騎着腳車出去了。鐵門總是開着，但沒有扣進栓子裏，雙邊門，一邊鎖推開，擋着另一邊門扇。有個早晨她駕着電單車出去，左手推開門扇

，右手把不緊車頭，竟直直的撞向另一邊佇立的門扇，她不禁淺笑；6.45分的清晨，四鄰都是一片寧靜，整個住宅區還遺留在沉沉的睡霧中。

而今晨，無需趕路。她滿足的笑了。

她終於掀開棉被，露出修長白淨的雙腿，緩緩起身，坐在床沿沉思片刻才下床。放下向南的窗簾，慢步踱到衣櫥前，頗感興趣的望着鏡中的胴體。每個清晨，她都愛站在長鏡前靜靜的凝望着另一個沒有生命的自己。右手從旁的書架上拿起梳子徐徐的梳着那短及耳垂的髮。

她不很高。163公分。但超重了，63公斤。爲了這，她下定絕心要漏掉這些多餘的脂肪，她稱之爲邪惡的侵入者。鏡面用藍色的印章水書着「從速去肥23-4-87 (25 lb) 27-6-87」和一個女子從頸部到肚際的側影簡圖。她審視自己的臉，白淨，氣色還不賴。那日歸家，母親還怪她臉色青白眼皮腫。她吸口氣，放下梳子，用手擠着肚皮的贅肉，非常懊惱的無奈。

而這樣的一個假日，該如何

讓她施施然的走過？她沒有男伴，更莫說假日同游了。太陽開得老高，熱辣辣的撒下大片金黃，而昨日清晨的雨是早下了。她極喜假日清晨來雨，那會有更溫馨的情調好窩在床上，溫熱的體溫摒棄了寒氣。但今晨，她決定沖個涼，把昨日穿過的衣服洗淨後趕快跳回床上看完那本小說。結果，早餐午餐無。正午時分，她放下書立刻睡着了。

午後四點，她醒來。這當中她也不知醒來幾次，每次看看點鐘後翻個身又跌入夢網裏，毫無知覺了。

傍晚，踏着輕柔的日光，她去郵政局開信箱，收到一封信和一本Dewan Masyarakat。她即刻拆閱，但並沒有喜悅之情。清還四月份的電子琴學費後，她獨自練彈了45分鐘，抄下3首歌曲後才離去。

半夜 11.35，狗，又是狗，吠個不止不息不停，後，才寧。她默禱後，才再睡去。

一個睡覺的假日。一個孤單的女孩；想來該是一個不錯的組合。





陽光是一打美麗的顏色筆

*鄭雨和

陽光是一打美麗的顏色筆
有個早晨
我拿出一枝黃的
給隔壁的老太太畫幾枚檸檬
拿出一枝橙的
畫九個太陽的鬍子
拿出一枝紫的
畫對檀香木的筷子
拿出一枝青的
畫青尾的小魚
拿出一枝綠的
畫管啾啾唧唧的簫
拿出一枝藍的
又放了回去
拿出一枝紅的
又放了回去
有個早晨